



第五十期

第一卷第五期

# 蜈蚣船

將出版

讀了三四期文學雜誌中的創作小說「火災」的人，就會認識彭島先生是用着怎樣敏銳的眼睛看着城市，看着世界上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在作着決死的鬥爭！假如你讀了本刊第四期的「隔隣」「蘆葦捐」等，和天津庸報另外一頁的「偷隄」，就知道作者的另—隻眼，還更深刻地在觀察着目前北方的農村。「蜈蚣船」係描寫船工們的鬥爭；「圍困」是描寫河北某校被軍警包圍殘殺的事。在意識上，作者雖然多少還保留着一些兒缺陷，但如果把每篇寫作的時期比較一下，就知道作者是在如何地向前躍進了。

內容

蜈蚣船

偷隄

蘆葦捐

隔隣

圍困

火災

著者 彭島  
 本頁 開三  
 餘頁 二  
 五角 二  
 洋價 二  
 代售 北平星雲堂  
 代售 天津庸報館

北平北國月刊社主編

北國月刊

第一卷

第五  
六期

(創作專號)

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

北國月刊第一卷第五  
六期(創作專號)目錄

小

佛堂

蒼 蕙(一)

口供

徐 盈(四二)

圍困

鐵 森(二五)

除夕

王成敬(六八)

沒落

病 高(六二)

礦工們

居 易(七九)

一天

澎 島(九二)

大豬的死

笑 菴(二四)

晚秋

醒 吾(一〇)

初陽

雄 影(八)

劇 戲

伴侶

澗 泉(四七)

詩

低懇

紫 揚(四〇)

病院

叔 寒(五四)

新時代序幕狂舞曲

L C(七七)

想 感

從白廟到南海

P K(一〇七)

評 書

「文學」創刊號中的幾篇創作

熹 微(二三)

編後記

編 者(三九)

# 病

## 新書預告

澎島 著

長篇創作

十五萬言

不日出版

本書爲澎島先生，在一九三一年，用了一年的工夫寫成的長篇小說。書中錯綜地描寫着中國社會近二十年來的動態；裡面有封建社會，多妻制度的齷齪，官場的卑污與黑暗；裡面有資本社會，個人主義的貪婪，青年的苦悶與頹廢；裡面也有新興社會的萌動。是二十年來新中國的縮影，也是二十年來新中國的社會史。

# 佛堂

蒼黃

這村裏有兩個佛堂：一個新的，一個舊的。

佛堂這東西，夥計們恐怕不很知道。這是鄉下小土財主們的玩意。譬如一個有錢的人，如果有抽煙，喝酒，賭錢一類胡花錢的毛病，他的親戚朋友就勸他「在理兒」。這麼樣，他可以賺更多的錢。因為在了理兒，佛堂裏是不許有這一類的毛病的。

他們每逢初一十五吃齋，每天打坐，念佛，每年四季擺供，叫作「常供」。

擺「常供」的時候，可真熱鬧，不光是本村裏在佛堂的都聚到一塊兒，連外村裏的都得來。見了面，都互相用「當家的」稱呼。「當家的」就是他們的頭兒。當「當家的」可不容易，不光是道業高深，同時還得有錢，因為有

錢纔能修煉。

另外還有一種供叫「齋至供」。這就是讓當家的治好了病的人到初一十五為還願擺的供。

擺供的時候，先向供桌燒香，磕頭。然後再向「當家的」磕頭。這一切都完了，大家團團圍住供桌，碗舉到眉齊，合上眼楞着。多會兒敢見當家的「啊哈」一咳嗽，大家纔睜開眼一齊說聲「老佛爺慈悲」，然後就吃。

讓當家的治病，比讓醫院裏的鬼子們治舒服得多。無論有多重病，只要經當家的「落手」就會好。如果還不好，就死。反正是「治了病治不了命」，「在數的難逃」。

「落手」的時候，「當家的」合着眼，用手從病人身體各部向病痛所在的地方撫摩，然後兩手捧向空用嘴「噓」的一吹，就把病吹跑，好像澡堂子裏的擦背的，把身體

各部的油泥都擦到人的小肚子上，然後打總一齊擦掉。「落」完了「手」，「當家的」撮起一把茶葉用嘴再「噓」的一吹，這茶葉就變成百病能治的藥。這藥給病人吃了，病總會好。至少，也不至於過於不好。不然的話。茶葉店都得關門。

好，話又說回來啦。這村裏有兩個佛堂：一個新的，一個舊的。舊的，我們先擱下，單說新的。

這新佛堂的「當家的」姓黎，叫黎種禾，綽號鮎魚嘴，年歲在四十上下，溜肩膀，水蛇腰，鐮柄腿，臉是紫茄子色，大門樓頭（注），塌鼻子，窩孔眼，大嘴向上撇。這麼一來，就作成了他那「鮎魚嘴」的綽號。

（注）前額突出的部分叫門樓頭。

在早先，他本是個無賴漢，吃喝嫖賭，沒一樣不幹。幾年以後，把他爹給他留下的產業揮霍了個一乾二淨，這纔跑到外面當了兵。後來，聽說他的絕戶（注）大伯死了，又開小差（注）回來，仗着他那身在軍營裏訓練成的蠻橫，繼承了一份上好的產業。於是，娶妻養子，不到幾年，過成了一個二流小財主。他有一個當家子（注）姪兒是秀才，在法政學堂畢業以後又當了幫審。他更加財大氣粗

村裏的人那個敢說他個「不」字？一直到現在，又蓋了一套新磚房，成立了佛堂，每天吃齋念佛，修真養性。村裏的人們更加敬畏，當了面，沒有一個不稱呼他黎善人的。

（注）絕戶就是沒有後嗣的意思。

（注）開小差就是偷着從軍營裏跑出來。

（注）當家子就是同宗。

## 二

一天下午，黎當家的「打」完「坐」，覺着心裏怪悶，隨便溜躑到幫審姪兒家去串門兒，正趕得幫審的表姪來串親戚。（註）

（註）拜望親友。

原來這位表姪是幫審的舅舅的孫子，名字叫國亮，十五六歲年紀。小夥兒長得別提有多漂亮，兩個水流流的大眼睛，一笑兩酒渦，真像賽個大姐兒。

當時黎當家的見了，就滿口誇獎說：

「這孩子長得有多麼聰明！念書哩沒有？」

黎老太太也滿高興，不等國亮張嘴，就替娘家的孫子說：



「在城裏上中學呢。他叔叔給他說個媳婦吧？這麼大了，還沒成家呢。」

那孩子一聽給他說媳婦，羞答答的跑了出去。

「真的嗎？」黎當家的很認真的說：「怎麼這麼好的孩子還沒個媳婦兒呢？好！咱們得趕快給孩子張羅一個。」

「真的。」黎老太太也很鄭重地說：「我早就爲這件事結記着！他叔叔呵，你看我已經這麼大年紀，不定什麼時候死了呢。雖然現在咱們自己的兒子孫子們都成家立業了，總想着在我沒死以前，看着娘家的子孫們一輩子的大事有個定規。這都是咱們這作老人的瞎操心。」

「嘿！」黎善人緊皺着他那大門樓頭上的皺紋說：「我那老嫂子呵！怎麼這麼說哩？你老人家正是多福多壽的時候。再說，這也並不算瞎心，正是兒孫們的福氣呵！你老人家別發愁。這門親事，都在我身上。等事情成了以後，再喝你老人家的喜酒。」

黎老太太高興得差點兒流出淚來，擔心地問黎善人說：「非有像他叔叔你這樣的善人作媒，保佑着孩子們將

來才能享福。你打算給說誰家的姑娘呢？頭一條，總得配得上咱們這孩子，第二條，總得和咱們的門戶相當。」

「老佛爺慈悲！」黎善人閉上眼，好像念咒也似的說：

「那還用你老人家擔心嗎？」眼前有夫子，何必求聖人」呢？我寫包票，準能投你老人家的心思！你老人家看着咱西隣黎虛兒家那個大姐兒怎麼樣？嚇！那孩子呵，真叫好！你說是模樣兒，性情，簡直是普天下打着燈籠找遍了也挑不出來！」

黎老太太皺了皺眉。扁了扁嘴，搖了搖頭說：

「姑娘倒滿配得上咱們國亮哩，就是門戶有點兒不相當。虛兒是個瞎子，將來有個大事小情兒的怎麼來往呢？」

「你老人家怎麼這麼不明白呢？」善人湊到黎老太太的耳跟台子上用極小的聲音說：「虛兒是絕戶，又很有錢，將來過了門，那份上好的產業不都是咱們國亮的嗎？」

好像是陰天，忽然來了一陣風把雲彩颳散，黎老太太馬上變得喜歡起來。她點了點頭，用談什麼機密的那種口氣囑咐黎當家的說：

「要不是他叔叔你說，差一點兒誤了大事！好，這件事就靠的你了。我娘家那頭，完全由我作主。事情越早越好！」

「好，好，」黎善人立起來說：「晚上我就去說。你老人家只管放心，事情絕沒錯兒！我該走了。老佛爺慈悲。」

常真，黎善人當天晚上就到西隣去提親。黎虛兒兩口子馬上答應了。換八字帖兒，納定親禮的不到幾天，親事就定了。高興得黎虛兒整天翻瞪着兩隻蛤蜊肉似的瞎眼謎謎的笑。

### 三

好，咱們先看看這個大姐兒吧。

你們不是常說畫兒上的美人好看嗎？哼！那才真叫怪！再看她，環姑怎麼樣？不是比畫的都好看嗎？咱們先從上往下看。你看那一頭烏黑的頭髮，又綿軟又光溜，就是落上個蠅子都得劈了跨，比城裏女學生們的亂柴窩也似的亂蓬蓬的頭髮強得多吧？再看那紅裡套白，白裡套紅的小圓臉兒，配上那兩朵花瓣似的耳朵，尖下巴兒有多俏！

那月芽兒似的眉毛以下的兩隻大眼呵，才叫迷死人哩，只要她一看誰，立刻誰就變成一個米小米小的點兒飛進她的瞳仁裡去。唉！再好看沒有的是她那似張不張的小嘴啦！那簡直比一隻鮮紅的蓮花苞都讓人看着出神。我說，夥計們，咱們看到這兒，別再往下看了吧？……什麼？還要看？好，如果看得出了什麼漏子，那咱可不……什麼？……什麼？這句話，念過書的先生們怎麼說？……責任？……好，咱們也這麼說：如果看得出了什麼漏子，那咱可不負責任。好，夥計們上眼吧，看看她那飽滿得填頭兒也似的胸脯兒吧。每逢她一動，那兩個向上翹的奶子就在衣裳裏頭很有力量地慢慢着跳，就好像懷裏藏着兩隻小家兔兒。越往下，就越要命。不信就看她那一走道一發顫的肥圓的大屁股，你說它堅實呢。又軟，你說它軟呢，又堅實。往底下，咱們可真別看啦。什麼？還要看腳？其實，她的腳也真可以看看，因為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大姐兒長着像她那樣好看的腳，怎麼個好看勁兒嗎？這可真覺扭人。打總兒一句話，你想有多麼好看就有多麼好看。鮎魚嘴黎當家的很懂眼，他說的「就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比環姑更好看的來」那話真對。

這麼好的大姐兒，再配上國亮那麼個小女婿兒，將來過了門，小兩口不定有多好哩。

誰知道事情竟有這麼不如意，親事剛定了不久，姑娘就病了。

這一傢伙可把黎虛兒家兩口子吓壞啦，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如果有個好歹，那簡直是要命！黎虛兒馬上摸索着去找鮎魚嘴，不，黎善人。到了佛堂，二句話不說，一進門爬下就磕頭，淚從他那瞎眼裡一個勁的流。

「老佛爺慈悲！」

當家的也吓了一跳，趕緊扶起瞎子來問是怎麼回事。

「壞了，壞了！」黎虛兒翻瞪着兩個白眼，好像當家的站在他的頭頂上：「善人，救救吧，救救孩子吧！那孩子病了……」

善人好像比黎虛兒都着急，立刻搖撼着瞎子的肩膀兒大聲問他：

「老佛爺！說！誰病啦？」

「我那孩子，環兒病了……」

當家的真是善人，立刻拉着瞎子就走，兩口人一口氣跑到瞎子的家裡，在路上，瞎子一連跌了好幾個跤，善人

不住口地叫「老佛爺慈悲」。

姑娘是真病了，眼也不睜，話也不說，臉白得像一張紙，冷汗把那一頭烏雲似的頭髮都浸濕了。

「燒香吧！」

當家的大聲嚷着吩咐瞎子的老婆。

那個哭成一團的高大的女人馬上點上了一把香，高高地燒在竈王爺面前。

於是，善人把眼一閉，兩手摸在病人身上，嘴裡「噓」呀「噓」的吹着「落」起「手」來。

#### 四

一面經當家的「落」着「手」，一面請醫生治，環姑的病竟慢慢地好起來。

黎虛兒家兩口子高興得差點兒瘋了，一見那黎當家的就滿嘴嚷「救命恩人」。

黎當家的雖然也很得意，嘴裏總是說這是老佛爺的保佑，光憑人那裡有這麼神奇的功效呢？

一天晚上，環姑又覺着有點兒不舒服。她摸索着領進到佛堂裏去求黎當家的「落手」。

到了那裡，當家的正打坐。香高高地燒在供桌上。佛燈好像黃豆粒似的點着。滿屋子是香和燈油的氣味，兩把金紙花很整齊地插在錫花瓶裏。

瞎子到了佛堂裏照例是二句話不說，進門爬下就磕頭。

環姑也跟他爹一齊跪下磕磕。

黎善人睜開眼，嘴裡的「老佛爺慈悲」聲聲不住。

「救命恩人，」黎虛兒摸索着爬起來，翻着白眼眨眨眼地笑着說：「求您再給孩子落落手兒吧。今天她又有點兒不舒服。」

「老佛爺慈悲！」善人好像洗臉也似的用兩手向臉上一摸，擻着他那鮎魚嘴唧唧嚶嚶地說：「唉！多災多難的孩子，又覺着怎麼不舒服？」

「孩子，」瞎子也隨着黎善人問他的女兒：「覺着怎麼不舒服？對當家的說說。」

「就是覺着胸口裏堵得難受……」

姑娘低着頭，用那白嫩得就彷彿刺了皮兒葱也似的小手兒撫摩着那飽滿的胸脯兒，嬌聲嬌氣地這麼說。

黎善人也忘了「老佛爺慈悲，」直着兩隻窩孔眼一動

不動地瞪着姑娘的一起一落的胸脯兒。直到瞎子說「善人再給孩子落落手兒，他纔從夢裏醒過來似的說：

「老佛爺慈悲，老佛爺慈悲！」

他好像想起了什麼，忽然跑到裏間屋裏去。過了一會兒又出來吩咐瞎子說：

「你到外邊去一會兒吧。這次我切切實實地給孩子落落手兒，屋裏清靜一點兒好。」

「好，好。我出去，我出去。求善人多費點兒力氣……」

瞎子感激得差點兒流出淚，咕咚向供桌磕了個頭，摸索地走出去。

善人臉上換了一種姑娘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神氣命令她說：

「來，到屋裏炕上來躺下。我給你落手。」

不知道爲什麼，環姑見了善人這幅嘴臉，立刻害怕起來。她混身顫抖得篩糠也似的跟他走到裡屋。那屋裡是昏

暗的。

「躺下！」善人的兩眼在昏暗裡閃閃的發着很兇的光，隨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摸出了一把雪亮的刀逼在嚇得圓

成一團的環姑眼前用小聲說：「不許嚷嚷！要嚷嚷，就把你宰了！」

姑娘一下子嚇得暈過去。

善人一下子扒下了姑娘的袴子，好像一隻餓狗，一頭鑽在姑娘的兩條大腿中間，哼哼咕咕地伸着舌頭舔了起來。舔了一會候兒，又餓虎捕食似的撲在姑娘身上……

這個時候，外間屋佛桌的香還高高的燒着，佛燈也一

跳一跳地點着，好像隨着裏間屋裏的「嚇呎嚇呎」的喘氣的聲音打拍子。

站在黑洞洞的當院裡的瞎子聽見屋裡這種聲音。嘴裏唧唧嚙嚙地說：

「黎當家的真是善人啊！看給孩子「落手」有多賣力氣呵！」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

# 初陽

雄影

## 出場人物

老劉	農夫四十七八歲
劉妻	老劉的太太四十五歲
香姑	老劉的女兒十九歲
馬大爺	債主四十左右
房東	三十左右
陸廣仁	慈善家五十多歲
丁義山	陸家的賬房三十左右
趙媽	陸家的女僕四十左右
陳四	陸家的男僕二十多歲
鄉紳	四十左右
翠兒	十一二歲
一羣農夫	

## 第一幕：

老劉的家，兩間破舊房子，光線本來就不充足，加以外面的天色灰黃，冷風颼颼，所以更顯得屋裡暗淡。

室中佈置甚簡陋，大的東西只有一張方桌，兩條板櫈和一個鍋竈，其他可以敘述的，就是兩個門，一個開在後壁上，是通外面的；一個開在左壁上，是通內室的。

內室住着病了的劉母，她的呻吟之聲，室外常常聽到。

開幕時，老劉坐在桌旁喝酒，劉妻在他右方的竈下煎藥。

劉妻 我說，難道你一天不喝酒就不行嗎？奶奶病得這

樣厲害，家裡連一粒小米也沒有，你看怎麼辦？

老劉 怎麼辦！

劉妻 你瞧！這付藥已經煎了四回啦！

老劉 我一喝酒，你就這樣嘮叨，我對你說過不是一次了，我一天不喝酒，簡直就過不了！

劉妻 你只圖你一個人快樂，我問你，我們娘兒幾個怎麼過啊？

老劉 你們！一家子全靠我一個人養活，我可沒有辦法！

劉妻 哼！虧你是一個男子漢，好沒有出息！

老劉 (拍桌而起) 什麼！你罵我沒有出息，是麼？你想想當我年輕的時候是怎樣的？現在我老了，人家不要我做活，我有什麼法子！(由內室傳來一陣呻吟聲，老劉現出難過的样子，復坐下喝了一杯)

劉妻 你不要這樣一來就和我動氣，叫奶奶聽着，也不能安心養病，等她老人家的病好了以後，我帶着香姑出去找活做。

老劉 你倒想得不錯，可是咱們欠人家的債，就該讓我

一個人担負麼？

劉妻 那麼，依你怎麼辦？

老劉 依我呵，還是那條路。

劉妻 什麼？你！你想指着女兒吃嗎？哼！那可不成！(香姑攜針線籃由外門進) 呀！香姑，你怎麼回來這樣早？今天掙了多少錢？

香姑 真倒霉！從早晨！一直跑到現在，連個縫襪底兒的也沒有；外邊的風又大，天又冷，我實在支持不住！我……

劉妻 這怎麼好？家裡一點兒糧食都沒有了，盼望你掙幾個子兒回來好買一點小米兒，熬口粥吃，偏偏的——唉！這怎麼好？

香姑 (凍得發抖，即到劉妻身旁烤火，) 媽！請你不要着急，我烤一會兒火，馬上再去，我想，這次一定總能掙幾個回來。

劉妻 這那裡會靠得住！唉！一年到頭總是過着這樣的日子，(外面敲門急忙走近後門) 誰？

馬大爺 (不出場) 老劉在家嗎？

劉妻 (走去拉老劉，並低聲告訴他) 好像是房東，你

快藏起來吧！（外面又是一陣敲門聲，老劉躲入內室，劉妻即往開門，進來的却是馬大爺）

馬大爺 我以為屋裡沒有人呢。

劉 妻 原來是馬大爺，外面這樣大的風，您真不怕辛苦。

馬大爺 怎麼樣？你們的利錢今天該有了罷？

劉 妻 馬大爺，實在對不住，家裡連晚飯都吃不上呢！

馬大爺 老是這樣，可不像話，你們總得要想個法兒。

劉 妻 說的是呢！我們把腦子都想空了也想不出什麼法兒來！

馬大爺 （發怒）你們想不出法兒，難道我這利錢就不給了嗎？

劉 妻 馬大爺您別生氣，請到這裏烤烤火吧。——香姑

！你拿藥去給奶奶吃。（香姑拿藥進室內，馬大爺，目送之）

馬大爺 養着這樣大的姑娘，會想不出法兒來，真是豈有此理！（坐鍋竈旁，突然和氣起來）喂！老劉呢？

劉 妻 他出去了。

馬大爺 唔，他出去了，那末，你們的事情商量好了嗎？

劉 妻 什麼事情？

馬大爺 你不知道嗎？咳！老劉真不對，這事，他也應該同你商量。商量。

劉 妻 馬大爺，倒底是什麼事兒？

馬大爺 我告訴你吧，就是打發你姑娘的事情，你看，她也這麼大了，現在你們又缺錢化，何不一舉兩得呢？——真糟！老劉怎麼總不在家裡，人家那兒還在等回話呢。

劉 妻 馬大爺，我們的女兒還小，請你去回了吧。

（老劉偷偷地走到後門，然後假裝着從外面進來的樣子）

老 劉 馬大爺，您早來了啦？

馬大爺 好。你來得正好，那件事，你老婆不願意怎麼辦？

老 劉 這事那能由她們做主。

馬大爺 那末，你快拿主意吧，人家在那兒等着呢。

劉 妻 （向老劉）不行！女兒是我養的，那能由你一個人做主！



馬大爺

(向劉妻)老劉家，不是我多話，你也太不懂事了。家裡過得這種光景，你還要把姑娘藏在家裡，我問你，到底有什麼好處？不用說別的，單是你們欠我的，就有六十多塊，難道就不還嗎？我老實說，我要不是看老劉的人心還好的話，早就給你們爲難了。

老劉

(走近馬大爺)馬大爺你不要聽她的話，請您告訴我，究竟他們肯出多少錢？

馬大爺

爲這錢數，說的話可真不少，說了又說，把我的舌頭都快說爛了，原先人家只肯出九十塊，我說「再加十塊湊個整數吧！」人家因爲我的面子，才答應了。

劉妻

不行！不行！我們不能因爲一百塊錢，就把女兒賣掉了！

馬大爺

笑話！錢是人家的，女兒是你們的，賣不賣與我有什麼關係！（強硬）好，那末，你們還我的錢！

老劉

馬大爺請你不要見怪，（罵劉妻）你媽的！你再多話，我就把你的嘴撕爛牠！

(香姑由內室出，即走近劉母身旁)

香姑

媽，奶奶要吃東西呢！她說：「今天還是早晨喝了兩口稀粥，直到現在，連水都沒有喝一口」當她說這話的時候，她的眼淚不住留下流呢，

劉妻

(低首嘆氣)唉！

馬大爺

(得意地走着說着)好！你們商量商量吧，我出去有一點事情，一會兒就回來，如果你們商量好了的話，我馬上就給你們錢，反正我是帶來了，不過，今天香姑得要同我一塊兒走。

香姑

什麼事情？

馬大爺

好孩子，你還不知道嗎？哈！哈！如果辦成功，那就是你的福氣了，誰不知道陸先生是一個鼎鼎有名的大慈善家啊。(由後門出)

香姑

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劉妻

你爸爸要把你賣給人家做小老婆！  
(香姑低首不語)

老劉

這是什麼話？孩子這樣大了，難道就不出嫁嗎？何況家裡穿的也沒有，吃的也沒有，叫他跟着我們受罪，我們心裡怎麼過得去，再說，奶奶又病

得這樣厲害，萬一有個長短，又得——

劉妻 得了！得了！不用說了！我聽了你這一番話，好像刀子挖我的心一般，如果你平常少喝一點酒，我們那能落到這步田地！

老劉 （舉拳欲打劉妻香姑急往勸阻）什麼？少喝一點！我簡直告訴你說吧，我不喝酒，就活不了！（內室傳來一片呻吟聲，老劉爲她頓化，拳即落下，聲音亦變哀沉）唉！你總是怪我喝酒，其實我就是不喝酒，一天才省幾個子兒，夠做什麼？有錢的人整天喝酒，也沒有弄窮啊！

香姑 爸爸不要生氣，女兒雖然沒有什麼長處，但是還能够替人家做一點零活，找一點零化，幫爸爸媽媽一點忙，所以不管怎麼樣，我都不願意離開你們的，要餓死，大家死在一塊！

劉妻 對！不管怎樣，我也不教你離開我們。  
（房東突然推後門進，香姑退到飯灶旁。）

房東 嘿！好容易碰到你們在家，喂！老劉！房錢怎麼樣？

老劉 我找不着活兒幹，那裡來的錢！

房東 哼！你找不到活兒，難道就可以白住房子嗎？

劉妻 求您再寬容幾天吧！

房東 老是這一套話，我簡直聽够了，我告訴你們，如果再不給我房錢，只好請你們搬家。（嘻皮笑臉的走近香姑，）喂！香姑娘！好久不見了！想不到你愈長愈漂亮了。

香姑 （躲避）誰同你嘻皮笑臉的！

房東 （趕去摸她的臉）真是又白又嫩——

香姑 （正色的打開他的手）嚇！窮人不是你們開心的，你要胡鬧，就請你出去。

房東 （冷笑）咳咳！請出去？咱們到底看誰給誰請出去！

劉妻 （向房東）你不能這樣欺侮人！

房東 （惱羞成怒）什麼？我跟你們要房錢，是欺侮你們嗎？我再告訴你們，你們明天不給房錢，給我出去！真是豈有此理！（氣憤而下，老劉等沉默片刻。）

老劉 唉！沒有錢給人家，還發什麼窮脾氣！

劉妻 都像你這樣，窮人簡直不要活了！

香姑 (慷慨悲憤走到父母中間。) 爸爸同媽媽都不用

發愁，我還是跟馬大爺去吧！只要能夠救出我們一家子，不管什麼地方，我都不怕！只要能夠逃出他們的虎口，隨便做人家的什麼，我都願意！——現在，我們欠他們的錢，他們就來欺侮我們，頑弄我們！我們只有吞聲忍淚，連氣都不敢出！假使有錢給了他們，看他們敢來怎樣！

老劉 你真願意去嗎？

(馬大爺由後門進)

馬大爺 你們商議好了嗎？天可不早啦。

香姑 我願意去！我爸爸媽媽也都願意我去！

馬大爺 好孩子！真懂事！這就該你走運啦！

劉妻 (無可如何) 香姑過幾天再去不行嗎？

馬大爺 不行，不行。人家說，要把她接到一個別的地方，叫她多吃點好的，養得白胖白胖的，還要給她做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後挑個日子成親，我看那樣，倒也省得你們麻煩。好，香姑你趕快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香姑入內室，馬大爺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契約

來。)

劉妻 香姑，你可不要告訴奶奶啊！(亦入內室)

馬大爺 (指契約) 老劉，你過來在這裡畫個押，我好把錢交給你。

老劉 (躊躇) 這……

馬大爺 你這人太不乾脆了，來罷，這裡不是現成的筆嗎？(拉老劉) 來罷！(老劉大略看了一下契約，在上面勉強畫了一個十字，接着嘆了一口氣，馬大爺就把契約摺好，放到口袋裡，然後從衣服裡掏出一包洋錢來，一五，一十地數在桌上)。

馬大爺 你數一數。

老劉 (數錢) 怎麼四十塊？

馬大爺 你不是欠我六十塊？

老劉 (說不出的痛苦) 啊啊！

(香姑換了一件乾淨一點的藍布褂，擦着淚，由內室遲遲地走出，當她跨出門坎的時候，猶回頭顧視室內，表示不忍分離)。

馬大爺 (向香姑) 好，我們走吧。

香姑 (哭) 爸爸……我……走了……

（劉妻哭着跑來拉住香姑，不讓她走，）  
老劉 馬大爺你還是把錢拿去，把香姑留下吧！

馬大爺 不行！你已經畫了押，現在還有什麼說的，走吧！  
香姑！

（馬大爺急忙拉香姑外出，劉妻緊緊地抱着她，哭着不放她走，老劉亦趕去阻止馬大爺，全場一片哭聲。）

——幕——

第二幕：

這是一個暮春的晚上，離前幕約有半年的光景。陸家的客廳，看來好像剛經過宴會似的，廳中的沙發衣架等物，都有點移動了位置，右壁窗下的帳桌上放了一架算盤，和幾本帳簿，通後院的後壁上的門是關着的，可是通外院的左壁上的門，是開着的。

開幕時，香姑在幫着趙媽收拾屋子。

香姑已經改變樣子了，她穿的衣服雖然比從前漂亮的，但她的面貌却沒有從前豐滿，他的精神却沒有那樣活潑了，我們還可以從她的談話聲中

，聽出她的心裏，好像藏着無限的悲哀，自然她的痛苦只有趙媽知道

趙媽 姨太太，您還是休息休息罷！我看你一天到晚比我還累呢。

香姑 累一點倒不算什麼，就是那些閒氣，我真受不了，唉……

趙媽 可不是，誰不是爹娘生的，一天到晚忙得要死，還要受氣，誰受得了？

香姑 我還沒有告訴你剛才請客的事呢，他叫我給客人斟酒，你說，我長了這麼大，誰幹過這事兒，我說不會，氣得那老東西的鬍子，都翹起來了，並且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恐怕今天晚上又逃不了挨揍了。

趙媽 這麼大歲數，一來就打人，我真沒有見過，您不會還手嗎？

香姑 還手！那還有命！

趙媽 我說，這都怪你爹娘不對，他們不該把你嫁給這麼個老頭兒。

香姑 唉！這也難說——

趙媽 當時你知道他這麼大的年紀嗎？

香姑 誰知道！

趙媽 你知道大太太這麼厲害嗎？

香姑 那個時候，誰想到這些事情——唉！我來到這兒已經半年多了，也沒有接到家裏一封信，我奶奶的病也不知道怎麼樣了？

（丁先生由左門進，她們吃了一驚。）

趙媽 我以為是誰呢，原來是丁先生。

丁義山 你們倆只要在一塊，總是鬼鬼祟祟的說些什麼，要是給大太太聽見，又要給你們難看了。

趙媽 丁先生聽見我們說的什麼？我們不過在說些笑話。

丁義山 （賊頭賊腦的四面一望，就掏出一張毛票給趙媽，）好，你去給我買一盒大愛國的香煙來。

（丁義山目送趙媽從左門出，同時香姑亦向外走，丁義山急回頭以手攔住，並笑嘻嘻地和她攀談，香姑不得已停住）

香姑 我去……

丁義山 姨太太，你這幾天見着我怎麼不高興？

香姑 （窘）沒有的事。

丁義山 可是我時時刻刻的想見您呢。

香姑 （不敢得罪他的樣子）丁先生的賬算好了嗎？

丁義山 是的，我連算賬的時候，也想您呢。

香姑 這是什麼話！

丁義山 （逼近她）您還不明白我的心嗎？（不料手裏的香煙墮地，當他彎腰拾牠的時候，香姑一溜煙的由左門逃出去了，他起來不見她，又腦，又羞，又失望，呆立着好像一個木偶一般，少頃，陸廣仁推後門進，嚇他一跳）

陸廣仁 唔！我以為誰把衣架放在中間些，原來是你——怎麼？他們走啦？

丁義山 （隨機應變）是的，我送他們走了，我現在正在這兒想，這時候他們走到那裏了？

陸廣仁 傻傢伙，想那個幹什麼？好，坐下來談罷，（他坐到沙發上，丁義山隨即拿了一枝紙煙給他；他就銜在嘴上，丁義山又擦洋火給他點着，然後才小心地走去坐在賬桌旁），我們總算又作了一樁善事了。

丁義山 我看這次比賑水災的那次好處大得多？

陸廣仁 你結過賬嗎？究竟我們可以剩多少？

丁義山（拿賬簿）我還沒有開出清帳來，現在可以算個大概。

陸廣仁 那麼，你算一下罷。

丁義山（翻開帳簿）我們這次從水災賑濟委員會，共總領來現洋五千元，小米一百包，洋麵二百袋，高粱二百石，棉衣五千套，其餘還有些零東西。

陸廣仁 現在還剩多少呢？

丁義山（翻開帳簿的另一頁，並把算盤拿來放在膝蓋上，唸着打着）現在還剩現洋二千四百三十元，小米六十五包，（默算）大約合洋七百元，洋麵八十袋，每袋按三元三，合洋——二百六十元掛零；高粱七十二石，就算牠五百元；棉衣一千二百套，每套按一塊五——整整一千八百元；共總合洋五千五百元開外。

陸廣仁 還有那些零星東西呢？

丁義山 那沒有算上，因為那不值什麼錢。

陸廣仁 已經報銷過了嗎？

丁義山 核銷的公文已經下來了。

陸廣仁 這我得好好的請請你。

丁義山 只要大爺看得起我，這倒算不了什麼。（把賬簿和算盤放在原處。）

陸廣仁 你這幾天看報了嗎？目下可有那裏鬧什麼災荒？

丁義山 報上登着四川又在打仗呢，接着不是就要辦兵災賑濟嗎？（陸廣仁作失望狀，他即前去獻殷勤）大爺怎麼不高興，是生我的氣吧？

陸廣仁 唉！我幹麼生你的氣；我是恨他們總是在四川打仗，弄得這筆財也臨不到我們發！你想，四川離這兒多麼遠啊！

陸太太（不出場）大爺兒，你找你爹爹去！好，這個老東西，現在他不管我啦！他當初討她的時候，答應我的什麼話？……

陸廣仁（急起走到後門口，同時丁義山亦起來）怎麼？怎麼？……

陸太太（不出場）怎麼？你裝什麼糊塗！什麼時候啦？我的床還沒有給我鋪好！叫趙媽，趙媽不在，叫小老婆，小老婆也不在！這些東西究竟到那兒去

了？

陸廣仁 得了，得了，我叫人找她們好了。

陸太太 (不出場) 告訴你說吧！你不趕快給我找她們找來，咱們今天沒有完。

陸廣仁 (轉回) 豈有此理！這時候她們跑到那兒去了呢？

丁義山 趙媽是我剛才打發出買烟的；可是姨太太——

陸廣仁 姨太太怎樣？

丁義山 我來的時候，好像看見她在門口跟一個男子……

陸廣仁 什麼？跟男人？這還了得！你看清是誰？

丁義山 因為他們在樹陰底下，我倒沒有看清楚。

陸廣仁 (瞪足) 這個不要臉的東西！我非要好好的教訓她一下不行！

(趙媽拿香烟由左門進)。

丁義山 好，你快去給太太鋪床，她叫了你半天了，

陸廣仁 不，你先去給我找那個賤東西找來！

趙媽 (不懂) 叫誰？老爺。

陸廣仁 (指趙媽) 混蛋！

丁義山 叫你找姨太太去(香姑由左門進)她好，回來了

(向趙媽) 你去吧。

陸廣仁 (咆哮向香姑) 你幹的好事！你要不告訴我，今天要你的狗命！

香姑 (發抖) 什麼？我又幹了什麼錯事？

陸廣仁 (舉拳打去，香姑向後一退，沒有打到，又氣憤憤地追上前去，丁義山即來拉住，嚇！有人親眼看見的，你還要胡賴！(香姑竟不住嗚咽起來)

丁義山 大爺不必生氣，我想姨太太未必是這樣的人，縱然做錯了什麼，只要她能改過就是。

陸廣仁 你不知道這個賤東西，真要把我氣死！她也不想，她來的時候，是什麼窮樣！在這幾月的工夫，我為她化了多少錢，用了多少心血，為了多少難！結果她連背也不會給我捶，酒也不會斟，你想，我要她幹什麼？嚇！想不到她現在居然做起不要臉的事來！這該死的東西！

丁義山 (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 唔！家裏還有人等着我呢，(點着一枝香烟，) 我看，還是姨太太向大爺賠個笑臉吧！(衝着香烟向左門下)

陸廣仁 不行！不行！今天非弄個清楚不可！你說，到底

你在外面跟誰搗鬼的？

香姑 我……我給你起誓，好幾天我都沒有邁出大門一步！

陸廣仁 (冷笑) 咳咳！事到如今，你還裝什麼糊塗！假使起了誓就沒有事的話，犯罪的人都去起誓了！

(陳四由左門上)

陳四 老爺，李二爺從對過王家打發人來，討老爺過去說幾句話。

陸廣仁 告訴他，我馬上就去。

陳四 是。(下)

陸廣仁 (從衣架上取帽子帶上) 反正我今天饒不了你！

(由左門下，香姑伏在沙發上嗚咽，少頃，趙媽由後門進)

趙媽 呀！姨太太，您又受了什麼冤屈了吧？

香姑 ……………

趙媽 您可以給我說說，氣兒悶在心裏會生病的。

香姑 (抬頭擦淚) 生病！我還怕生病，反正我是過不下去了！

趙媽 嗚呀！你千萬可不要這樣想！

香姑 趙大姐，咱們處了幾個月了，你是知道的，我受的委屈還少嗎？那一次不是忍耐下去，可是今天的事情我實在不能忍受了！

趙媽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香姑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不過從他們的口氣裡聽來——唉！那些難聽的話——。

趙媽 (拍香姑的背) 您不要過傷心，只要做得正，怕什麼？

香姑 (沉默片刻忽然跳起來，憤激的情感，使她毫無忌憚) 他們向來不講理，現在，我還跟他講什麼公理！等那老東西回來拷問我的時候，我要拿刀跟他拚命！

趙媽 呀！那可使不得！

香姑 我橫豎是死，還怕什麼！

趙媽 聽我說，萬萬使不得；

香姑 難道我還能忍耐嗎？——因為我是窮人的女兒，

在家裡的時候，受够了有錢人的氣，好容易逃出他們的虎口，我以為這就好了，嚇！誰知道世界上到處是虎，牠們總是想吃窮人的骨頭！如果窮

人……

……



人再不起來拚命，還能過嗎？

趙媽 話雖不錯，可是「光棍不吃眼前虧」您一個人那門得過他們呢？你不要着急，等我給你想法子。

香姑 沒有別的法子！

趙媽 (小聲說) 你不會逃走嗎？

香姑 逃走？！

趙媽 是的，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的年紀還輕，幹麼因為一時的氣憤，就跟他們拚命。

香姑 (沉思片刻) 對！逃走！走了之後，我非要想法子報復他們不可！

趙媽 對呀！您這才是明白人呢！

香姑 (握住趙媽的手) 趙大姐，我十分感謝你對我的——一番恩情，不過我臨走有一句話囑咐你。——

趙媽 什麼話？您快說罷。

香姑 就是請你也不要再做他們的奴才了！

趙媽 是的，我明天就不幹了！(外面電鈴聲) 這怕是老爺回來了！快走罷，(拉香姑到帳桌旁，急忙

打開窗子)

香姑 (上桌子) 好！我們再見！(毫不遲疑地由桌上向窗外跳下去，趙媽向窗外探望，說了一聲，「再見」之後，就輕輕的走進後院。少頃，陳四隨

陸廣仁由右門進)

陸廣仁 (向陳四) 客廳裡既然沒有人，為什麼不把燈滅掉？(看見開着窗子) 呀！誰把這窗子打開？

陳四 我在號房裡的，可不知道。

陸廣仁 這還了得！我們的賬簿，都在這兒！(走到桌旁) 噯！這是誰的脚印？快……快去叫趙媽，看看姨太太在家沒有？(陳四急忙由後門出，他把燈拉近細看脚印) 嚇！這混蛋東西！(少頃。趙媽隨陳入進。)

趙媽 (打哈欠) 怎麼一回事呀？

陸廣仁 姨太太在裡面嗎？

趙媽 不——不在。

陸廣仁 什麼時候出去的？

趙媽 我實在不知道。

陸廣仁 這東西一定是逃走了！陳四！你去找了先生，你

和他趕快去追——大概是逃回他娘家去了！  
陳四 是——是。

陸賡仁 可惡的東西，追回來，我非剝她的皮不可！

——幕——

第三幕：

清晨的村頭，十字街路旁有大樹數棵，石頭數塊，由樹中可望見遠遠的村屋。其上，露着半輪紅日；牠的光輝，把村野照輝得通紅。

開幕時，一個老年的乞丐，跪在路之左旁，在向對面一個鄉紳模樣的人討錢，這鄉紳携着翠兒在散步。

乞丐 老爺，行好的老爺，賞我個大化罷！

鄉紳 (不睬他) 翠兒！你看那太陽多麼紅啊！

翠兒 太陽比我的襖還紅呢？

鄉紳 你的襖雖然是紅，但是沒有太陽那麼亮。

乞丐 老爺，小姐，賞我一個大化罷！

翠兒 爸爸，拿太陽給我做一件衣服罷！

鄉紳 傻孩子，太陽那能做衣服呢？回頭爸爸給你買一件衣服，比太陽還好看。

乞丐 (走近他們) 老爺，小姐，賞一個大化罷！

鄉紳 討厭！

翠兒 爸爸，幹嗎不給他做一件好衣服呢！

鄉紳 他那窮骨頭，那配穿好衣服！

乞丐 修好的小姐，您賞我一個大化罷！我的肚子，餓

的實在難受呀！

鄉紳 真討厭！大清早晨就要飯！

乞丐 老爺，我實在是沒有法子呀！

鄉紳 沒有法子，不會給人家做活兒！

乞丐 我找不着活兒做呀！積德的老爺，求您賞給我

個大罷！

(一片歌聲，漸漸的由遠而近)

鄉紳 翠兒，你聽，誰唱歌兒？

歌聲 (一個老農夫獨唱，鄉紳聽着這個歌兒，高興得

拉着翠兒，好似在跳舞，但乞丐表示不願聽牠)

「夥計們，走啊走，

快走快走去做活，

太陽出，就工作，

一直做到太陽落；

不要盡想去休息，  
不要只圖找快樂；  
要不然，你明天，  
怎能年工作，」  
乞丐 修好的老幫賞給我一個大罷！

歌聲 (同前)

「夥計們，走啊走，  
快走快走去干活，  
那能够，家裡坐，  
只等天上掉餡餅，  
惟用我們的血汗，  
去換富人的糧食；  
不這樣，你老婆，  
那能有吃喝。」

鄉紳 翠兒，這個歌兒，多麼有意思啊！

歌聲 (青年農夫合唱。鄉紳聽了皺着眉頭，掩着耳朵，表示討厭他的樣子；但乞丐倒高興起來)

「滾開吧，滾開滾開吧！

誰再聽你的話！

看我們苦了一輩子，  
仍不能養家！  
忍耐訴苦全都沒用，  
奮鬥犧牲又有何怕！  
走吧走吧走吧走！

哈哈哈哈哈！

走吧走吧走吧走！

你這個臭王八！

哈哈哈哈哈！

走吧走吧哈哈！

忍耐訴苦全沒有，

奮鬥犧牲有誰怕！

走吧走吧哈哈！

你這個臭王八！

(一陣哄笑)

這些該死的東西！在這青天白日裏，唱這樣討厭的歌兒，簡直沒有王法了！——翠兒，我們回去罷。

(香姑蓬頭亂髮，由右邊踉蹌而上，當地向鄉紳

問路的時候，乞丐非常驚奇）

先生，請問您到劉家庄往那邊走

鄉紳 你從那兒來的？

不，我問你到劉家庄是怎樣走？

鄉紳 不知道，（低聲向翠兒）翠兒，我們回去吧，她

不是好人（携翠兒向左下）

乞丐 （趨近香姑）啊啊——你不是——香姑嗎？

香姑 你……你……啊啊你不是爸爸？

乞丐 香姑你怎麼跑到這兒？

香姑 我……我……爸爸……（投乞丐懷中，兩人不約

而同地放聲大哭。這時一羣負着鋤頭的農夫，由

後方走來，見香姑等，甚為奇異，於是佇立而視

，有人乘機坐上吸烟）

乞丐 你……你為什麼一個人……到……到這裡？

香姑 我……我是……逃回來的！

乞丐 什麼！逃回來的？

香姑 是的。（從他懷中離開）嗚啕！爸爸！你怎弄成

了這個樣子？

乞丐 唉：不用提了！……

香姑 奶奶跟媽媽呢？

乞丐 她們早……早就……死……死了！

香姑 什麼？媽媽也死了？

乞丐 可不是！唉！自從你走後，家裡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難過！你奶奶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過不幾

天，你奶奶就死了！

香姑 媽媽怎麼死的？

乞丐 聽我說呀，在你奶奶死後一個多月——唔！那是

十一月初八日的早晨，外面下着大雪，家裡一根

柴火也沒有了，你媽媽就上山打柴去，誰知怎麼

的，她從山上……滑下來……滾……滾到雪溝裏

……凍……凍死了！

香姑 （哭）媽呀！想……想不到你……

農夫甲 真可憐呀！

農夫乙 世上比這可憐的事多着呢。

農夫丙 不要說話，聽他們的。

乞丐 家裡接連遭了總兩樁事情，就把那幾塊冤孽錢化

光了——唉！後來我過的日子，比以前更難過，

不久就被房東攆出來了！

香姑 (忽然振作起來，揩乾眼淚，咬着下嘴唇) 嚇！我們總是吃的他們的苦！

乞丐 不是說那家很好嗎？你爲什麼逃回來？

香姑 很好？我在那裡的痛苦，現在不能一棒一棒的告訴你，(捲起袖子，露出膀子上的傷痕來) 你看，這就是在那裡的好處！

乞丐 香姑！我實在對不住你！這都是爸爸的不是！——香姑 不，不怪爸爸！一點也不怪爸爸！這都是有錢人的罪惡！他們用種種方法壓迫我們，侮辱我們！

叫我們做他們的牛馬！叫我們過着不是人過的日子！我們的性命，握在他們的手裡。他們要我們挨餓，我們就得挨餓；要我們挨凍，我們就得挨凍；要我們死，我們就不得不死！——嚇！難道我們還能永久忍耐嗎？我這次回來！不爲別的，我要報仇！

衆農人 對，報仇！(吸烟的人們也跳了起來，這時，忽然聽見幾丈遠的右方，有人在說這樣的話：「喂！那不是小老婆嗎？」「不像」「怎麼不像」「好，我們去看看」)

香姑 (緊緊地握着拳頭) 看！那就是追我的人！我要同他們拚命！

乞丐 如果是他們，我也豁出去了！

丁義山 (丁義山和陳四由右方氣喘而上) 叫我們跑了一夜，好容易追上了，姨太太，依我看，你還是跟我們回去吧。

香姑 (搶上去) 你是什麼東西！叫誰姨太太！

丁義山 請你放明白一點吧！

香姑 (猛力撒他一巴掌，同時乞丐也向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腳，把他踢倒。衆農夫熱烈鼓掌，丁義山掙扎欲起，並作腿痛狀) 你們這些東西！你們迫同弊！你們一肚子狼心狗肺，專會括窮人血汗換來的金！你們只圖自己的快樂，不管別人的痛苦！——

丁義山 陳四！陳四！(陳四掉頭不理)

香姑 你們只會向比你們有錢的人搖尾巴，向窮人擺臭架子！我們只要有錢，就當人的孫子都願意，可是反要窮人叫你們老爺！啊啊！你們這些混蛋東西！難道就永久在世界上稱王嗎？嚇！現在先打

死你打死你這走狗再說！

（衆農夫一面鼓掌，一面喊着打，乞丐又踢了他一脚）

丁義山（掙扎欲起）陳四！把他們抓起來！

陳四（轉身對他冷笑）咳咳！抓他們？老子要抓你，你知道嗎？我平時受你們的氣可受够了，現在，老子也要報仇！

衆農夫（鼓掌）這是我們的兄弟呵！這是我們的兄弟呵！

！來，到我們這邊來！（一齊舉起鋤頭。）

丁義山（猛力爬起，急忙向後逃走）反了！反了！

（香姑，乞丐，陳四，和衆農夫一齊追去，並且喊着「打」「打死他」「先打死他再說」。

——幕——

# 圍困

鐵森

## 第一信

志剛，你還不知道吧？好傢伙！我們被包圍起來啦。

從前天下午包圍的。電線也被割斷了，晚上黑洞洞的，什麼都看不見，害怕極了。自來水管也被掐斷了，這麼熱天氣沒有水喝，就喝操場南頭荷花池裡的臭水。米麪也斷了來源。我們從前一天一頓飯都沒有吃，真餓的成了扁肚皮的臭蟲了。我前天下午只吃了兩個燒餅。那是在道兒上吃剩下的。

大家正在討論吃食問題，用什麼方法輸送米麪和煤。有的說開開大門放出一部分人去買。有的說沒有飯吃不要緊，我們先吃菜園裡的青菜。有的說把荷花池裏的藕挖出來吃了。有的說把狗打死吃了。

「這許多東西，」曹銀星大嚷着說：「你們不要着急

，三天之後，所有可吃的東西都會吃光了的。我們是討論一個可能的，同時可以持久的方法。你們想想，我們一共二百多人，不用說青菜，狗，樹葉，就連我們拉出來的屎都會吃掉了的！」

大家都大笑着說個人只許吃個人的屎，誰也不許吃誰的。

「我以為，吃食還不是當前最緊急的問題。因為我們都是今天下午才來的，大概都多少吃了點兒東西，現在還都不十分餓。現在最緊急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立刻組織一個糾察隊，輪流偵察外邊的動靜！」甄涼塗突然立起來，揮着他那扔鐵餅的大粗手，嘴裏噴着白沫憤憤的說。

「贊成！」全體大嚷着。

「糧食問題呢？」曹銀星緊皺着他那滿頭的皺紋，仿

佛一個鄉下老太太。

「留在明後天再討論！」卞隆基粗暴得似乎一隻瘋狗

糾察隊立刻組織起來。一共五十個人。每十人一組。

每組一個組長。總隊長就是提議人甄涼塗。志剛，你也知道。甄涼塗那傢伙多棒！我真高興，居然也被編入糾察隊

。你猜因為什麼？因為咱哥兒們是籃球隊的隊長呵！志剛，你真泄氣，為什麼不來哩？你如果來了，一定也能當

糾察員。說真的，你不來我真恨你。昨兒晚上我還罵你來呢。你猜我罵你什麼？我罵你「小混蛋兒」，「小官驢兒」

。趙鴻賓那個大肚兒哈蟆還提念你來哩。他說：「錢志剛那小白臉兒也沒來，真想死我了！」你是個沒有信用的傢伙。放假的時我們不是約定了嗎？

真的。你不來是為什麼呢？你父親不讓你來嗎？我父親也不許我來。我偷着跑來的。前天上午王成羣騎着車去叫我。正趕的那時候我父親沒在家，我偷了家裡幾十個子兒就跑來了。那時已經有了四十多個人。下午三點鐘，就聚集了二百多。到了三點半，我們就被包圍了。

說起我父親來真令人生氣。我一回家他就板着那油黃

面孔大罵了我一頓：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家裡拿着銀子錢供給你上學，不好好念書，鬧什麼革命！簡直是革你老子的命！你就不想想咱們的錢是怎麼來的？真恨不得把你一劈四半醃起來吃了！」

我父親在衙門裡當房客，替打官司的寫呈文，又吃大烟。人們說他是「污吏」。我看他也有點兒像。

我是在家一天也住不下去。我的母親前年秋天死了。她完全是被父親壓迫死的。我父親去年年假又給我娶了一個比我母親年歲小不了許多的媳婦兒。——你不要笑我有媳婦兒。你如果笑，瞧我揍你——我真討厭死那個半老的女人了。一見了她恨不得拿半頭磚砸死她。我知道父親的意思。與其說是為我娶的媳婦兒，還不如說是為他自己的老媽子適當些。我在家的時候。父親一步也不許我出門。他整天把我閉在西院他那個遭瘟的書房裡逼迫我讀四書，讀樊山公牘，寫大小楷。他是希望我將來承繼他那名書吏。

去吧，談這些事怪討厭！一輩子也不回他媽的家了。

因為前天夜裡當了一夜糾察員，昨天睡了一天覺。下



午五點多鐘餓醒我了。正好大肚兒哈蟆趙鴻賓在院裏唧唧  
嚙嚙的罵：

「他媽的，兩天了，只吃了他媽的幾嘴煮北瓜！等不到兵們殺光，餓就得餓死！」他說到這裡就提高了喉嚨向牆外頭嚷：「你們拿活的是沒有希望了，等着捉死的吧！」

他說着從牆角拾起來了一隻破鞋扔到牆外去。

「日他個奶！這小舅子們真欠揍，弄個破鞋正投到我的臉上。」牆外邊的傢伙們叫罵起來。罵聲裏還混和着笑聲。

「你奶奶那個辰！」趙鴻賓也腆着大肚子向牆外叫罵。

我不由哈哈大笑起來。趙鴻賓回頭見了我就問我吃了什末了沒有。

「我吃個吉吧！」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方才還在笑，忽然就生起氣來。

「沒吃快去吃北瓜吧，還有你的份兒。」

我一聽說還有我的份兒，就高興起來。才說要走，甄涼塗怒氣沖沖的走了來。

「方才是誰向牆外頭扔東西？」他瞪着兩個小老鼠眼

兒問我。

「我。」趙鴻賓腆着他那大肚子，也是怒氣沖沖的。

「什麼理由？」

「沒理由。」

「現在你不要忘了我是拿糾察隊長的資格糾正你！」

趙鴻賓沒有話了。

「這算錯誤！這就是『輕舉妄動』！你知道你這種舉動會引起什麼反應？倘乎外邊向裏邊還擊你將怎樣處置？這挑釁的責任得由我們這一邊負擔，知道嗎？」

「知道。」大肚子取着立正的姿勢。

「下次呢？」

「不再犯。」

「你這小滑頭兒。」甄涼塗突了一下趙鴻賓的哈蟆肚就大笑起來。

我從後面用力踢了一下糾察隊長的屁股就跑到廚房吃北瓜。

昨天夜裡我又糾察了一夜。這時候我才起來吃了一張餅。不然我是不能繼續給你寫這封信的。現在是下午三點鐘左右，太陽仍舊如火似的晒着。

小混蛋兒，你猜餅是那裏來的？你作夢也猜不出。原來是外邊我們的人捐錢買的。他們把餅用繩兒細成卷兒，隔了馬路，從外邊投進來。還從餅卷裏投進一個字條來，說是今天城外頭的傢伙們又加派了兩連，預備燈籠火把夜裡向我們進攻。糾察隊長立刻就要招集談話。這封信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二十九，六，一九三二。

### 第二信

現在我又給你寫信了。第一封信也發不出去。我知道，就是寫你也看不到。可是不寫又做什麼？無聊透了！放假的時候買回家去的幾本新書，來的時候也忘帶來。咱們讀書會裡指定的幾本書我已經讀完了。向別人借，他們也沒有新書。我們有幾個人曾經要求啓封圖書館。也沒得到允許。其實，就是啓封了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看，還不過是那一堆陳腐的老古董。

真無聊呵！外邊的雨老是不住，從我給你寫第一封信的那天夜裡開始下，直到今天已經下了三天三夜了。現在又到了夜晌了。志剛，你猜我怎樣給你寫信，又沒有電燈？我真高興，竟從你抽屜裡無意中翻出了半截兒臘。你忘

了沒有？這還是我們臨回家的那天晚晌照着收拾東西時，你買的那枝。今天夜晚因為下雨，我們糾察隊們沒有事。其實還不如有事大家混在一塊兒好玩，現在只剩了我一個人在這屋裏真害怕！牆上映出我的影子有那麼大，外邊又淅淅瀝瀝的下雨。

現在一天比一天困難了。外邊食物的供給，完全斷絕。前天真餓糊塗了，把所有的掃帚苗，青菜，幾乎連草都拔下來煮着吃了。吃的人們都拉稀屎。他媽的城外頭的傢伙們還故意和我們開玩笑。他們把饅頭用刺刀插着舉到牆頭裡頭引逗我們：

「『牆頭裡頭的小伙子們，餓不餓？這裏的饅頭都吃不下了。』」

你說可恨不可恨。

其實那傢伙們也蠻好。這幾天我們竟隔着牆和他們談天。那天夜裏我不是說外邊又增派了兩連人要向裡邊進攻嗎？我們全體都臨時加入糾察隊警戒。凡和外邊相隔的牆下都有同學冒着雨偵察。雖然頭上被雨淋着，脚下被水浸着，我們一點兒都不敢懈怠。大概是因為下雨，才沒有實現。

「他奶奶！這麼大雨還一宵一宵的在這裡站着！」堵外的傢伙們報怨着，

「你們爲什麼站着？」我們故意這樣問他們。

「舅子，爲什麼？還不是爲你們這羣小傢伙們鬧的？」

「我們鬧什麼？」

「誰知道？那個王八兒才知道！」

「不知道爲什麼你們下這麼大雨還在這裏站着？」

「這是命令。」

「你們爲什麼聽命令呢？」

「爲的是七塊錢。」

「七塊錢你能得到嗎？」

「哼！得到？那個龜孫才得到一塊錢。有他媽的七八個月連個錢毛也沒見，還每月扣八毛錢的菜錢！」

「你們的上司在外邊沒有？」

「上司？早他媽的到八大胡同尿去了！」

「你們上司一月掙多少錢？」

「誰知道他媽的多少。反正錢不少吧。」

「他們能得到嗎？」

「不能得到那裡來的錢臊小娘們，吃大烟，娶姨太太

，吃館子？哼！就苦了咱當弟兄的，連買煙捲兒的錢都沒有。」

「好！老鄉，你想想，他們每月掙那麼多的錢，你一個錢也得不到。你們應當掙的錢到那裡去了呢？」

「那誰知道？」

「那都是半路被扣下了。不然，他們爲什麼能得到錢，你們爲什麼得不到呢？」

「可不是。劉得勝，你不知道嗎？上月咱不是有信兒

發餉，後來咱營長說因爲上邊沒發下來直到現在還沒見一個錢毛。可是我聽營長的護兵說，營長新寄回家二百塊錢？咱們連長又新買馬鞍，新作的軍服。一定是他們那羣龜孫們把咱們的餉給扣下了！」

「可不是，就是咱們排長還花十幾塊錢新買的皮鞋呢

。」

「是啊！他們扣了你們的錢，這時候不定在那裡摸着小娘們睡，叫你們下這麼大雨一夜夜的站着。你說你們冤不冤？」

「冤？比這更冤的還多着呢！到他奶奶的前敵上去吃

黑棗兒更冤！」

「到前敵上去送死也是爲的上司。打勝了仗他們升官兒，對你們當弟兄的有什麼好處？」

志剛，你猜怎麼着？第二天那傢伙們幾乎譁變。後來，他們的上司害怕的不得了，讓那傢伙們離開塔根兒，在十步開外站着；並且，每隔一個鐘頭，就換防一次。

據說全城都戒嚴了，工人差一點兒沒有全體罷工援助我們。哈哈，資產階級震恐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震恐了。

——這足以表現出我們的力量並不是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們的砲彈所能摧毀的。

二，七，一九三二。

### 第三信

志剛，現在我很奇怪，人這東西的生活力怎麼這麼強呢？到今天爲止，我們在極度的饑餓中已經挨過八天八夜了，可是還餓不死！自然，在這八天裡頭，並不是完全絕食，可是我們都是吃些什麼東西呢？有的時候，一天只得幾口青菜。如果能得到一片外邊扔進來的餅，那簡直是過年！昨天一天一夜，竟連口熱水少不，也沒有入口，現在除了樹皮和樹葉之外，是什麼可入口的東西都沒有了！同時還有這要命的天氣，是多麼悶熱呵！那個殘酷到萬分的

太陽，彷彿把整個的世界都燒成灰燼才算達到它的目的！它的光比火山裡噴出來的流焰還毒狠！白晝又是這麼悠久，你越盼望黑夜早些降臨，它越不到，彷彿太陽從此永久再也不移動了，過一天比一個世紀都悠久！在下雨的時候，又盼望晴天，在晴天的時候又盼望夜晚。等到夜晚到了的時候呢，又感到不如白晝自由了。前半夜還好些，因爲那慘白得像一張死人的臉的月色多少可以助長你的一想心思。到了後半夜，那就有點兒討厭得令人發瘋了！那無邊的黑暗是那樣的嚴酷的，低沉的壓着你，彷彿想把你擠成小米米小的黑點，甚至想把你也熔化成黑暗。在前幾天夜裡還好點兒，無聊了可以和牆外頭的傢伙們聊聊天兒，扯一批淡。現在他們却都在離開校牆十步開外逡巡着。

在過去，家庭，社會，窮困以及其他一切雖然也會經給過我許多苦痛，我總還沒有經驗過饑餓。現在我總算領略到這種滋味了！假設你要讓我去形容出那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滋味，那你可是和我故意爲難。我找不出和適的字眼來形容。因爲我現在剛吃了狗肉，把那種並不怎樣令人惋惜的記憶被狗肉給排擠出去了。

昨天黃昏的時候，我正在西邊塔下站崗，餓得我眞反

惜勳起來了，我心裡想：與其生生餓死，那如跳過牆去被殺死痛快？後來越想越覺着我這種想法比一加二等於三都對。於是我真個爬上了用桌子靠着牆搭成的防禦工事，才打算向外跳，却連桌子帶人又摔到牆裡的地上。我立刻不省人事了。後來我彷彿看到面前立着個人。定睛一看，原來是曹大生那個傢伙。他的臉綠得像一片樹葉兒。平常最好開玩笑的他，現在也那麼樣銷沉了，嚴肅了。他像一根木樁似的直立在我面前，一動也不動，也不說話。後來我生氣了。我覺着他那麼呆呆的立在我面前是惡意地。那差不多是一個侮辱。我想罵他。但是。還沒等到我想出足以中傷他的要害的字眼兒，他却開口了，嚴肅的：

「你說我是個什麼？」

「你問我是什麼意思？你高興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由得大怒起來，心想：我這會可找到發洩冤氣的對象了。

「不。」他更其鄭重地向我近一步。「你看着我像一個混蛋不？你如果說我不像，那比什麼都傷我心……」

「你呀？」我從地上爬起來，竭力摸做着資產階級的

高傲派頭兒，輕蔑的回答他：「哼！你那裡够得上混蛋的資格！」

我不平的從地上爬起來，憤憤的向辦公室走去。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懷着什麼目的。曹大生那傢伙不聲不響的尾隨着我。

我們倆都到了辦公室，屋裡有幾個黑影都堆俯在桌子上。一種毀滅的幽暗帶了病容包圍着他們。他們並不因為有人走進去移動一下，彷彿他們並不是什麼有生命的東西。

「我找曹銀星！」我大聲的喊。我自己都被我那種聲音震恐了。

幾個堆俯在桌上的黑影都衰弱的移動了一下。

「發生了什麼？」這正是曹銀星的聲音，非常憂慮的聲音。隨了這聲音而來的是兩道憂慮的惶惑的視線在幽暗中閃閃發光。

「請求你的懲罰！我幾乎跳出牆去投降！」這意念是一陣清風似的颳進了我的腦子。

「不，」曹大生焦慮的。「他說謊！我作証，他沒有那樣作！然而他反動，因為他說我不是混蛋！」

「不，」曹銀星姐姐般溫柔的拍了我和曹大生的肩；  
「你們是餓了，誰都不反動。去，回到你們的屋裡休息一  
下去吧……」

是的，我們餓了。我們都餓瘋了，都餓得成了混蛋了！

甄涼塗氣勢洶洶的走了來。只有他仍舊是這樣勃勃有  
生氣。彷彿餓在他身上失掉了威勢。他一走進屋就焦急  
的說：

「不得了！吳永年被狗咬傷！狗們全餓紅了眼，見人  
就咬。怎麼辦？」

「我們與其被狗吃了還不如吃了牠們。」曹銀星苦笑  
着：「人傷得怎麼樣，重不重？」

「不要緊，就只是腿被咬得出了血。我也是這麼想，  
省得以後再有人被咬傷。那麼，明天一早就把牠們都打死  
吃了吧？」甄涼塗說着就大大的嘔了一口口水，似乎在嘔  
着狗肉。

今天一清早，很多人都聚集在廚房西邊的小院裡。他  
們都衰弱得不得了，七八天沒有盥洗臉上的青春的紅潤已  
經減退了，另換上的是病容，是憔悴。眼窩和兩頰都深深

的陷下，頭髮蓬亂得有如一團茅草，眼裡燃燒着的是由其  
同信仰煥發出的堅定，是由餓餓所施與的苦痛，是被壓迫  
出的憤怒的光。在晨曦的晨光下看來，這簡直不是一個人  
的羣衆，而是一個從地獄逃出來的鬼的羣衆。和這不相關  
和的是他們兩嘴角掛着的苦笑。這苦笑所表示的意義是：  
「我們將要吃狗肉了」。至於我現在變成了怎樣的一幅面  
孔也不難看到，因為眼前每個面孔都是我的寫照。

「我們用什麼方法把他們打死？」大衆這樣叫喊着。

「用木棒！」

「不成！我們打不死牠們會被牠們吃了的。」

突然，這種混亂的聲浪被牆外邊一聲淒厲的軍號响鎮  
壓下去。接着就是嘩啦嘩啦的上子彈和上刺刀的聲響。

我們都本能的呆住，不約而同的移到牆根下，幾乎每個人  
的心的悸動的聲響都可以聽到。憤怒的血在血管裡奔流。  
他媽的牆外邊的傢伙們以爲是我們將要殺他們。於是我們  
都狂暴的咆哮起來。

「牆外頭的傢伙們不要害怕！我們並不打你們，是打  
狗！」

「他們就是狗，走狗！」

「不，他們是狗孫！」

「他們是帝國主義者走狗的儿子！」

「不要緊！」曹銀星從人羣中跳出，高舉起兩臂鎮壓住人們，登在一個板凳上向外高叫着：「牆外頭的弟兄們不要誤會！我們是被你們弟兄們圍困得沒有東西可吃把狗打死吃了，並不是對你們弟兄們有什麼惡意的舉動！我們都是弟兄們。我們都是在統治階級壓迫之下，在饑餓壓迫之下的窮苦的弟兄們！」

這時有幾條狗也跑到牆下向牆外狂吠。可憐的東西們隨了我們餓了七八天，這時仍舊幫同我們向牆外叫喚，却不知道我們正計劃着殺死牠們來充實肚皮。我的注意完全專注在那狂吠的狗身上。忽然，我發現狗的數目少了許多。等我再一注意，那隻綽號叫 Mrs. Nobody 的黃母狗也不見了。這很奇怪，在平日——這是我這幾天才注意到的——只要是有兩隻狗叫，所有的狗都要叫起來的。爲什麼沒有其他的狗來響應現在叫着的這三隻呢？於是我們同了小胡兒到操場去找。我們每人拿了一根木棒，防備被牠們咬傷。

志剛，你猜怎麼着？好傢伙，真新鮮！在校南頭兒樹

林子裡頭隱約看見幾個人不知道忙着什麼，又走了幾步，

小胡兒就大嚷起來：

「狗，狗。他們正剝狗！」

可不是，已經有兩隻鮮血淋淋的剝好了的狗倒掛在樹上。我們跑近前去一看，原來是黃振聲，關家學，趙鴻賓那個大肚子，吳佐善，章東泉幾個人。他們正在興致勃勃的工作着，滿手塗着狗血。一股腥臭的氣味漂浮在樹林中。他們這幾個人正是今夜在操場值班的糾察隊。

「去，快去叫他們在廚房預備，這兩隻可以下鍋了。」

「大肚子那傢伙用袖頭抹着汗指揮我。」

「什麼時候打死的？」小胡兒問他們。

「那裏還用得着什麼打？這都是被牠們的同類咬死的。」關家學連眼皮也不抬，仍舊熱忱的工作着。就是他帶勁兒，一身白制服幾乎塗滿了狗血。看神氣，他是屠狗的老手。

「去吧，不要在這裏看熱鬧了！」黃振聲用他那蠅子似的聲音吩咐着。「趕快把那羣懶傢伙們叫起來劈點兒乾柴預備煮。人家在這裏忙了半夜，他們還睡！這羣懶得屁股裡生蛆蟲的傢伙們真欠餓死！」

我對他說我們正在廚房西邊的小院裏計劃怎樣打狗。

「混蛋！」他咆哮着：「誰能打？你還沒有打牠，牠就會先來咬死你。沒看見狗們都餓瘋了嗎？不到兩天，全數的狗不是被牠們的同類咬死，就會自己餓死的！」

於是我同小胡兒跑回去把這消息報告之後，就忙起預備煮狗的事情來。後來我們又在北樓後發現了兩隻死狗。我們一共煮了五隻。這會才發現出狗肉比世界上一切的肉都鮮美。

四，七，一九三二。

#### 第四信

在外邊我們的人轉托操場南頭的住家從窗洞給扔進一個字條來，說是從北平募來了一部分款，看用什麼方法買到糧食輸送進來。我們商談的結果，派兩個人到外邊去接洽，就在昨天夜裏，糾查隊長甄涼塗帶了大肚子趙鴻賓化裝成兩個農人從操場南頭住家兒的短牆上爬過去。本來，我們都不主張甄涼塗出去，可是，別人又不能去，因為大部分人還很幼稚，作事情不機密。又有一部分，也許是因為吃多了狗肉的緣故，都害着胃痛。

那天夜裏是陰天，黑暗得如同墳墓。一部分沒有害胃

痛的人都臨時加入糾察隊。我們那一隊被派在操場。同時在操場戒備的還有兩隊。我擔任總隊長。把守操場的便門。在操場戒備可不比別處。別處有險可守，同時又有防禦工事。操場裏只隔有七八尺高的短牆，隨時都有危險。本來在早先。都不重視操場，在必要時，也可放棄。現在突然增加了重要性，因為和外邊能通消息的信路只有這一條了。所以在操場戒備必須特別留心，誰也不能像往夜似的高聲談話。這關係二百多人的生死，如果再沒有外邊的糧食接濟，我們只有等死了。

第二天上午一時左右，甄涼塗和趙鴻賓回來了。他們仍舊是從操場南頭的住家的短牆上爬過來的。據他們說，已經買好二十袋麵粉，兩包大米，約定明天上午四點半由我們外邊的兩個人化裝成學徒壓着車，從南關，沿了門外的馬路送來。我們聽了這消息都高興得流出眼淚。如果在往日，我們一定把甄涼塗和大肚子高高的舉起來歡呼一陣。

「先不要這麼高興，我們怎麼把糧食運輸進來呢？」曹銀星在黑暗裏用他那慣用的反問口吻說。那傢伙的特長是專會打人的高興。



經他這一問，大家都瞪了眼。是啊，我們怎能運輸進來呢？外邊的傢伙們只要不是木頭人，他們一定不允許我們好好搬運進來的。於是，那一袋袋在眼前跳舞的雪白的粉，又變作一隻一隻的白鶴似的東西飛向黑暗裏消滅了。

大家直討論了一個多鐘頭，才決定了運輸的方法。我事前對於這方法是很沒把握的。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之下，所謂「把握」這東西，完全從我們身上被剝奪了去。

方法一經決定，立刻把全體都招集在一起，重新分配工作。凡是身體比較健壯的，都編入臨時運輸隊。其餘身體比較衰弱或害着輕微的痛痛的，暫時組織成臨時糾察隊在牆四周警戒。臨時運輸隊一共是一百二十人。其中有七十個人是護衛隊，每個隊員相持有木棒一類的武器。

時候將近上午三點，黑暗漸次稀薄起來。東天角發出銀灰色。建築物的輪廓漸漸明刻起來。天空上是幾個疏朗的星。周身被侵襲着的是天臨明以前特有的那種清冷。

雖然一夜沒睡，我們不但沒有感到疲困，反倒興奮起來。彷彿如臨大敵似的緊張着，顫抖着，等待着。誰都沒有說話，甚至於連大氣都不敢出。眼睛雖然張大着，却茫無所見。因為我們全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耳朵上，屏息諦聽

着門外的每一個極細微的動靜。稍微把注意力緩散一下的時候，感到天色突然明亮了許多。人們的面貌可以分辨了，走廊的顏色可以看清了。建築物又板起它那熟識的面孔了。

又等待了個不耐煩等待的時間。甌涼塗老鼠似的躡着脚出現了。他輕輕的走近大門用細小的聲音說：

「大家預備！車已經過了廣福橋！」

他彷彿帶來了強大的電流散佈在大家身上，即刻使人全身劇烈的顫抖起來，捏緊了拳頭，提着氣，咬着牙，脊背上津着冷汗，恨不得即刻衝了出去。

「大家要小心，誰也不要輕舉妄動！我們只有抵抗，不許進攻。我們的目的在搶得糧食。」他用低沉的，堅定的聲音囑咐完了之後，又輕輕走了。

沉重的大車聲響遠遠的傳來。那車似乎軋榨着每個人的神經總樞。車聲愈來愈近了，愈來愈清晰了。還混雜着鞭打倒牲畜的劈拍的聲響。

在極度的緊張中又過了四五分鐘，甌涼塗又出現了，他躡着脚走到人們跟前又用小聲說：

「記清！我一吹哨就開門！」

他從腰裏解下鑰匙來，輕輕的開了鎖。兩個把門的人握了門的把手預備着。門外邊清晰的響着車輪軋着大地的聲響。只聽一聲尖銳到令人的血液都停止流動的哨子的嗚叫，澎的一聲，大門開了。一百多個人，彷彿河堤決了口的急流，一下衝了出去。護衛隊即刻從大門兩旁牆根下面，向外取了包圍車子和運輸隊的形勢。

馬路對面幾個才從瞌睡中驚醒轉來的傢伙都兔子似的楞了起來。突然，其中的一個提着鎗非常迅速的跑向對面的帳棚裏去。那傢伙大概是請示怎樣處置我們的命令。

「加油呵！」我們非常匆忙的搬運着。

「趕快搬！」甌涼塗哪喊着。

「砰！」麪袋墜在地下崩毀了，雪白的麪粉散漫在泥潭裏。

「不要管它，快搬！」

突然，一聲淒厲的軍號聲急促的叫了起來。那傢伙們都提了鎗從各方兇暴的向我們衝上來。正好我們把最後的一袋麪搬到門裏。又是一聲哨子的嗚叫，護衛隊都撤退到門裡。大門澎的一聲又關閉了。壓車來的兩個化裝成學徒的人和車夫遭了一頓毒打之後被捕了。除此之外，我們完

全勝利。

「呼啦！呼啦！」大家歡呼。

「舅子們，非打他媽的這羣小舅子不可！」那傢伙們在大門外叫罵。

我們是怎樣的高興呵！我們又了糧食了！

五，七，一九三二。

### 第五信

志剛，現在我們又被囚在另一個地方了。

我們一共是二十一個。本來我們一同被捕的一共是二十八個。曹銀星他們一共十七個已經被提到法院受審判去了。現在我才知道統治階級對待我們的手段太殘酷了，毒狠了！一經想起六日早晨的事就憤恨到萬分！

就在運輸糧食的那天下午，操場南頭那家往家的全家人都被捕了，房子也被沒收了。牆外頭的一部分傢伙們從窗洞爬過來佔領了我們的操場。從此我們和外邊通訊的道路完全斷絕了。

操場失守之後，我們即刻感到天地更加狹隘了。同時，空氣馬上緊張起來，彷彿刺刀已經接觸到我們的胸上來的那麼緊張。最奇怪的是，我們似乎有了什麼預感，都惶

恐起來，意志還不如沒有得到糧食以先那樣堅定。在人們的臉上都描畫出惶恐不安的心情和患得患失的煩燥，彷彿各個人的心裏都這樣說：

「怎麼辦，怎麼辦，操場也失了……」

晚上在糾察隊辦公處開會的時候，甌涼塗劈頭就糾正這種錯誤。他說：

「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生死關頭，我們更應當鎮靜！如果我們自己先慌了起來，結果不用外邊攻擊，我們自己就破裂了！操場失了，不要緊，和外邊通訊的道路斷了，也不要緊，最要緊的是動搖我們的意志！更要緊的是緩散我們的團結！現在，我們的處境，和前幾天比較起來，並不艱難。至少，在最近我們有糧食吃。想一想我們前些日子餓餓情形吧，世界上還有那種艱難嗎？那幾天能度過了，以後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我們都能克服了它。我盼望大家還要格外的鎮靜！尤其應當注意的是今天夜裏的防務。外邊在今天夜裏恐怕要向裏進攻。今夜我們全部都加入警戒，留下少數睡覺，預備天明以後換防。」

散會之後，我們馬上就去佈置和操場相隔的牆下的防禦工事。在牆下挖了一道陷溝有四五尺深。溝岸上堆積了

許多殘磚斷瓦。這些都是在深夜的黑暗中作成的。

四週的牆下，每隔五步一崗。並且在棍棒一類的武器之外還預備了許多月琴，二胡，簫一類的樂器弄混睡，同時也可以讓牆外的傢伙們知道我們有嚴密的戒備。

夜的黑暗是濃重的。牆外深黑的樹木一動不動。天空上密佈着繁星。從城裏和車站時而傳來一片雜亂的市聲。外邊喳喳的亂成一團的是那傢伙們的步履。時而還有一兩聲鎗托觸地聲向我們示威，彷彿對我們說他們拿的那是鎗，能殺我們的鎗。

樂器是預備下了，同學們也沒有心情去奏弄。就是奏弄，也奏弄不出腔調來，也不過是亂吹亂彈一陣就扔下。不料，這種不成腔調的奏弄，竟感染到牆外的軍警。他們竟呼呀嘰嘰的唱起小調兒來。突然，牆外頭鑽出了一聲嚴厲的叫喊：

「不許嚷！」

同樣的聲音從牆外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人口裏發了出來。這反應是死樣的沈寂封鎖住整個的夜。

過了不久，喇喇嗶嗶的叫罵又從牆外傳了來：

「臊他個娘！剛玩够了，小娘們就跑到這裏來瞎叫喚。」

「」

「他們到處都有尿臊。咱們連他奶奶的尿味都聞不到

「」

過了一會兒，大家都被睏倦抓住了。無論牆裏牆外，都被夜的沈默給壓迫得毫無聲息。就這樣一直支持到第二天上午兩點鐘，我們被睡醒了的一部分人替換回去。剛一倒下，馬上就睡着了。

突然，被一陣緊密的哨子的鳴叫警醒，我們從床上跳起來跑去集合。這時天色已經微明。

「嘖拍，嘖拍嘖拍!!!」鎗聲清脆的傳來。

「殺!!!殺!!!」野獸般的喊聲震盪着。

我們本能的又折回去拿我們的武器。

「嘖拍，嘖拍嘖拍!!!」

這時一羣野獸似的拿了鎗向我們衝來。我們又倉惶的折向北跑。我們的一部分人一面和兵們肉搏着，一面迎頭向我們跑來。這時，有幾個人已經應了鎗聲倒在地上。

「嘖拍，嘖拍嘖拍!!!」

從後面又跑來了一羣野獸似的傢伙向我們衝來。我們不約而同的向他們衝上前去。鎗彈雨點似的向我們射擊。

「殺!!!殺!!!殺!!!」

又是幾個人倒在地上；鮮紅的血從他們身上流出來，淒慘的呼喊聲從他們口裏喊出來。我們又本能的向大門跑去。這時嘖嘖拍拍的鎗聲響成一片。大門已經開了，門外擠滿了雪亮的刺刀。我們瘋了似的沿了牆向北跑，隨處都有受傷的或是已經死了的人躺着。北牆的轉角已經被折開一個缺口。我們就從那裏竄了出去。突然，從缺口兩旁的牆根下跑出來了一羣穿灰制服的傢伙。我們一羣五個人就這樣被捉了。我們的手被繩子細縛住。鎗聲和喊聲仍淒淒的傳來。

我們被關在一間小屋裏。門外被十幾個武裝的傢伙把守着。小胡兒嚇得直哭。趙鴻賓黃着臉。圓睜着兩隻恐怖的眼失了知覺似的直立着。仇鳳洲的臂上受了傷。殷紅的血從撕毀的白制服的袖管裏流了出來。劉永純一聲不響的低垂了頭倚在牆角。他彷彿像個死人。我的全身被極度的戰抖強制住，心跳動得幾乎從口腔裏跳出來。我們的人應了鎗聲倒下去的那種姿勢仍舊在我眼前。血啊，是那樣的殷紅，殷紅到令人眼暈。

鎗聲已經平息下來。不知什麼時候太陽也出來了。又

過了個很長的時間，我們五個人被塞在一輛轎車裏，在幾十個武裝的傢伙監護之下，被運到我們現在被囚的地方來。

先後被送到的一共有三十八個。到了夜間。曹銀星他們一共十七個被押到法院去受審判。據說他們是案情重大的。

我們在這裏又被拘禁了兩個晝夜。今天上午又被捉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王元洪，一個是馬雲，他們本來是留在外面的，才從旅館被搜捕來，據他們說六號早晨當場被殺

死的有章東泉，王蒙環，史純江，馮綉休。陸晴溪，張可辰等十五人。受傷的有梁棟生，黃振聲，承西洲，卞隆棊，甄涼塗，趙樹森等二十六人。失蹤的——一說是被活埋而不許宣佈——一共是七十多人。其餘的都逃掉了。昨天下午。甄涼塗和趙樹森又死在醫院了。據王元洪說：昨天下午，他親眼看到那傢伙們在每個當場被慘殺的人手裏塞上一隻手槍然後給五個屍體攝了影去。志剛，你看看統治階級的陰謀吧。

八，七，一九三二。

# 低 懇

紫 揚

容許我有一次地申訴，我并不要想着求得；  
假如你同情我底苦辛，包容這漫然地唐突。

你也許早就明白，也許你根本一絲兒不曉，  
這已經不是一年，不，想起來比十年還早；  
你還是個垂髫的孩子，還不通達人世底愛憎，  
你姐姐那位伶俐的姑娘，引逗着你玩笑。  
是，我那時就愛你，但是你底眼裡只有天高，  
我那時也不敢向誰懇說一下心情，枯萎了愛底根苗。

離開故鄉後，我們不相見，那姐姐已經出嫁了。  
我娶了個婆娘，我心裏着實對她不起，這，

這那裏能怨我，和牠本來不相識，我只自己知道  
我不愛她。那時也常想起你，這使我衰老。  
年歲雖則還不大，我是快樂橫棄了的零餘，  
我還妄想什麼；你那時是天上的一枝天桃。

誰胆大敢妄想娶你作妻，世上沒有人有那樣的勇氣；  
我愛你，想起來很想拚個死；奈何你像是沒有心意！  
我又是那麼一個有婦的人，天哪，誰知道我底苦。  
那個婆娘死了，終於。我恢復了愛人的權利，  
我明知道是死路，我要走上去；你也許知道罷？  
我曾向你求婚（註）打落到失望的深淵了，不允許。

也許你知道，也許你同意，我不敢想那樣的事，

如果，這還是欺天想，天可憐我底至誠，夫妻，我們配作了夫妻。地獄有十八層，算是我沾污，沾污了神仙，我死後請願到，到那十八層的地獄。你那時還是一片純一片真，無斜念的孩提，不，聽說你那時十八歲了，還不知人世底崎嶇？

如今我想，這又是幾年後了，我想着你。

爲了你，爲了我，這不同地艱難的四圍，這句這句衷腸話，有一千次一萬次想說，沒敢提。

你聰明，你能在我底眼裏，寒暄書函底字裡行間，見，一顆心，活躍着，渴望着，隱忍着，受難，想，真是也不怕天雷打，想向你探一探消息。

我還不是有婦的人？我不想什麼遂心地魚水得意；這顆心十年來并沒得安放，誰知道？我爲你？

我是這樣地顛沛，這樣地給時間催迫着，少，壯，老，這以後還有什麼？我怕，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我怕你或者也愛我。我怕你罵，罵我冰一般地，沒有情意。天哪，我不敢屈心。

容許我有一次地申訴，我并不妄想着求得，假如你同情我底苦辛，包容這漫然地唐突。

一九三三春，四月。

註：按故鄉婚事，當事人（尤其是女子）無自由，須向家長問訊，故本人未必能知。

## 口 供

徐 盈

「人民委員長，你叫我說點什麼，證據已經拿在你們手裏，我再多說點還能有什麼補救？你們成功了，我就成了囚犯，勝者王侯敗者賊，假如我們再勝了呢，那一定：

……  
「人心是向着你們的，我怎麼會不知道，這年頭，真不知道從那裏竄出來的這麼許多壞蛋，人心慢慢變壞了，誰也對於眼前不滿意，我們一家老小仗着吃租活的人，這千數年來的鐵飯碗，就叫你們一拳頭打破！

「沒有你們，我一定能够大學畢業，或者，也許到外洋走一趟，回來後，別的不敢說，弄個職業總不會發愁，可是，你們這羣婊子生的，活活地把我一家殺盡，我的眼睛噴出火來，我咬着牙想，我得報仇，我得報仇！可是我

活到現在，明白這仇是無論如何報不了，我的努力，只是雞蛋碰石頭！

「人民委員長，怪了，讓我心平氣和的，你知道，我好久以來就心平氣和了，你告訴我，這年頭，是不是要有一個大翻身呢？爲什麼這翻身早不來，晚不來，非要輪到我的頭上不可，讓我這麼受罪！在過去，人民委員長，我想殺你，我想吃你肉，我想把你燒成灰，揚到四處，可是，我現在明白了，你們是殺不完，吃不完，燒不完，你們每個，我這樣想，每個都是人民委員長，你們自己爲自己在幹事情！滅了你們，除非是老天爺！

「想一想，我就心平氣和了，可是我永遠不會忘了報仇，只要有機會……」



## 二

「我不是只得中途廢學了嗎？腰包裡一個銅元都沒有了，人窮了，沒人理了，會館裡也把我趕出來，我站在大街心，走幾步，停一停，走幾步，停一停，我到那裡去呢，不知道。」

「恰好，招募修汽車路工人的旗子過來，我就跟着那旗子走去。心想，這也不錯，修好汽車路，打土匪，一直打倒瑞金！碎了他們的老窩。」

「人民委員長，你聽清楚呵，這時候我可是從學生變成了工人了。」

「工人的生活是人幹的嗎？皮鞭子在我背上很脆的響着的時候，我用手抹一抹臉上的汗，我把眼睛拋到東南方去，我看那方面，我明白了，你們是怎麼樣起來的。」

「爲了恨仇，人民委員長，這苦我是一忍再忍的嚥下去。」

「恰好，你們的運動員來了，來組織了，好，我奇怪你們的眼力，怎麼會一眼便把我看上了，也許是念過幾天書的人總有點特別吧，那個傢伙把我拉在一旁，問我，你滿意你的生活嗎？」

「我的天爺，我滿意？我怎能滿意？我骨頭痛，全身發腫，腿肚在轉筋，太陽曬的，起了滿頭的火泡，我於是把拳頭一舉，吼了一聲，決不再忍受！說這話時，我可是真心話，沒虛假。」

「可是我們修好了的汽車路上，成群結隊的難民逃到省城去的時候，我可就想起了我的家，這一想到家，我冷笑着，心說，好好，先殺兩個報報仇，管他媽的朋友不朋友？」

「人民委員長，你們真是天助，遍地是乾柴，只要一星星兒火；你們的一星星兒火，你知道這力量够多麼大？」

「半個多月，幹部就成立了……」

「又半個多月，議決響應土溝下陳家的暴動！……」

「我一見事機成熟，我就偷偷把人名冊提出來，到軍隊處告了密，人民委員長，你猜軍隊怎麼辦？」

「你永遠想不到的，他們會把我拘起來了。」先扣着這小子，他們說。我心想，萬幸，他們還沒說槍斃這小子呢！

「後來，司法處一問我，一聽口音，是鄉親，很近很近的。他就放了我，並且告我說，別那麼傻了，現在是誰

也不打，誰也不管，何必順了老×的心，拿雜牌削滅雜牌呢，犯不着，而且弟兄們也不聽說，官長的勢力越來越糟！

「他們便把我放了，那築路的地方我當然不敢回去，我就只好跑回省城裡去混……」

「人民委員長，你替我想想，我那時是怎樣的一個滋味？」

「……………」

### 三

「不要笑，我於是就真這麼劫起來了。」

「真怪了，越是窮人越有義氣，他們真能幫助自己的朋友。」

「人民委員長，你們不要看省城佈置得這麼嚴，兩道城牆，三重電網，還新掘着護城河，你猜城裡怎麼樣，天黑了以後，馬路上單身人不敢走，那是咱們的世界。」

「巡警嗎？巡警有什麼用？四隻手鎗對着巡警一比，趕到僻角去，剝了他的制服，穿着作買賣去！」

「不要笑，你聽說過巡警劫銀行的新聞嗎？可是省城

就有，天天有，只要銀行一不留心。

「人民委員長，你曉得，我們這行買賣不易作，我們劫了別人，軍人又成羣結夥的劫我們，天天夜裏槍響，好在人們聽慣了。」

「我們呵，黑暗的主人，就是有一個信條，什麼都不信，如果。——那麼省城早是你們的。」

「怎麼，你們是不屑要嗎？這就怪了，我不明白你們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什麼整個計劃嗎？」

「我們劫汽車，所以我也學會了開汽車。」

「人民委員長，我告訴你，那時候我也沒忘了報仇，我是忘不了的……………」

### 四

「就憑着這點兒學識，和一手開汽車技術，我就考進了運輸隊。」

「我運輸軍械，運輸軍糧……………運輸特別不准回頭看的東西。」

「人民委員長，我奇怪他們為什麼不准看，現在，我明白了，那是成堆的屍首，你們的兄弟們的屍首。」

「夜裡是專門幹這種事，尤其是沒有星星的時候。」

「他們是防備着我變，其實，我不變呢，我高興這樣幹，我是藉着別人的刀來復仇，我高興得笑。」

「我的身旁坐着一個軍官，舉着手槍對準我的頭，我的開停都是聽着他的命令。我的身後是有兩個武装的士兵，坐在軍棚上瞭望，那長長的軍棚裡裝着很重很重的東西，於是我開着走。」

「一共有五輛卡車來回走。」

「從××司令部到江邊，有人往船上裝運，不知道弄到什麼地方去，每星期總有這麼一次。據說，拋到海裡去。」

「一切都是黑暗中，我有一次回頭偷眼一看，啊，那裡面一陣一陣地吐着臭氣，人多得如包裡的鱸魚，可是都是死的。天啊，我有一次都心裡不大好受，怎麼那麼多的屍首呢？」

「人民委員長，你們也是這樣的殺我們嗎，我想，這樣殺起來，恐怕要有殺完的一天。對於這樣殺。當初我還有點痛快，後來，我不笑了，我不再高興了，因為我知道了內幕。」

「他們殺的人，主要的，也是我的家人啊，難民羣逃到城裏來，趕是趕不出去，留着怕將來是禍根，於是沒有第二件辦法，只有殺！」

「還有呢，就是我在呆子時期，作告密的人。」

「還有呢，就是他們看着不順眼的一切人。」

「還有呢，……」

「人民委員長，我想我真是空事興了一陣，我知道我是從兇的一個了，不過。我也沒有什麼後悔，我仍然開我的汽車。」

「我還是隨時準備復仇！」

## 五

「人民委員長，你的態度真使人感激呵，我謝謝你。」

「人民委員長，你判決吧，我也沒有什麼遺憾。我的

一切是拿在你手裡，你們，一定是要起來的，成功的，我知道，我更知道反抗你們，是等於雞蛋碰石頭，你們是無數的石英的結合。」

「你槍斃了我吧，我一點不恨你。」

「你放了我呢，我仍然要復仇。」

「反正，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一切都明白，都清楚……可是……我非報仇不可……為家庭……為我自己……」

「人民委員長，你判決吧！」

二，十五

# 伴 侶

潤 泉

人物：

洪 輝 二十歲的男子，穿工人衣服。

張艾虹 十八歲的女學生，服裝樸素。

江 俊 青年男子，着漂亮的西裝。

吳 順 公寓的伙計。

時間：冬天的一個黃昏。

地點：公寓裡的一個房間。

開幕：舞臺左右各有一門，右門通到院落，旁有一窗。左門稍小，通到另一間屋子。左門旁邊有牀，牀前一個小火爐正在發出微弱的火焰。右門近處有書桌，書架；書桌上亂放着幾本書。屋的當中放一個小而簡陋的圓几，几上有茶具。旁邊有兩把椅子。

艾：（坐在牀頭，伸出雙手在爐旁取暖。眼望着火焰，現

出沉思的樣子。）怎麼還不來？

輝：（從右門疲倦地走入。）

艾：（發覺輝走入。）回來了嗎？（站起來，迎上去握他的手。）

輝：十小時的工作，資本家在吸吮着窮人們的膏血！（拉過一把椅子坐在爐邊。）好不容易才下了工，誰知道外面又刮着這樣大的風。

艾：（仍回到牀頭烘手。）喂？輝哥，這種痛苦你真不曾受過。曉得了吧？！成千成萬的勞苦大眾都受着和你一樣的苦！這足以增加你的勇氣吧？！

輝：（低頭不語，若有所思。）

艾：輝哥，我雖然不忍看你受苦，但是又不願你對於工作

有絲毫的懈怠。這是我內心的衝突，這衝突使我感到萬分的不安。現在我決定了，你還是領導勞苦大眾來工作吧！我寧願陪你受苦！

輝：（伸懶腰。）噯！

艾：怎麼？倦了嗎？在我牀上躺一會吧！

輝：（突然興奮起來。）不，我不要休息。（立起。）現在我不冷了，也不倦了。妹妹！我一見你，什麼都忘了！我只感到應負的擔子更重起來！（又坐下。）

艾：（望着輝。）真的嗎？那我就滿足了。我恐怕我不足以安慰你；如果有了我，你真更努力地去作，那我就永遠陪伴你，安慰你！

輝：你爲什麼有這麼大的決心？

艾：這完全因爲我對你的欽佩和愛慕！

輝：噯！妹妹，我只覺得你可欽佩，可愛慕。像你這樣年紀的女學生，誰不找一個闊少爺做未來的丈夫，有幾個像你這樣的？並且你拿失學的我，做苦力的我當做你的知己，這不未免太傻嗎？

艾：不，正因爲你失了學，做了苦工我才愛你。我佩服你的勇氣和決心。你的家庭爲了你的這行動，斷絕了你

經濟的來源，但是你並不灰心，却化裝混到大衆中間做更有效的工作。像你這樣的青年，在小資產階級的隊伍裡真找不出幾個來！

輝：這並不算什麼稀奇，在這暴風雨的時代。我呢，也曾一度地向上爬，但是結果全歸失敗。後來又讀了些書，才認清了這偉大的時代。我只恨我覺悟得太遲了。在以往，我在紙醉金迷的環境裡幾乎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走狗，我只希望做一個文學家，藝術家，其實這都是些浪漫的幻想，即使真成了文學家，藝術家，也不過替資產階級傳播些麻醉種子罷了。我也曾和布爾喬亞的姑娘講過戀愛，但是終於失敗了，我的兩個愛人都和闊少爺定了婚，最後我覺悟了，我是沒有錢的人哪！自從參加這種工作以後，不久就和家庭脫離關係。

艾：輝哥，在你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我就愛你，但是我終不肯對你有一點表示：一來知道你已經有了戀人，二來那時我們的思想不相同。爲着這事我常常憂慮，誰知道你的思想竟暗暗地有了轉變！現在好了，我的目的總算是達到了。輝哥，你不是說過你愛我嗎？

輝：是的呀！（立起。）

（他們兩人擁抱住）

輝：我愛你！

艾：我也愛你！

輝：妹妹，我們的這種生活能夠長久嗎？

艾：（擁抱得更緊，頭垂在輝肩上。）怎麼不能長久？我

永遠愛你，只要你不放棄我們的工作。你還懷疑我嗎？

輝：我對你沒有半點懷疑。我們所幹的事業太沒有保障了

。你在學校裡工作說不定甚麼時候就要被捕。我呢，更不知甚麼時候就被槍斃！到了那時我們就不能長久相愛了。

艾：喂，輝哥，難道你爲了愛情就不工作了嗎？

輝（停一會。）不，絕不！

艾：那麼，那麼我們只好幹一天說一天！白色恐怖是這樣的厲害，我們的生命那裡會有保障？我們只要防備敵人的暗算就是了！

輝：可不是嗎！統治階級非打倒不可！昨天有十七個大學生被捕了，你知道嗎？

艾：我怎麼不知道？捕就捕，殺就殺。斬是斬不盡，殺是

不絕的，愈壓迫得厲害，我們愈反抗得起勁！

輝：話雖是這麼說，我們也該防備一下了。（指書桌上的書。）警察快要檢查公寓了，你這些書，應該藏的趕快藏起來吧！（走到書桌旁，把書一本一本本地拿起來看。）

艾：那都是我收拾起來預備放在同學家裏的。

輝：（從書中翻出一張印刷品來。）哦！這張是什麼？（默讀印刷品。）

艾：（望那印刷品。）那是上次的那張宣言。

輝：還留着呢？燒了吧！（在爐口上燃着印刷品。）

順：（從右門入，對輝說）江先生找。

艾：真討厭！你就說我出去了。

順：我說了，他不相信，他一定要見。

艾：叫他進來吧！

順：（走向右門。）

艾：回來回來！（向順耳語。順會意，出。）

艾：（向輝揮手。輝皺眉，走入左門）

艾：（整理書籍牀鋪，嘴裡故意哼出小調。）

江：（由右門入，脫帽向艾深鞠一躬。）密斯張！（左手持帽，右手與艾相握。）今天沒去上課嗎？

艾：今天是星期呀！哈哈！

江：對呀！

艾：密斯特江忙得連日子都忘了，哈哈！請坐請坐！

江：不客氣，不客氣！（把帽子和圍巾都放在書桌上，坐

到椅上。）

艾：今天密斯特江怎麼這樣輕閒哪？（坐牀邊。）

江：我早想拜訪密斯張，總是沒有工夫，今天特意來看密

斯張的！

艾：嗚！那可不敢當！怎麼今天不陪密斯張看電影去？

江：密斯張？我不大喜歡她，不過我們有些親屬關係，我

不得不敷衍敷衍她。

艾：那麼密斯張？

江：密斯張？我更不喜歡！

艾：你到底喜歡誰？

江：我嗎？密斯張，我只喜欢你，哈哈！

艾：（拿半怒的眼光注視江。）哦！密斯特江，請您莊重

些！

江：（默默無語，低頭注視自己光亮的皮鞋。稍停，隨便

地用口哨吹一佩短歌，用腳踏着地當做節拍，室內漸

漸轉暗。）

艾：（走到圓几旁邊，整理茶具。回過頭來，面向江。）

密斯特江，您來得不巧，茶葉剛剛用完了。（走回牀

前坐下。）

江：（沒等艾說完，搶着說。）密斯張，不用沏茶，不要

客氣，以後我常常來的。

艾：歡迎歡迎！不過密斯特江一定會失望吧？

江：怎麼呢？（打量艾。）

艾：我又不會跳舞，又不會彈鋼琴，又不喜歡看電影，更

不會溜冰！

江：跳舞，彈琴，溜冰，看電影，我早都厭倦了，不過偶

爾還玩一玩。我的嗜好已經轉了方向，我現在只歡喜

能幹的女子，像密斯張那次做主席，說服了多少男同

學，真讓人佩服！

艾：但是那能夠每天開會呀？一不開會，我雖是英雄也沒

有用武之地了。

江：密斯張，你說你不會跳舞嗎？（立起。）我來教你跳



舞吧，妹妹！（走向艾處。）

艾：（慌忙走開。）喂！天黑了，怎麼還不開燈？（走到右門旁，開電門，總沒亮。）

江：不用開燈！（追到艾處。）黑暗一點好，這多有詩意呀！

艾：（驚恐地。）不，我最怕黑暗！

江：小妹妹，給我一個吻吧！（抱住艾，欲行接吻。）

艾：（頭向後仰躲，以手攔住江。高聲喊。）伙計！開燈呀！伙——計！

江：（趕快鬆開艾，聽到門外的脚步声，急忙走到書桌處，翻開一本書就目不轉睛地看。）

順：（從右門入。）又是甚麼事呀，張小姐！

艾：甚麼事？開燈！甚麼時候了還不開燈！

順：開燈？掌櫃的說了，不到七點鐘不能開燈，公寓裡虧空太大，電燈公司逼着要錢，不給錢就要摘電表啦！

艾：少說廢話！這與我有甚麼相干？

順：怎麼不與小姐相干？欸好幾個月不給房錢，掌櫃的要請您搬出去哩！

艾：喂，你不知道這兒有客嗎？怎麼一點面子不講？！

順：甚麼？講面子？我們這是買賣生意！

江：（忍不過了，抬頭望順。）伙計，別吵啦，回頭賞你幾個就是啦！

順：謝謝您，先生！先生，沒有您不聖明的，那兒有住房不給錢的。我們櫃上，煤，電，水，甚麼不要錢買？

江：（現出得意之狀。）得啦，你先開燈，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順：（徐徐退出。燈忽亮。）

艾：（長嘆。）真可恨！

江：（裝做沒聽見，仍舊低頭看書。）

艾：密斯特江，剛才真對不住。

江：（仍不回答。）

艾：密斯特江，生氣了嗎？（走至江旁，手扶其肩。）剛才真對不住！我不過故意和你開一開玩笑，你真生氣了嗎？

江：（突然立起，抱住艾。）我那能夠生小妹妹的氣！（

熱烈地接吻，時間很長。）

艾：（顫抖地。）滿——足——了——嗎？

江：（不答，又接吻一次，慢慢地放開她，坐下低頭看書

。

艾：（轉過身去，暗暗地拭淚。走回牀前，坐下，裝出笑聲。）哈哈！

江：（抬頭望艾。）那傢伙真可惡，剛才我來找你，他一定說你出去了！

艾：你不知道嗎？一切都需要金錢，在這種社會裏沒有錢真活不了！

江：真的。喂，你欠他多少錢？（從夫整的口袋裡取出皮夾，取出鈔票數張。）這十幾元我送給你，你拿去還他，免得和他爭吵！

艾：不，我怎能要你的錢，我不要，你留着罷！

江：妹妹，拿去還了他，免得和這下等社會的人爭吵，失掉我們的身分。怎麼我不和你客氣，你却和我客氣起來？

艾：那我就真不客氣了。（接過鈔票，收到衣袋裡。）

江：本來應該這樣啊！要講客氣，我們還不相 Miss 呢！

艾：（裝笑。）哈哈！

江：（立起。）天晚了，（握艾手。）我該回去了。

艾：（立起。）

江：再見吧，明天我再來看你。

艾：多坐一會再走吧，我一個人很寂寞呢！

江：不，明天我一定來！（抱吻艾。）

艾：那麼明天一定來！

江：一定來！（戴帽圍巾。）我還有東西要送給你。一件衣料，我爸爸從美歐國寄來的。（走向右門。）

艾：（送至右門）不送了！

江：請回去吧！（出右門。）

艾：（驢回來，跳倒牀上。）哈哈！哈哈！輝哥！

輝：（從左門入。）怎麼樣？（坐椅上。）

艾：（跳下牀來，取出鈔票給輝看。）從敵人手裡騙來的錢！（喊）伙計！（把鈔票收入衣袋裡，只留兩張在手裡。）

順：（從右門入。）

艾：這齣戲你唱得不錯，希望你下回好好唱！這兩塊錢給你。

順：（接過錢。）您先留着花吧！（從右門出。）

艾：這十幾塊錢都給你吧！（掏出所有的鈔票交給輝。）  
工人的生活你過不慣，拿去买些吃的東西！

輝：謝謝你，你呢，你花甚麼呢？

艾：我自己還有。

輝：（把錢放到衣袋裡。低了頭，背了手，在房裡踱來踱去。）——（走到艾處。）我總覺得慚愧！

艾：輝哥，這沒有什麼，你不要這樣想！只要你能堅忍耐勞，不要忘掉我們的使命，我就滿足了。

輝：（仍踱來踱去）我非常難過！

艾：有什麼難過？

輝：我覺得對不起你！（注視艾。）

艾：（疑問地）為甚麼？

輝：我剛才看到你暗暗地擦眼淚，妹妹，你被有錢的人欺負了，可憐的妹妹呀，我不忍得花你的錢！

艾：呀，輝哥！這個時代。窮人可以不擇手段地。來取得富人的錢！要曉得，這些錢都是勞苦大眾的血汗。

輝：是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握艾手。）妹妹，在以往，我因為沒有認清我的階級，沒有認清我的使命，兩次戀愛都失敗了，現在竟在你身上找到成功！（放開艾手。）

艾：輝哥，我問你，怎麼叫做成功，怎麼叫做失敗？

輝：以往的兩個愛人都和闊少爺結了婚，這還不是失敗嗎？

艾：唉，不幸的輝哥，我要使你有第三次的失敗！

輝：怎麼；你不愛我了嗎？（疑慮地望着她。）

艾：（鄭重地。）我曾經對你說過，我永遠愛你；我只問你，你是不是還要工作？

輝：怎麼不工作？

艾：工作，就不能結婚，這豈不是第三個失敗？輝哥，你要明白，結了婚就免不了生育；我們這樣窮，有了小孩拿什麼來養活？並且現在的社會裡，那裏有育嬰堂，託兒所，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工作了！

輝：看起來只有工作才能解決我們窮人的一切的問題。我們也只有工作一途了，妹妹！

艾：這不就是明白的哥哥了嗎？輝哥，努力幹吧！

輝：（低聲唱。）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艾輝：（左右手拉成環形——輝左手拉艾右手，右手拉她左手——步行到台的前方，合唱，聲音從低而高，必要時就舉起拳來做堅決的表示。）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幕落——

# 病 院

叔 寒

那一回我們入了那所謂「病院」，  
不怕風，不怕雨，不愁吃穿，  
大家都樂得偷上幾日閒。  
那閒，確也不是偷來的，偷，  
這種閒，着實有些兒險。

## 一 頭入院

灰黑的天，天上有幾顆閃着的星，  
靜，哪能作聲。這沈沈的夜裡，  
在龐大的「中山堂」的一角，睡着我，  
別兩個角上睡着大李和老王；酣，

睡了個香甜。天不怕，門口上有兩位  
全副武裝的老鄉，屋裏還有，有個  
懷揣盒子砲的差遣，差遣象副官。  
從北棚把我們綁到旅部來，這是第八天，  
腦袋沒懶家，還不許睡嗎？睡，  
睡他個白日黑夜連軸兒轉。

「起來，起來，收拾你們底行李！」  
我們又不得不從牆腳下爬起來。  
「糟，莫非今天夜裏，真個要玩完？」  
灰黑的天，天上有幾顆閃着的星，  
風，也刮着撩人心的風。幽靈似的

一些老鄉們，背着槍，托着刀，屏着氣，強睜着渴睡的眼，滿，站滿了這「中山堂」前的破大院，彷彿都嗜着死老鼠，誰也沒一言。

他，那個差遣，不，那個副官，端着盒子，叫我趕快搬；我也只得搬，這個時候，想起來真有些兒慘。

一會兒，又有端着盒子的人，送出了，送出了大李老王，這，我底夥伴，老鄉們排了兩行，那是刀出鞘弓上弦，

中間，把我們也排了一行，老天，「怎麼還得自己抱着行李呢，咳？」

這八天來，我第一次這樣問老王，老王擰着臉兒，看了看端着盒子的人，他嚥了口吐沫，擠了擠眼。

是的，外圍有燈，大西瓜燈罩上，寫着第口口旅司令部。這隊伍，偷偷地移動，彷彿去抄敵人底後路，又像是要襲劫敵人底營盤，這使人

心煩。

一切變得望外了，走過「道前街」，轉向西門內；噫，不去出西門，巧！把我送到了那我們底所謂「病院」。

## 二 入院

悄悄地，穿過小巷，濺轉，

風，只有風，撩人心的風，變這回確只撩動着我們底頭髮；

油滑地，越過房，越過樹，

越過，面前豎立着的大殿，

兩邊兒的木葉給饑饉着在。有風，

那兒，分明地是「口口高等法院」。

頭層殿的紅門兒外，靠西邊，

在這兒，一層層一疊疊，包捲，

我們作了中心，還有幾個生疎的面顏。

等了這麼一會兒，提燈，有人應，

跑來又跑去，換。外層有變換，

這回老鄉們，換了些黑衣白線邊兒，

是法警，仍然在把我們抱捲。

走了，這個送葬式的行列，

刀插進鞘內，槍裝進盒子，

鬆散的，各個臉上撒開了疲倦。

在夜的籠罩裏，我們彷彿上市的豬，

不，這回是買進來的，蠕動着，被人

放入，牆高連天的圈。隆冬空，

鐵門兒打開又關上，進了圈，圈的外層。

「唉」，我們相對着嘆了口氣，

在紅燈的影裏，現了下半笑臉。

法警也早睡他們那半截兒覺去了；

這裡就只幾個獄卒來回地往還，

一個躬着腰從黑屋裡挪出來，

「珩琅」，這第一聲，鐵鏈的響亮。

「還沒問問，就砸鎖嗎？」

「那誰知道，反正比旅部好點兒吧」。

這裏，這時我們握有一刻自由，

這自由就是還可以低聲地攀談。

那兒點上油燈，弧形的案後坐下，

坐下了一位圓圓橫紋臉。也是殿，

這殿不是閻王，是他媽十足的「土地」，

旁邊站着位小鬼，他先叫大李站在殿前。

我看見，大李脫了衣服，隨後又穿上，

幽暗的燈光下，這種景色也真新鮮。

他出來還不叫我，他坐在一張破被子上，

伸開了兩條腿：「珩琅，釘釘釘」。

一付鏡，躬着腰的人，給他釘上腳轡。

老王也出來，站在大李的旁邊，

等着，等着那一珩琅，釘釘釘。

我進去纔會見那橫紋圓圓臉，

「你是□□□嗎？」他問過姓名，年歲

和籍貫。「脫衣裳搜搜，

不許帶錢」。

據說是怕你帶武器和毒藥，防止，防止自殺和越獄；然而「不許帶錢」。不帶也能，我腰裏拿去了兩塊半。穿好衣服，那兒早等着「珩琅」；那兒一座連天的牆，一個深的深的黑口，寂寂寞寞地，吞進了老王和大李。「釘釘釘」，釘好了鎖，這又是學走步，抱着行李，這，這他媽真沒什麼舒服，早有人，打開牆上的口，也叫我活被吞。

### 三 院中雜景

這是一個黑洞，不透風，在那洞的腰裡，脊架上懸下來一粒，那可真是一粒，慘紅。從靜的深夜，撩着風的天空，進來，這股味兒，汗，污，溺尿，攪和着上古的馬糞，毒溼蒸騰。要不是曾經鍛鍊過來，屢，

管保，管保你真個搶不了，鏽，麼擦着腳，有些兒疼，不，這比軋槓子，跪鐵鍊，輕；比起向鼻孔灌辣椒水，更輕。在慘的慘的光下，看不見大李老王，那裡不許說話，除非獄卒問，我走，不是走，是躡。四圍「珩琅」，酣睡，咳嗽裏，時時間雜着一兩下鏽響。

洞道的兩旁有，兩行鐵籠；他，獄卒，給開了西邊兒的一個我低頭進去，早有幾位在夢中。「珩琅」，我這一進去，驚醒了他們給我騰開了一席之地，我放下行李，摸摸腳，腳灣確也有些兒疼，獄卒很機警地又鎖上了這個籠。我捱着的一位，問「鏽，鏽鏽吧」！「怎麼鏽」？「鏽上不鏽腳」。一脈熱情。

「你要因糧嗎？」獄卒底乾枯的聲音，

旁邊那位低聲說：「要吧！」我問，

「什麼秋涼？」「就是棒子麵兒餛子」。

我說「要？」獄卒又說，「不要吧？你不能吃」。

他很快很快地走了，我也俯身睡了。

「你爲什麼不要？不吃可以給窮人」。

旁邊那位又低低地說。「你爲什麼不早說？」

「我說他聽見了怎麼辦？」他又說。

囚糧沒非窮人就不給嗎？

這個疑問使我又轉入新地不安，

他說，「不夠吃，十二兩只有五兩半」。

#### 四 第二天

這一夜，這一夜睡的不安穩，

兩隻腳放在被窩底裏，伸縮，

真有些兒不便，「珩琅」，翻一下身；

「珩琅」，要養一種新習慣，真費勁！

天明了，有人搖鈴，並沒有看見太陽，

還得起來，旁邊的那原來是個舊子，

扯破一片包袱皮，給我纏纏，吊

吊在膝上，這便不磨，這股子感動。

那邊一個穿馬褂的螞蟥臉兒；

二個帶着花鏡的，瘦老頭，

還有那末幾位不三不四的人。

螞蟥臉兒，纔說是團長，

他說：「走路要割圍圍兒；

上床不要跪，那犯忌諱。」——又是一片心

瘦老頭，蒼着鬚髮，有些兒神情，

他說：「我兒子正坐縣長呢，院長

怎麼樣誰！我看你也相貌不凡，

天庭飽滿，地類方圓；不能久居牢籠。」

他持了將鬚子，蒼白鬚子，眼，

擠着眼，架上花鏡，站起身來，

趁着那高高的天窗的光，看，

那是那老板繡像外帶評註的金瓶梅。



「洗臉，放開了東邊見的一趙籠，

「珩琅」，「珩琅」，這回地「珩琅」又有不同，

難踏成一片。人人拿着一塊手巾，

一羣，一層層圍滿了一張木盆。

「會兒，這該他們了，西邊這一排，

放開；又把他們轟回籠去，也是「珩琅」，

一片。一樣地去投向另一木盆水，

水，等我下手的時候，已經變作泥漿。

算了吧，洗的什麼臉，讓誰相女婿！

回來，我見這位瘦老頭，他有一盆，

在籠裏，他幽靜地洗，一盆淨的水。

這使我想起了，「我兒子正坐縣長呢。」

「喝水」，其次是喝水，每籠一砂壺，

「兒子正坐縣長」的，有另外一壺。

發囚糧，等你吃過點心；點心，

當然只有有錢的吃，他們給買，

你吃過了再發囚糧，他才放心。

「五兩半」，這給窮人作一天的糧食，

不餓？那只有天知道！

有錢，有錢也不許多用，他們會說

「化完了怎麼辦」？也彷彿關心你的來日。

他媽那樣地鬼把戲，騙誰？

是爲得給他們生幾天利息。

「土地」爺，他，囚糧並不人人給，

給，也只給五兩半，他媽那個口！

「放風」，一天兩遭叫你入毛坑，

拉屎也不能沒規矩，也要分籠，

各個籠，本來伴着個尿桶。

一號，這是東邊北頭的那一架，

「珩琅」，以後這「珩琅」變作了寂靜，

一個兩個「劃着圓圈兒」的人走過，

總有一個躬着身子提着尿桶。

到我們十七號，也是照例地放，

瘦老頭彷彿沒撒過尿，他，

他總不肯去躬身子，提尿桶。

籠道的南門外，那便是毛坑，

鐵門兒打開，開門見山，嚇，

這扇牆，高到看不見頂！

牆根下，一條窄的窄的空地，

地上雜亂地排着不同樣的糞尿，

不同樣的坑，滿地是黃黑青紅。

味兒，說到味兒，又比籠道和籠裏兩樣；

濃重得使人窒塞，那裏有什麼「風」！

「運動」，這個名兒用的就精通，

改良的監獄，自然要文明；

七天一次。還得等，等「土地」高興。

還好，在四柱泰山高的圍牆裡，

有一塊屁股大的空場，

這兒，可以見到大李和老王，

吐幾口氣，天哪，那樣好的太陽！

轉眼就又回籠，回籠又是放風，

喝水。這陰森森的洞裏，睡，

一天到晚只有點鐘，能有些兒光明；

不睡作什麼，怎麼過去這「一冬」。

這其間，自然，我們也必須吃飯，

吃飯只有少數的人，我也還存兩塊錢。

睡醒，又睡去，睡去又睡醒，

我們那十七號，還特許談談人生；

因為，這我們得感謝那瘦老頭，

他必須說：「我的兒子正坐縣長呢」。

在那邊，也有：談話的音調不平常，

還有，還有人在那裡吸煙，喝酒。

說是那邊的胖子當過大老總；

這以外就不準有動靜，

只有餓着肚子，忍着冤孽，

暗地裡向生命扎掙。動？

那乾枯眸子，要「日他祖宗」。

搖鈴睡覺，這便是夜裡了，

還要點名。這先由獄卒說，

向老頭和胖子，「請別談了，

監獄官這就來，預備着呵，點名」。

點名只許喊「有」，別樣都不成，

那位「土地」，看起來比獄卒

真的，更有些殺氣，威風。

「H他媽，完了」。「兒子坐縣長」的，

這句話，在「土地」走後也頗中聽。

## 五 煞尾

這麼着過，一天又一天，

不怕風，不怕雨，不愁吃穿，

大李老王都樂得偷閒；

這閒，確也不是偷來的偷，

想起來，着實有些見險。

一九三三夏六月二十三夜。

# 沒落

病 高

每天早起，陳士成就把要當的東西送到質濟錢行去。總是因為人太多擠不進去，又原封地把包袱提回來。

質濟錢行是當地一個當舖，唯一的當舖，因為快過年了，每天門口都擁擠着許多人。從一條褲子起到一個狐皮袍子，當什麼的都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付熬磨着的臉色，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每一個人都想望前擠一擠，趕緊把東西送到高櫃台上，從侮蔑中接到出乎意料之外那麼少的一點錢還有一張認也認不清的舊票。但是人們總是擁擠着。就在這個環境中已經使到每一個人都受到一種貧困之外的痛苦。誰能保證人既常常就不受痛苦了呢？每天晚上還有許多提着包袱回家去的；那是在人類社會爭生存中的落伍者中的落伍者。

在許多落伍者當中，陳士成自然也是一個。他已經是好幾天了，總是客氣着擠不上去。等着等着天晚了。回到家裏，看看老妻和兒媳那種期待的神情，他痛惜一天的太斯文，重新又生出一種焦灼來，但是過了一個夜一切勇氣又全消了，這也是老秀才無可如何的一點。

年是一天一天地迫近了，當舖門前的人也一天一天地增多了。以後就有巡警維持秩序。巡警站在大門口，按着人來的早晚而準他們走進的先後。這個時候前面不能擠了，後面還是照例地向前擠。你擠我，我擠你，爭最後的生存。這樣每天晚上還照例剩下許多人。陳士成也總在其內。

回到家裡就是頹然地把包袱一扔，好似把命運交代給什麼似地，冷然一想又沒有什麼可交代的。明天還得照例

地走一趟。

起先他的老妻還不怎樣；以後就有點奇怪了，再後就有點着急了：——

「怎麼老當不了呵？」這樣問了。

「人太多呢！要不你看看去！」

「人多就當不了麼？當不了我們就不用過了！人家就怎麼當的呢？窮到這個樣子還要面子麼？你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當不了當就沒飯吃，別說過年，明天我還得向人家借麵去！你就不要我要臉了麼？明天還得吃飯嚟？」

他的老妻，黃臉婆兒今天破例地向他大嚷了一通，「要不就你去！」陳士成有這樣的話，但是說不出來。他是一個老秀才，想起當初進學的時候，自己的老婆那敢這個樣子；現在自己就一句話沒的可說了，「明天還得吃飯嚟！」這一句話老在他耳朵裡。當初進學的時候，那有這種憂慮，那時候家境也好，青年秀才誰不捧着，滿想着再奔前途，但是以後突然廢了科舉，自己的前途立時就是一個坑。書也沒什麼可讀的了。家境却一天一天地衰敗下去。這個時候他想起蘇秦來；他又覺得這可笑，自己絕沒有蘇秦那個前途。年歲已經這麼老了，而貧困却又倍之，祖

留的幾畝薄田已經快去乾淨。連個私館也張羅不起來。東西是一天一天地貴起來。老妻兒媳織蓆，從先還可以勉強維持，東三省失掉之後，關東莊不買蓆，草蓆又不賺錢；起先一個蓆賺一塊，現在賺一毛，越這個時候越借不出錢來，他看你還不了他。五畝地作抵押能借多少錢？當罷，借一塊給二毛。

在舊歷年前的一天早晨，陳士成又把幾天來就預備要當的那一包衣服提起來，老着臉皮走出大門外去。

街景是異常蕭索而淒清，跟發過大水的前頭一樣，雖然有幾家門前貼了對子，總也遮不住那種破產後的冷落。

照例是在一轉灣的地方就看見幾個小孩子在那裏玩，照例是在橋頭上遇見林鳳崗，照例他又在招呼一聲：——

「陳先生，那去呵！」

「陳先生」這三個字他已經聽了二十多年了，自從進學的那天起就有人給他叫「先生」，到現在在這個稱呼上雖然發現不出什麼不敬的意思來，然而也發現不出什麼可敬的意思來。因為這個稱呼他不能肩着勸下地耕他那五畝薄田。因為這三個字他不能在街上擺一個攤做點小買賣。

因爲這三個字人們要看不起他。他應當比別人更生氣，連當都當不了這是那三個字給他的好處。至於「往那去？」這也使他很難於答覆。分明是在當舖裡去提着那麼大一個包袱，然而他却總難於說來出。他用了一個含糊之辭回答了：——

「哦？到南頭……」陳士成是住在橋北。

質濟錢行是當地唯一的借貸機關。經理是當地商會會長，股東都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大紳士們。

年是誰也要過的，但是近年來的情形却大有不同。一年是一個難關，這是人們借錢當當，去地的機會。一年卻是賴着過來的，這個時候却是一個算總賬的時刻。借錢總得有相當的信用。地近年來是去不出去了，何況沒有地呢？於是一切中下人家就都奔了當當這一途來。

近年來人們窮的也出奇，從來沒有當過當的人現在也當當了。質濟錢行成了當地唯一的借貸機關。其他放賬的地方是再也不敢把錢投在這一般窮人身上了。因爲土匪和敗兵的騷擾，他們把錢已經帶到大都市上存在外國銀行裏了。當舖是有抵押的，值一塊給二毛總賠不了吧，但是一個

當舖牠救的了全縣的民衆麼？東西是有價值而無價格了。因爲這個原故，橋頭上元興家，在年前新開了一個當舖，三天就關了張，而質濟錢行也終於在年前那一天支持不住了。

在南是縣北關橋南路西高高的兩扇黑大門那就是質濟錢行。進了門南面有一個高櫃台，每天有無數的人們往那上面送東西。出門往南去是一溜高台階，上面放着對門木匠舖的木料。每天那大的木頭上都坐滿了當當的人，有時候還斷了街。

那天早晨，陳士成遠遠地就看見那兩扇大門的一付新貼的對子「緩急人常有，權衡我豈無」。陳士成是秀才，懂的這個意思，上聯還可以，下聯却太殘酷了。越走越近，出乎意料之外是那兩扇大門緊緊地閉着一個人也沒有。再往前近却有個紅紙條子：——「暫停營業！」

向那個條子睜了半天也不會有一個人來。他很願意有個人來，也提着包袱，那個人就是他天地間最同的一個人，他把自己的苦衷告訴他。

包袱已經早丟在台階上。再提起來的勇氣暫時還沒有。年是明天再過，這時候大可以休息一下。

並沒有使他十分失望，遠遠地走來了一個人並且還提著包袱。他頓然有了生氣他的喜歡並不下於哥倫布之發現新大陸。越走越近，那個人帶着一種驚奇的眼光向他走來了。並沒有等他來到，相距還有一丈遠的時候，陳士成突然說話了：

「你看！這是爲什麼？」

「關了麼？」

「關了！」

「他媽的真要命！」

「叫門！」

「叫門！」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就組成了一條戰線。陳士成已經不是秀才了。他完全脫去了腐朽的意識而顯示出門爭的能力。兩個人先是「唉！唉！」地叫，以後就用那江湖的術語「唉！我已經來了你還讓我回去麼？」再後就是檢了一塊磚做武器向着兩扇大門進攻。

在橋北大街路西，離陳士成的家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堆糞，那是陳士成的遠族侄子陳三立用一個月的工夫每夜的勞力檢來的。「拾糞」在南星縣也是一種職業，對於白

天織席的人，這是晚上的剩餘勞動，對於無業的人，這是必須的勞動。

南星縣的橋北已經完全是農村。村東村西都是菜園。菜園是需要肥料的，因此，拾糞也成爲一種職業。

年前那一天的下午，陳士成沒精打采地又把那個包袱提過橋北來了，快到家門的時候，却故意地把脚步放遲緩了。「明天還要吃飯嗎？」他老妻昨天那句話今天還在他耳中存着。「今天她們吃了飯了沒呢？」突然他又生出這個疑問來。立時他又想起他從早晨到現在也還是沒有吃飯呢？立時一種飢餓的感覺強烈地襲擊他。

街旁的一堆糞土現在他的眼前。他知道那是陳三立的家產。假如我當初不是秀才，現在我也可以拾這麼一堆糞。他這麼想「這一堆糞至少可以解決我今天的吃飯問題。是書害的我麼？怎麼人家念兩年書就可以教書呢？都是小孩子！現在不許我們教書都是小孩子學堂畢業的……」

一輛牛車漫漫地從北走來。看那個趕車的神氣知道他是個鄉下人，「這個時候他究竟做什麼來呢？」陳士成這樣想了。「他要是個買糞的那就巧了。」陳士成忽然有這種幻想。「假如這糞是我的那就更妙了！」陳士成自己

舊覺得這種幻想太無理了。

並不懷着什麼希望却又期待着那輛牛車的到來的陳士成，就佔在了像是那堆糞的主人的地位。那輛車也終於如他所願地軋軋地走來了；他在那趕車的鄉下人的眼睛裏看出提詢的神氣來。鄉下人在他的眼睛裏看出期待的光芒來。四目相對的時候鄉下人極和氣地說話了：——

「辛苦！你老！」

他也跟做戲也似地回答了。「呵！歇會吧！」

更如他所期望地是那個鄉下人帶着懇求的神氣問了，

「這堆糞是誰的啊？」

「是我的！」他把躊躇了半天的一句話毫不躊躇地說出來了。

「賣不賣阿？」

「賣的！」

「多少錢阿？」

「看着給吧！」他非常痛快地說出來了。

「三塊錢吧！」

「什麼多少阿？」

陳士成的老妻這回又看見陳士成把包袱提回來，到異

常的失望，一天沒有吃飯的結果，是不容易起來，對於她的也是在外面一天沒吃飯的老頭子，反倒起了點同情相憐的意思，趕到陳士成從乾枯的手裡送給她三塊錢的時候，她感激得要流出淚來。但是那三塊錢的來歷陳士成暫時還沒有勇氣說出來。

一家子立時就都活動起來。和麵的和麵，刷白菜的刷白菜。年就要這麼過了。

正在吃飯的時候，陳三立來了。從門外就罵，一直罵到門裏。「爲什麼這麼不講理，天地間還有這樣的事麼？」

陳士成的家人不知道爲什麼。陳三立罵到牆子底下來。陳士成却一頭撞出去了。我就是這個樣子！你不叫我過去我有一條命！」這種來勢顯然是比陳三立爲猛，陳三立還不得不退避三舍。那一頭是被一個接架的給拉住了。

陳三立只有不平的理由，却没有拚命的勇氣，在這個場合之下拉架的也都原諒陳士成而勸解陳三立，結果兩家都沒有過得一個和平的年。

晚上陳士成却怎麼也睡不着了。他並不是不原諒自己的罪惡，他也並不是不原諒陳三立的不遜。他只是想有什



麼方法能夠解決現實的問題，那是無論如何他都要去的，但是事實上却沒有聽說××黨是要解決窮人的生活問題的，年前在城裡撒過一回傳單，秋天高陽砍了好幾個，大概他們是有點力量的，財主們也都嚇到北平去了，「××」那兩個字也很好聽，但是怎麼入呢？

在夢中他又夢見宣統做了皇帝。他又回到二十年以前去，也知道憑什麼就戴了一個頂子。忽然又夢見橋南當舖被人搶了，據說是××黨……。

一九三三，六，二五於北平

# 除夕

王成敬

臘月三十的下午，滿村的人們在準備着過年。無憂無慮的小孩子們，沒一個不是跳跳竄竄地在慌着穿新衣，放爆竹。中年的人們也都在熱熱烈烈地推牌九，壓寶，擲骰子。在這村裡，達到過年過節，都以村當中這座老爺廟為最熱鬧。因為這裡院子寬綽，房子也多。西廂房很清雅，那裡是保衛團的團所兼鄉公所的辦公所。一些平常人差不多都不能進去，自然，村裡有頭有臉的紳士先生們是例外。

東廂房共有一連四間通着房子，在那裡每到過年的時候都要放上幾張桌子引誘好賭的人們。同時那幾個投機的保衛團也常常預備好了茶水，大家隨便都可以喝。可是結果呢，却要贏錢的人們化茶錢。賭博上也可以得一些紅錢，茶桌上也可以得一些茶錢。這在他們身上真是一筆最不

費力的進款呢！

院子裡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他們不一定都是好賭的。不能賭的人，也常到那裡看熱鬧。

正在這熙熙攘攘，人聲嘈雜的時候，兩個身穿黃色號衣灰色皮壘的團丁，帶了一個面色憔悴，神氣嚴峻的老頭兒進來。大家看了都很驚訝，立刻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起來。看熱鬧的人們馬上都擁到西廂房看個究竟。正在熱烈地賭着的人們却絲毫不理這個碴兒。同時，衆口同音地說出一些稱願的話來：

「該！那老頭子早就覺災，不收拾收拾他不行！」老頭子就是村西頭路北的李久恒，因為脾氣古怪，人都厭惡地，尤其是在鄉公所辦公的那些紳士們和那一班專門巴結他們的人們，在這羣人看來，他簡直是大家的敵人

他從來不願順當當地交官錢。雖然他一向也沒少化過一個，他們却總以為他是覷着臉子硬賴。更因為他好說一些反對紳士老先生們的話，所以在他們眼裡就成了叛逆。他一輩子老是同人吵架，每當紳士先生到他那裡要官錢去，他時常問這問那，甚至還同他們爭吵起來。紳士先生們老早就想治治他。這次他算落在網裡了。

久恒跟了那兩團丁進到鄉公所，看見繼善和久明兩個人擺着架子坐在南面坑上低聲細語。另外還有一個年青團丁坐在凳上擦槍，那兩個傳他的團丁一進門便對他倆鞠着躬說：

「哦！善老！明先生！現在把他傳來了。」

善老和明先生稍微點一點頭，哼了一聲，然後注視久恒身。久恒那老頭子真是毫不客氣，一進屋便找個凳子坐下，並且用奇奇怪怪的神色端着滿屋子的東西：幾支明晃晃的洋槍，一座的達的達的馬蹄錶，幾條團丁們的紅綠花被窠。這一切，在他看來都有些奇怪，尤其對於團丁們的紅綠花被窠納悶，他想這裡絕不致於住着女人。莫非說鄉團們還帶家眷？真好笑；可是，要沒有女人住着，怎麼男人們倒都蓋起紅綠花的被子呢？哈哈：好笑！真好笑！

等他留意到南面，才發見兩位紳士在注視他，他因此竟感到不自在，認為他倆是在怒視着他。他想他們必是看他作俘虜，或是犯人，於是他低下頭，嘴裡嘟嘟囔囔地說着：

「把我傳到這裏來我就有錢？別說這裡，就是把我傳到縣衙門去我肉上也掉不下錢來，哼……」

善老對方才那個矮身軀的團丁說：

「老三？這回請慶爺去吧：調解委員會裏他是委員長，得他來了才行呢。」

久恒聽了忙回頭看那團丁，那傢伙已經播開門口看熱鬧的人們出去了。他很奇異，原來他倆在這裡有這大的權勢，開口就可以命令人。哦！原來他們在這裏竟關着門坐起朝廷來了呢！

「恒大哥？別太不識好歹了呵？眼看就過年咧，怎麼不找個順當呢？你說你連一個官錢也不化那就行？」

久明——他的族弟——裝着很誠懇地神氣勸他，好像是怕他自找麻煩。他揚着那幅嚴肅的面孔，一聲也不言語，祇是聽着久明繼續說：

「可平常呢！你要不方便了我給你墊着，你說都到如今咧，誰還能給你墊？你呀：別讓人家太見笑了吧！把官

錢如數拿出來！又不多，才四五塊錢，比起別人家來也不算多。」

他聽了這幾句話，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四五塊錢還不多？多少才多呢？他真不知道用甚麼話來答他才好，他左思右想總覺得久明說的話過於那個了。他沉了好一會才開口對久明說：

「大兄弟！那末你以為我是有錢不往外拿呀？——你讓我拿什麼？」

我又截你的短咧，恆大哥！那末你兩個旗杆似的大兒子一年倒賺多少錢啊？——你硬說沒有那就中？」

氣得久恆連聲首都顫起來了，他立時用白眼珠瞪視着久明，用一種奇異的口吻說：

「他們兩個麼？我那祥兒每年給人家做一年長工還賺不到七十塊錢呢！那二頭項多一年也賺不到四十塊錢，還有我的老婆女兒，兒子媳婦和我，我們這些人一年裏僅僅那麼幾個錢就够化了？我的兒子也能和你們財主人們比？難道說我們窮人就不活着？我們窮人就不吃飯？你就看見我進錢，看不見我出錢，我要向你們財主們買點兒糧米，你們總是狠狠地咬着牙根子要錢！少給一個也不行！」

「算了吧！我們不用吵嘴了，等慶爺來了再說吧！你要能夠不交就過去那不更好，——我本是好心勸你，你反而這樣，我是何苦呢！你有能爲等着施展吧！」

久明好像是不肯於同他辯論了，才用這樣話來堵他的嘴，這時候善老笑着，也不插嘴。外面一些看熱鬧的人們同兩個團丁都在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他好像是敗訴的人已經窮了詞。有的人很替他担心，有的人就怒視他，嫌他不守國法。可是他却毫不理會這一些。

慶爺的大駕到了，坐在炕上的善老同明先生都起身讓座，那個高身軀的團丁立刻給他倒水。等他坐好之後，這才拿白眼瞟了久恆一下，這時候所謂善老明先生者，都仰仗着他的鼻息，看他的行止，動靜。哦！好一個有權威的鄉紳！

慶爺吸着烟捲，白烟一口一口地從嘴裏吐出來，十足地表示出一種貴人的態度。等他吸了兩三口，這才歇著久明說：

我會你說，久恆！照今天早晨人家鄉長是非把你送局子不行——

剛說到這裡，久恆便搶着說：

「那末怎麼沒有呢？」

他這一搶嘴，不消說把慶爺惹怒了。

「那末你還願意去？——你怎麼不知道好歹！沒有我和久明攔着，你早到局子小黑屋裡咧，還逞強呢！辦公的人們到你家裏去了，好幾趟，你都不交官錢，還說些臭話。你打着你還不該送局子呵？你願意還不行？說去就去：一句話就中！」

這回他才不言語了，在他，這並不是不敢，只是要聽聽他們的高論，也立時「財主」他媽的一傢伙。

「我們村裡調解委員會是想給你調停了，省了你大過年丟人！你還要瘋呢！」

慶爺說到這裡停止住了，再也不往下說下去。嘴裡唏噓地仍舊吸着他的哈德門。

久恒很失望，眼巴巴地等着聽他的高論，然而他竟一言不發了，這才悶壞了一個久恒。這時候的善老朝着門外人們笑了又笑地說：

「調解就是說合着別把你送到巡警局裡受刑罰去，你好好把官錢拿出來就完了，可要總照你方才同久明說的這樣，那末還怎麼能調停呢？趕緊就上黑房子去就行咧，」

「你別太糊塗了吧！」

久恒這才明白了他們的意思，原叫他終歸還是叫好好地拿錢。在他們以為他是有錢不化。可憐，祇有自己知道，他悶思了好半天，總覺得他應化的錢太多，他真不相信這是他該化的數目，所以後來很奇怪地問他們：

「那樣就憑我那日子，也要化四五塊錢？怎麼一回事呵？」

慶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憑他這一號人，也配過問這個？所裡的細情他也要知道？他可野心不小，在慶爺的心裡，這種人們根本就沒有知道這些的必要，並且也真不願意告訴他，但是他如今既然公開地問了，為表示「光明正大」，終於要給他說個明白，於是走近儲藏廚那邊，把總賬找出來念着讓他聽：

「你覺着化錢冤哪？你聽聽，不吓死你：村裡保衛團餉一年共是四百八十元，柴炭雜用又是個六十三元，巡警款一年三百四十二元，軍需借款更多！要了五百元去哪——你記得呵？那不是秋後王軍長從縣裡過，一共從咱們縣裡借了一萬元去咧！再分專交縣衙門的，給縣長賀喜的給巡警官送禮的，這一共又是三百八十元，救濟難民的五

十二元，還有學堂款三百多元，辦公費和零碎化銷用了八十多元——你說這該多少？都算起來我們這村裡今年一共化了兩千四百多元錢，按地畝算你說你該拿多少？我們這還算大村，一共三十四頃多地，均攤起來每畝地七毛，你六畝地該拿四元二毛，我們這村每畝地七毛其實還不算很多，那幾天聽說薛家村每畝地竟都化到八九毛呢；我們這不虧是村子大呵？不丁也要化八九毛呢！都到如今咧，人家都交齊咧，偏偏你不交，你還不好好地，還說些臭話，莫非說你有兩個腦袋？——你覺你化的多咧，你知道人家那化三四百元的呀？你別找麻煩了吧！大過年那是爲甚麼？莫非說誰還同你爲難？……」

他呆了，他的確嚇得呆了，他瞪着眼睛聽了這半天的報銷，已經有些沉悶了。在他的心理從來也沒想到過有這大的化銷，他這時只有哼一聲哈一聲地太息。門外那一些看熱鬧的人們擠擠眼，歪歪嘴地互譏笑他，慶爺同明先生翻來覆地查看那本總賬，好像是再要找出一些證據來叫他知道，高身軀的那個團丁不時地給他們三個倒水。慶爺給他說完了之後屋子裡沉靜了一刹那，眼看很晚了，久明放下總賬，態度很瀟灑地對他說：

「恒大哥！不用猶豫了！早早把錢拿出來吧！所裡還缺着東店裡幾塊錢呢，你拿出來就差不多了，如今祇剩你還沒交。你怎麼這樣糊塗呵？你等送到局子去一家子都關得過不好年，那是爲甚麼呀？——」

久明還在說着，善老便插嘴說：

「哼！人麼當知道好歹，既然大家都勸你，那末你就交上，可你說調解委員會要不是爲着你好，那麼誰願意管這個呢？你別那樣太別扭了吧！」

可憐的久恒！可憐的窮久恒！讓他們說得老眼裏幾乎迸出淚來。慶爺又逼迫着問他：

「怎麼樣？你倒底交不交？給個痛快？都這晚咧，我還等着給鄉長信去呢！」

「……………」

「說呵！」

「你讓我说什麼？」

「你究竟交不交？」

「你讓我拿什麼交呵？」

「……………」

「他們都笑了，他們笑的是他愚蠢，他們三個每人舉

了一杯茶水香香甜甜地喝着，可憐的久恒自己嚥着唾沫發愁。

「嘿！要少點麼還借得着，四塊多錢都這時候咧還上那裡借去？人家誰借給？——光緒年間的時候，就憑我，那裏能化上幾吊錢？如今簡直就要人命使，拿着我也當大財主看起來，哼！……」

他儘管自言自語地不住地說着，然而也沒人答理他，等他沉默了一會子，善老才蔑視着他說：

「你比光緒年間還行？如今是民國咧！你要說照着民國的章程才行呢！就憑你那能力？哼！……」

他聽了很失望，原來民國咧就要多化錢，那末何必要變成民國呢？可憐他不明白其中的把戲。

「你不用總支吾了吧！你不是拿不出來。你說你兩個大兒子一年倒給你賺多少錢？四塊多錢就拿不出來咧？你那話沒人信呵！」

明先生這幾句話倒使他興奮起來，他完全改變了適才那種沉悶的態度，炯炯的眼瞪得有銅子那麼大，一嘴短鬚立時也豎了起來。他很不滿意地質問久明：

「唉！大兄弟你又說這個，你說祥兒儘管找妥了活，

人家東家原講年前祇給四十塊錢化，那四十塊錢剛才到手就讓宜三要了二十八元的糯米錢去咧，剩下的幾塊錢開發零碎賬還沒有够。你說我那裏還有錢？二頭到如今也不出活去，眼看就沒人僱咧，——一家子還都等我想法過年呢，我還上那裏想法去？反正今年這年算過不成咧！」

久恒說着，他們誰也不做聲，可是無論怎說也說不動他們的鐵石心腸，他說了看着沒人答理於是哼一聲哈一聲地仍舊低下頭去發愁，這時候外邊看熱鬧的人們已經漸漸少了。

又等了一會兒，慶爺不耐煩了。

「痛痛快快吧！交不交？」

「……」

「快說！我還要過年去呢！——那總有這些空兒？」

「我拿什麼交呵？親人！」

「我要有，不早交了啊？你說我已經借找無門了，我連年都不能過，我還有錢交官錢？」

「賣孩子賣老婆你也得交，官錢你也能不交？——你可找災！」

「……………」

他說不出話來了，他已經不再和他們辯論，祇有等着送局子，吃板子，住黑房子。

「算了吧！調解委員會也調解不好，趕緊告訴鄉長吧！反正咱們已經盡了責任了，現醜不現醜那就由他去吧！」

慶爺一甩袖子就出去了，隨後善老，明先生同保德似的也跟了出走，他們在外邊唧唧咕咕的聲音慢慢也聽不清了。

房子裡馬上幽靜起來，高身軀的那個團丁早已伺候在東廂房的賭客們去了，矮身軀的團丁同那年青的兩個守着火爐子一會說一會笑，很是得意，可憐的久恆，窮苦的久恆，那老頭子沒精打采地坐在小板凳上同囚犯一般，慶爺走了有三四分鐘時候，他才自言白語地說：

「哼！——送吧！送局子就送出錢來了？送縣衙門也不過是那樣子，媽的誰怕？」

他一邊說着一邊摸索着脊背和大腿，不自主地呆了一會兒又說：

「也不過肉皮子受點刑罰，再了還怎的？」

兩個團丁聽了只是笑，也不說什麼，

他孤孤單單地坐着，也不答理那兩個吃官飯的團丁，因為他在恨他們，他以為一年化這多的錢都是因為供養了這一羣沒有用的東西，過一會，那個麻臉的團丁進來，他更是恨得入骨，因為他最討厭的就是這小子，這個團丁向來沒有做過人事，如今做了團丁越發做福做威起來了，他看這團丁幾乎就是禽獸，因此他更生着多方面的悶氣。

黃昏以後了，刷刷的小風吹得人渾身冰涼，噹噹的羅聲也響過一遍了，東廂房的賭客們又分作兩班：一班是壓寶的一班是推牌九的。他們都安安靜靜地「想紅」，誰也不作聲。團丁們換着班伺候他們，想在他們身上多得些便宜。

久恆那老頭子冷冷清清地在那裏枯坐着，同坐獄的一般，年青的團丁和那個矮身軀的輪流着在屋子守着着他。

幾個團丁等得也有點不耐煩了，他們想着至晚也就是晚飯後就把他送局子所以早已預備好了，就等着鄉長的命令。然而却總也不見消息。時間確實是很晚了。鐘又響了二遍。在他們的口舌間，也不免也露出了怨言：

「怎麼總沒信？都這晚咧！」

「冷冷的天氣，等夜深了再送縣，不要命呵？」



「當差不自在！那有什麼法？」

「當爺的們也應當給下人們打算一下。」

「活該冷！他們不冷就中咧，還管咱們？」

預備進局子的那兩個團丁已經是坐不穩立不安了，恨不得立時接到通知，馬上便提着燈籠帶了久恆進局子去。

同時久恆也焦急起來，有心家去吧，又怕他們攔着不好看，總在這裡傻等着呢也真不像個樣子，

又過了一個不耐煩等待的時間，慶爺的一個僕人來說讓久恆家去，事情已經完結了。

幾個團丁好像卸了重負似的長出口氣，這樣才省了跑夜腿。同時又有點失望，這種無條件的完結，未免有傷當官人的威信。

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却快樂了一個久恆，重新恢復了自由的喜悅鼓舞着他大踏步地走回家去。

他一走進門，便怒氣勃勃地罵了起來：

「他媽的該把這老子怎的了？終歸還得放回來。現在老子又到家了。不交官錢他媽也不過如此！臭王八蛋們！」

這一罵却嚇壞了他的老婆。她們一家子爺爺奶奶地哀求了半天，才把他留下沒有送局子，他們惟恐怕人家變了

卦，倘或罵得人家聽見了。於是楞了一會。

他的老婆不由自主地埋怨起他來：

「你還裝瘋賣傻，不打算活着咧？」

「什麼？他媽的他們敢怎的這老子？」

他的女兒同兒媳也都勸他：

「爹，別鬧了！」一家子才哀求着人家饒了咱們！」

老頭子莫明其妙地搜視了一番，突然發現了家裡缺少了兩個人。他焦急地問他老婆：

「他們那裏去了？」

「大的領活錢去咧，二的上明先生家裏道謝去咧！找他們做什麼？要不是明先生費死力地說合着，你早到局子咧！還裝瘋賣傻呢！」

「又那裏跑出什麼活錢來？」他莫明其妙地看他的老婆。

「人家鄉長立刻就要差人送你。把我們吓地都死來活去！後來幸虧明先生攔住了，——總算他有家族的情面，可是還得想法交官錢。拿甚麼交呵？把個祥兒和我差點兒沒有愁死！——後來還是明先生給想了個辦法——叫二頭給慶爺做了長工，一年三十五塊錢，你打着人家慶

窮願意僱嗎？他家雖然還缺活，却嫌二頭不中用。人家是一點僱的心思也沒有，總推辭。後來明先生也不想管咧，你說我們娘兒幾個啣！苦苦地哀求了半天，明先生這才又上慶爺那裡去求臉。咳！要不是明先生給說妥了呵，你早上局子吃板子去了！」

「什麼？」急得老頭子乾跺腳，也「什麼」不出下文來。一個頂天立地的正當年的小夥子，一年才掙三十五塊錢，這不是別人嗎？不用說，官錢也得從活錢裏扣。兒子一年苦力的代價，就只免去他坐幾天黑屋。這還有窮人的活頭嗎？虧他們聰明的紳士先生們，竟想出這種高妙的方法。

這時，兩個兒子也都回來。祥兒把領來的十五塊錢放在炕上，他們都用哀愁的眼看爹？好像他老人家受了什麼重大委曲。

「那麼，」久恆吞吞吐吐問：「怎麼只又有這點兒錢呢？」

「這是明先生說合的條件，年前只能使這些。」祥兒說着坐在炕上，兩手抱着那顆失掉了主載的腦袋，發愁。

「他媽的！」久恆囁強地擺了擺頭，一蹲蹲在炕下。「這年頭真沒有窮人的活頭兒！非逼着人反不行！以先我老罵人家口口黨是胡鬧，不安分；現在我才後悔了！口口黨是對的，不那麼幹財主們一傢伙，咱們窮人一輩子也反不過身來！幹！非幹不行！逼的窮人沒法兒嗎？……」一家子人都驚愕地看着他，惟恐怕他的話讓外人聽見。

他的老婆狠狠地罵他：

「你瘋了呵！」

昏暗的油燈都被主婦的罵語吓得顫抖起來。屋裡被一種緊張的沈悶統治着。一串嘖嘖剝剝的鞭炮聲響徹了夜的嚴肅，好像是久恆的那一顆受了損辱的心爆炸了。那是性急的人家起五更「祝歲呢。這聲響，在告訴人類：一個新的，偉大的年月又開始了。

# 新時代序幕狂舞曲

——讀莫斯科印象記

這兒——

是新的人性，

世界洋溢着真的愛與和平。

這兒——

是新的生命，

活躍着，一顆顆赤熱的心。

這兒——

是新的程序，

調協和節律奏出雄偉的力。

\* \* \*

舊世紀底殘暴，兇狠與惡毒，

沒有了！

舊世紀底陰森，黑暗和冷酷，

那兒去了！

舊世紀垂危的深深的內疚，

業已割去，也已痊愈！

\* \* \*

用血，赤熱熱的血，

洗淨了舊世界多年的污積；

用血，赤熱熱的血，

溫暖了那冰涼鐵硬的心；

用血，赤熱熱的血，

治療了，治療了那垂危的病。

\* \* \*

鐵的手臂扭轉了世界的危機；

鋒利的寶劍鮮明地，

L

C

在人類史上劈開了一條新路：

要世界普照了光明，

再不見陰霾黑幕，冤孽的悲啼；

要世界充滿了歡欣，

再不見酷刑殘殺，血腥的屍體；

要世界鼓蕩着活潑的生機，

儘量地發揮人類雄厚的創造力。

\* \* \*

展開了新時代底巨幕吧！

要燦爛的光輝普照到，普照到，

全世界每一個角裏。

朋友，努力吧，努力——

搗毀了這舊世紀的古城，

抨擊倒這舊世紀的堡壘，

開墾出這舊世紀的廢墟。

朋友，聽！聽呵——

新的和諧的交響樂正在彈奏，

多麼雄壯，多麼偉偉！

舞起你底手臂吧，

也躍動起狂歡的腿；

我們合唱着震動山岳的，

亙古未有的合唱曲！

舞

舞

舞

我們狂歡地舞。

讓我們底歡欣感染了水恆的天體；

讓我們這用血換來的歡欣，

永永蕩搖在新時代人們的心底。

——二一年春於古城

# 礦工們

居 易

## 一

四月的夕陽，離開木盒子似的平民窟，離開翻着眼往上望的大高樓，離開窩鋪似的炭井棚。接着離開了環繞着平民窟，大高樓，炭井棚的起伏的土灰色的山。

暮色從炭井裡伸出頭來，吞沒了丈八高的滑車輪。吞沒了滑車架和管滑車的小狗子，老宋的手。小狗子，老宋他們的大門牙在暮色裡，閃閃的發光。他們正在笑。

小狗子打算把百多個，光屁股的黑小伙子絞上來之後，領着賣命來的一塊五角錢的工錢，去洗一個澡，然後到小芸那裡，要一盤回鍋肉，鹹鴨蛋，再要十大枚的，帶皮的鹹花生，教小芸給燙上半斤白乾。慢慢的喝着，同她談談心，或者摸摸她的小手，小白臉什麼的。老宋也想去洗

澡，洗完澡，買一角錢的肉，一角錢的白乾，交給新娶的老婆子，做好了一同喝。

他們不約而同的笑了，不約而同的使力氣絞。把斗子裡的煤倒在鐵軌上停放着的推車裡，小狗子使勁一推，『去你奶奶的。』

老宋又把斗子往下放。突然，井裡比喜雀窩裡搗了一棍還叫的厲害。吓得老宋腦子裡噙的一聲，手脚失了作用，跌在地上。斗子嘩嘩的滑下去。小狗子急忙跑了兩步，來握滑車，然而，已經太遲了。斗子落到井口底聚集着的人們的頭上，他們躲不及，倒在斗子下面。

井裡出了水。水聲蓋住了百多個人的呼救聲，哭喊聲。

老宋從地上爬起，和小狗子拚命的絞滑車，一面沒有

命的喊：

「救命呀！救命呀！」

他們離別的井二里多，離平民窟一里多，離大高樓——他們的公可，也有二里多。人一時來不到。

老宋，小狗子咬着牙，使勁往上絞。好傢伙，一斗子上來了三個小伙子。小吳和老龐並沒有喝多少水，因為他們離水口遠，小禿子可是不省人事了。老宋把他放在井台下邊，吩咐小吳招呼他，老龐同離井幾十步，燒礮廠的小胖子，大頭他們出去送信。

老宋，小禿子身上的汗瓢潑似的往下流，額上的汗，把眉毛淹倒，汗水流到眼裡，流到嘴裡，拿手腕不停的擦。

駭人的哭喊聲，忽忽的水聲繼續着，小狗子和老宋的汗水流着。

## 二

盧大娘肚子很餓，在木盒子似的房子裡找了半天，找到半個窩窩頭，坐在匠沿上嚼着。

房裡黑起來，烏鴉在房頂上呀呀的叫。她心裡突然煩燥起來，窩窩頭在嘴裡也嚥不下去了。她一摔摔到匠頭上，拿着拐杖走出房門，隨手閉上那扇破板門，往東走。

盧大娘站在房東頭往東望，井棚已經埋沒在黑暗裡，看不見，只有燒礮子的幾堆火，像燐火似的跳動着。

嘩啦，嘩啦從西邊來了一趟空火車，停在井的南邊二里多遠的地方，預備明天載着煤送出去，換來雪白的大洋。她的兒子盧赦，一天分到一塊半，可是她三個月以來就沒見到了。她兒子也迷上了開酒店的女兒小芸，十天就有九天喝的醉薰薰的，丟給她幾十個銅子，歪在匠上就是一夜。

他想起兒子的爸爸。她恨那個開酒店的女兒小芸，把她的兒子引誘壞了。

「呸！看你就得了好死！小娼婦，把老娘害的這樣！」

她返回來，不願意進這間悶人的房子，又往西走去了。李喜子是她的西隣，她想進去探探消息。裡邊黑洞洞的，沒有一點聲音。

「嗯！也沒有人？難道說李二嫂也在燈舖裡，勾引上

缺德的壞小子了嗎？這年頭真沒個好人了，狗不吃的東西們！」

脚底下一塊小石頭，拌了一脚，可是沒跌倒。

「嘿！奶奶的，你也來欺服老娘，去你的，去你的！」

「說着拿拐杖把石頭打到一邊。開始向李喜子家裡喊：

「李二嫂！李二嫂！」

「噯！盧大娘有什麼事嗎？屋裡來坐坐。」李二嫂手裡拿着一塊黑布，擦臉，拿了一個小木墩子放到屋門口外邊，讓盧大娘坐。自己放下手巾坐到門口西邊的一塊石頭上。

「咳！李二嫂，你屋裡黑洞洞的，我想你也沒有回家哩，教我傻喊！多可笑。你家李二哥也沒有回來嗎？」

「沒有，不怕你老人家笑話，早回家還能把錢都花出去？……」

「李二哥當真也愛花錢嗎？」

「誰還說瞎話？把錢都孝敬了那個小娼婦，小芸了。要不，我就去給人家釘燈口？一天還掙不到一角錢，唉！什麼也不說了……」

「噯！噯！咱們都是一樣的。赦也有三個多月不給我

錢了。一天總是掙給我幾十個銅子。他爸爸死了，我也不願管他，一天累個半死，連個媳婦也說不上，我不疼他誰疼他啊！想不到他不知天高地厚的，就胡幹起來了！真是叫我傷心！」

「都是那小娼婦的事，盧大娘你看着，我一定得和那個小娼婦拚命！早晚有那一天，可害死人了！」

「掛着賣飯的招牌，賣他娘的尿！想的法也真奇巧！若是揍她兩耳子，她也是白瞪眼。不過就有一件，她爹那老王八可不好惹，你把他那掙錢的幌子打了，他就願意啦？」

「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就顧不了許多，反正是活不了，我和她拚了，我若是短命鬼，死了，就死了。不呢？她就先去見閻王去，我左想右想，沒有別的道，……」

狗叫，人吵的聲音，把李二嫂的話塞回去，她們兩人不約而同的站起來，互相注視着。人聲更近了，話也清楚了。人們一片聲的喊：

「救人去呀！鄉親們！十七號井上出了水，十七號井呀！鄉親們，走啊！走啊！走……」

她們身上直打冷戰，兩條腿就像什麼東西細着，分不

開步，牙巴骨也打打的響。人聲來到她們的跟前。

「盧大娘，李二嫂，快來呀！十七號井上出了水，快去看看！快着罷！」

王大嫂一邊喊，一邊拉着她們兩個就走。李二嫂也跟着起來，雖然自己也聽不清楚是哭還是喊聲。人終究聚了多少呢？誰也不知道，只聽見左右前後，都是豬一般的叫聲。

盧大娘又跌了一腳，王大嫂和李二嫂拉起她，還沒有走了兩步，又陷到一個坑裡，把她們兩個也墜倒了。

「奶奶的，我不去了，把老娘捧死，到便宜了他們狗經理們，你們姊妹倆也不要去了，咱們去和王八且經理拚命去！一次次的淹死人，燒死人，他們總是不疼不癢，我這會兒不活了，奶奶的，和他去拚命……」

盧大娘從地上爬了起來，預備往南走。李二嫂和王大嫂對看，還沒有拿好主義。離她們不遠的高拐子聽見了他一年前也在十七號井上工作，自從他的那條腿被井壁上掉下來的大石頭砸斷了以後，就失了業，成了高大娘的食客。從那時，他知道炭井上的危險，知道依靠別人的難，知道公司裡老爺們是怎樣的享樂——抽鴉片，打牌，娶姨

太太。他恨他們恨的簡直要把牙咬斷了。

「好！盧大娘，我也算一個，和他們王八且拚命去！你們誰還去？和王八且們拚命去！不能光叫他們陪着姨太太抽烟、享福！」

「我也算一個，說好的，就算了，不然，就把王八窩砸了，看他能把人吃了不能！」大頭揮着拳頭喊。

「我也去，奶奶！割了頭，盤大一個疤；」小胖子兩手插在腰裡，連頭帶身晃了幾晃。

「好哇！我們分兩頭。老宋，你領着他們上井去救人，我們去找經理，把王八窩搗毀了，也是好的！走，走啊！」老王領着一大羣人轉向南。人們還是像豬叫似的喊着，狗也響應着狂叫，小孩子們，嚇得哇哇的，換不過氣來的哭。

### 三

老王他們穿過鐵道，又繞過他們拿命換來的那幾大堆煤，就到了興華公司鐵窗棧的門前。三個電燈，向他們露出獠牙的大牙。樓上樓下，電燈照耀着，活像白日。



「經理，出來呀！我們的人都淹死了，都淹死了！我的兒子都在十七號井上，都一窩淹死了啊！我，我，我的兒啊！我的兒啊……」高大娘拉着長聲哭起來。李二嫂，王大嫂還有很多的娘兒們，小孩們，都跟着哭喊起來。經理沒有出來。

「經理，出來呀！我兒子死了。我就有這一個人了，他爸爸已經早變了水鬼，兒子又要蹀了去，我這老媽媽子還怎麼活？……我也不活了，把這老命就交給你罷！經理呀！」盧大娘拿拐杖敲門。高大娘她們也湊上來敲。

婦人，小孩的哭聲，狗的叫聲響成一片。經理還是不露面。

老王和小宋覺得光這哭，沒有什麼用，他們主張快想個辦法。經理的門前作了臨時會場，老王被推為主席，站在石階上，會開始了。

「伯母們，哭是沒有用處啊！咱們大家想個辦法，反正咱們也得活着。在先也有過這樣的事，大家總是虎頭蛇尾的，所以總是得不到好結果……」老王站在石階上，唾沫星飛到高大娘她們臉上，她們誰也不去擦。眼淚也由它在臉上流，和汗水混合在一起。高大娘的尖叫打斷他的

話：

「是啊！咱們誰也不許抽腿，救不出我們的人來，我們不走，咱們和經理標一標，他只要能不吃東西，咱們也就認着挨餓。」

「嘿！那算什麼好辦法！有一口人就領十塊錢，每月初一或是十五，發給，不許推延日子。」這是大拐子，高大娘的弟弟，駁他姐姐的話，又接着說：

「咱們在井裏累個王八孫子樣，一天不作工就得餓着。他們股東經理們呢，住大洋樓，穿着那末軟的衣服，吃的那末胖，還有那末多的姨太太，她們又起馬將茶，一把就輸幾十塊。你們說，這些錢是那裏來的呢？哼！這不是拿我們挖出來的煤換來的？咱們有多冤枉！」

人們都聽呆了，尤其是高大娘。一年來，她就沒有和顏悅色的和她大拐子弟弟說句話。這，她自己也莫明其妙，她看見他就厭煩。今天聽見他說的這些話，句句入情入理，活像替自己說的。她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個夢，大拐子變了樣，她想走過去，摸摸他的腿，是不是短了半截。

這時盧大娘吼了一聲，她才從迷夢裏轉回來。盧大娘把袖子捲到肩膀上，瞪大了眼，大聲喊：

「咱們也是人啊！光許他們享福，咱們就白餓死嗎？不行，非和他們拚了不行！我，我的當家的死到井上，兒子又死上了，我還怎麼活？！他得陪我的兒子，不然，他們得養我的老，一月給我十塊錢，就是這末辦。」

「是啊，得養我們的老，不能讓他們，買個棺材把死人埋了，就算完事。還有，他們受了傷的人，怎麼辦？咱們也該想到啊！」小宋聳了聳肩膀說。

「我看這末辦罷，歇幾天工，也照常領工錢，醫藥費全由公司裏出，行不行？」老王又飛着唾沫星說。

「好！就這末辦。」許多聲音一齊嚷。

「還有別的要求沒有？沒有啦？好，我們都記着，第一，淹死了的人，公司給發送。第二，死人的家族，由公司養活，一月每人領十塊錢，初一或十五發給。第三，受傷的人，無論養幾天，工錢照發，醫藥費全由公司負擔，記好了嗎？」老王用手擦着唾沫，唾沫星還是往人們的臉上飛。接着說：

「還有，公司裏若是不允，咱們怎麼着？」

「不下井，不打煤了。誰抽腿誰就是王八的孫子，咱們揍他！」大拐子兩手扶着拐杖，腆着胸脯說。

「大家聽見了嗎？誰也不能抽腿，誰抽腿誰是王八的孫子，我們揍他！」老王使力氣擦着唾沫，邁下石階。

「不許抽腿，誰抽腿誰是王八的孫子，揍他！」許多人一齊喊。

經理還是不露面。

「出來呀！經理，死了嗎？怎麼連點兒動靜也沒有？這到奇了？咱們闖進去，闖進去呀！不露面容不了事！闖呀，闖……」

拐杖咚咚的搗門，石子，煤渣亂飛。人們喊叫的聲音響成一片。天色更黑了。

#### 四

錢經理已經吃了飯，正同姨太太躺在炕上過烟癮。聽見門外像豬似的嚷成一片，他很生氣，氣這些人野蠻，還氣老吳不趕他們走。經理把烟槍推給姨太太，自己吭噎的吐了一口痰，挺直了腰板，站在門口外，又一縮頭回去了。

「怎樣？是些什麼人？」姨太太坐起來，驚訝的問。

「……………」

「是些什麼人？我來看看……………」

錢經理把她按到床上，不許她動。

經理太太嚇的蹙伏到床上，混身打戰。錢經理在地上繞過來，繞過去，兩手不停的抓頭皮。老吳躲到另一間屋裡，擺擺茶壺茶盞，整理桌布，椅子，極力鎮定。

前幾次的變亂，一幕一幕的現到經理的面前。他後悔不多雇些警察。他覺得，這間舒服的臥房，已經變成了海裏的一隻迷了路的船，船底已經觸了礁，水眼看就進來了。

「怎麼辦！」

錢經理走到電話旁邊，摸起耳機，喊了一聲，裡邊咕咕咕的響的刺耳，又趕快放下了。轉到門口，外邊的風叫又緊了。再拿起耳機。

「喂……………」

「華東公司，趕快！」錢經理的手有點兒打戰，聲音也有點兒抖了：「喂，華東嗎？請朱經理……………」喂，

喂？老朱嗎？……………我是慕陶啊。……………喂？我這裡出了亂子，十七號井出了水。……………我一點主意也沒有！怎麼

辦？……………」

「錢經理！出來呀！」狂風似的呼喊衝了進來。

「這羣王八旦，簡直要造反！喂？喂？老朱，請你快來！……………什麼？……………不要看的太輕？……………是！是

……………什麼？……………我還得親身下井！……………那，那不危險嗎？……………是，是！收買人心我是知道的，不過，下井那怎麼能？像我這身體？……………好，好，我服從你！不過你得快來！最好馬上！……………」

「經理？快出來呀！」外面羣衆的呼喊，幾乎把玻璃震破。

錢經理放下耳機，扣好了衣服，穿上皮鞋，挺了挺腰，撫摸了一會兒心口，轉了一個圈。

「老吳，你是做什麼？走，出去看看，給我帽子！」老吳是知道他們的利害的，想勸阻，又不敢直說，看見姨太太坐起來，也看着經理，就偷偷的向姨太太說了兩嘴。姨太太會意，就站起來勸阻：

「經理，不去罷！」

經理向她瞪眼。

「你知道什麼！」經理騰騰的下了樓，姨太太跟到樓

門口，又喊了一聲經理，門外的喊聲，振耳，姨太太失望的回到牀上，煙燈向她眨眼。

## 五

老吳開了鐵窗櫺的門，經理極鎮定，極威嚴的站在喊叫的人們的面前。不說話。

高大娘嚷着要兒子，哭！聲音又嚮成一片，狗叫聲也混在裡邊。人們的牙齒，眼睛在燈光之下，閃閃發光。

又過了一分鐘，經理說話了：

『大家有話慢慢的說，何必這末吵鬧？我有幾句話，大家一定也高興聽的。人死了的，神仙也治不活，不是嗎？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是先到井上救人。我們趕快去，多就誤一會兒就多傷幾個人，我們快去，快去！』

錢經理說着就揮着手叫人們去：自己也從人空裏向北走。人們心裡動搖起來。老王小宋想反駁，一時又想不起怎樣說，也就隨着人們往北跑。

經理還穿着駝絨袍，走了不久：就覺得這駝絨袍，分量太重，身上熱燥燥的。脚底下的石頭塊也乘機來搗亂。

月亮已經出來了，照在人們的頭上，腳底下還是黑的。

起伏的土灰山圍繞着的一片寶地，現在，變成了一個個的張牙舞爪的妖怪，時時都有被吞的危險。經理覺得頭皮生生的嚮。滿頭滿身的冷汗。

燥雜的聲音裏，夾雜着娘兒們小孩們的哭聲傳來，微弱的。大家立時受了感染，哭喊聲，震的什麼也聽不清了。經理覺得事情是真正糟了，有意逃掉，可恨前前後後都是敵人，簡直是讓他們看押起來了，真糟！

『不要讓！快去看看，快去救呀！』

經理說着話，把駝絨袍脫下，遞給老吳，老吳也是張着口喘氣。經理碰着老吳的手背，也是濕漉漉的，他雖然穿上了單衣。

模糊的井棚出現了。人影也現出來了。兩羣人會合到一起，哭聲震天。

井台下，往東去的小路上躺了七個人，臉回地。再往東，有十一個光屁股的小伙子，臉向上躺着，眼睛閉的緊緊的。如果不是炭井裡的黑水，給他們上了色，在月光之下，他們的面孔會白的如何的可怕呀！

高大娘，盧大娘，李二嫂顧不得害羞，跑到臥着的七個人的跟前，忍住哭聲，忍住眼淚，一個個搬起頭來看，看完了，她們又失望的，痛心的，沒命的哭起來了。她們又走到那仰着的十一個小伙子那裡看，等她們從西頭看到東頭的時候，她們哇的一聲，一齊哭起來，絕望的，痛心的。盧大娘一屁股坐下，高大娘，李二嫂，王大嫂也跟着她坐下了。錢經理看了看躺着的那二十來個小伙子，又看了看高大娘她們，和四圍的羣衆，心裡也打了幾個寒噤。

這時，井的四圍，聚集了很多手裏拿拐杖，長竿的人們，預備着，期待着一件大事的來臨。井裡的水，現在是汨汨的流着。營救的人：已經都上來了。

錢經理轉了幾個圈，又幾步走到井台上，向羣衆說：『不要嚷！大家等一等，我下去看看，看看還有沒有人。人死了的，是誰也治不活，不是嗎？』

經理換上象皮衣服，同老吳下了井，公司的辦事員老張，和老馮也無可奈何的跟着下去。哭喊聲漸漸的低弱下來。

斗子越往下沈，呼吸越艱悶，等到了底，簡直出不來氣。

經理邁出斗子，水到屁股。老吳舉着保險燈，緊跟在後邊。老馮和老張跟上來，和經理併着肩。四人小心的，撥着水慢慢向前走，一邊像捉魚似的在水裡尋找。水到了他們的腰。

『不要再走了，經理，你那裡能吃這樣苦！……』老吳担心的說。

『不要緊，再走走。萬一有人呢？』水面上露出一堆黑物，他們走進去，是一個人伏在一塊大石頭上。老馮和老張，架着他的兩臂，架到斗子裡，搖了搖鈴，斗子就上去了。宋大哥又跟着放下去的斗子下來了。

他們五個人排成一行向前走。在水流裏捉住一個人。老宋認得是李二。老宋背他到井口，放到斗子裡，搖了幾下鈴，李二上去了。

他們又繼續向前走，水到了胸脯。經理開始氣喘，走不穩，老吳扶着他。

井壁上出現了一個大坑，裡邊立着四個人，一人手攥

着一個斧柄，斧頭都深陷到坑壁裏。老宋從老吳手裏接過保險燈，走過去一看，四張嘴有一點微微的掀動，老宋失聲的喊：

「還有氣，還活着！這可真是名不虛傳的寶貝了！高大娘命該有兒子！有這四個活寶！」

老宋把燈遞了老吳，把高四寶的手從斧柄上搬下來，交給老馮和老張，自己又把大寶扶下來，背到柵上，慢慢的，跟在老馮他們後面，把大寶四寶送上了。上面喊聲很大。老宋，老馮，老張轉回來走了幾步，喊聲已經在他們的耳殼裡消失了。汨汨的水聲，繼續着，顫抖的水光，在黑暗裡向人發威。經理和老吳又感到井筒裡，有些可怕。

老宋他們又把二寶三寶扶下來，送到斗子裡，他們又和經理，老吳會合在一起。

經理實在有點倦了。對老宋說：

「你再往前走，老宋，看看還有沒有了，我實在是累了！老宋你替我去罷！你向來是大胆的啊！去罷！」

老宋自己提着保險燈，向前走。水到了他的下巴。他停住，拿燈照着向四週細細的找，高低不平的井壁，顫動

着的水，此外什麼也看不見了。

經理只見老宋的光頭，在燈光裏轉來轉去，好像漂着一個西瓜，心裏也替老宋担險，所以又叫他轉回：

「老宋，看看沒有就回來罷，我們總算盡了人力，……於心無愧了！走罷，咱們也上去。」

## 七

經理上來了。盧大娘看不見自己的兒子，拚命的哭喊，手捶着地。高大娘，李二嫂從人空裡擠到經理的面前，給經理叩頭。人們心裏，有點失望。盧大娘向她們狠狠的啐了兩口，站在她們和經理的中間，哭喊。

「給我的兒子啊！給我的兒子……我的兒啊！我的兒啊！」

人們鐵筒似的圍了經理，哭喊，叫罵，揮着拳頭。

經理很傷心，也有點兒害怕。眉頭繃了半晌，慢慢的說：

「有什麼法！這是大家的不幸，不光是你們，公司也在內！公司裏難道願意出這樣的險嗎？橫豈不能罷！天災

，人有什麼辦法！大家也應當替公司裏想想！」

「我得餓死！我沒有人了！」

「我得活着啊！橫豎！你不替我們想想，我們指望什麼？做事的人都死了！咳！我的經理，給我們想個辦法！救救我們吧！」

「你們誰沒飯吃，找我！我在這兒一天，就不讓大家挨餓。大家不必發愁，我一定想法就是。」經理舉着手，說。

「那不行，經理不定那天就走的，走了，我們向誰要？那不是個好辦法！」

人們推出老王，叫老王說方才在公司門前商議好了的條件。老王就一手擦着唾沫，一手舉到空中，又把方才在公司門前商量的條件，向經理宣佈出來。

「是啊！就這末辦！」大家一齊喊。

「大家不必着急，什麼事都商議着辦，公司裏能辦到的事，是沒有不辦的。大家還是趕快招呼着受傷的人們，回家去歇歇，明天咱們慢慢的商議。……」

「不行，現在就說明，我們不能等。公司裏總是一次次的欺騙我們。說的天花亂墜，我們也不信了。答覆罷！」

不，我們不走，趁早答覆了罷！快呀！快點呀！」大家嚷鬧着，不停的催迫。

經理看情形是走不開，朱經理還不來，實在沒有辦法。自己又非常的累，滿身冷的難受，雖然已經穿上了駝絨袍。

「公司裏也有公司裡的困難，大家總也知道。有的可以辦到，有的就有點困難，例如死人由公司裏發送，受傷者的醫藥費，歇工期間的工錢照發，公司裏可以辦到。死者的家族，一人一月十元錢，就有點兒困難，就是咱們公司裏願意，也還不行，這事是很難辦的。大家再斟酌斟酌！」

「大家都聽見經理的話了罷？怎麼樣？別的都可以辦到，一人一月十元錢不行，怎麼辦？」老王飛着唾沫星兒向大家說。

「一人一月十塊錢，少了不行！十塊錢呀！十塊錢呀！不能少了！」人們又嚷成一片。

經理沒有辦法。人聲燥雜的嚷着。正在為難的時候，南邊不遠的地方，來了一團燈火。人們閃開一條路。朱經理陳二少爺，小二他們到了經理的面前。錢經理親熱的，

感謝不盡的同朱經理，陳二少爺握手。

人們更嚷的兇了。拐杖，竿子碰的亂響。

老王不要大家亂響，一面向朱經理說：

「朱經理既然來了，就求你給幫個忙，說句好話，工人們的苦，朱經理是知道的。」

朱經理連連點頭。一面和錢經理交換着意見。朱經理伸了四個指頭，又嗽了嗽嘴。從閃緞花的駝絨袍裏，抽出綉軟的一條白手帕，揩去額上的汗珠，又偷偷的遞給錢經理幾個黑丸子。錢經理放到嘴裏，伸了一個懶腰，丸子進了胃，面色立刻又舒適了，額上的冷汗也少了，挺了挺腰說：

「這事大家都得認倒霉！不是嗎？朱經理也在這兒，我看就這末辦罷，公司裡一月一人給四塊錢，大家也就湊合着罷。」

「四塊錢不行！給十塊！十塊呀！不給十塊不算完事！」

朱經理失望的搖了搖頭，低頭踱了幾步，走到錢經理的跟前，又向他伸了一個指頭。錢經理點頭，向大家說：「五塊可行了罷！吃白麵也够了，還嚷嗎？」

工人還是嚷着要十塊。朱經理出來作調停人。

「大家聽我說一句話，不要再堅持十元了，十元公司裡是拿不出來的，趕快解決了，大家也該回家歇着了，尤其是受傷的人們。一月領六元半，由我作保。大家不願意的話，我這些話就算沒說，也不管了。」

人們亂騰騰的商議了一陣，推着老王說：

「大家願意了，可是公司裡得實行，朱經理作保。」

「不成問題，都在我和華東公司身上。」朱經理腆着大姆指說。

大家鼓掌。

## 八

朱經理回到他的華東公司，跑到樓上，姨太太已經給他燒好了三個大烟泡，等他一躺下，就把烟槍按到他的嘴裏，嗞嗞的抽起來。三個大泡抽完了，朱經理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搖了搖頭，一半向姨太太，一半向自己說：

「好險！奶奶的！」

「何必管人家的閒事？」姨太太嬌嗔的說。



「這不能算開事。」朱經理又淡皮笑臉地挨着姨太太躺下，手伸到她的褲管裡向上摸：「公司和公司都得互相幫忙……」

「吱吱吱……」

姨太太的笑聲被嘩嘩剝剝的敲門聲打斷。

「進來！」朱經理立起身，眉是蹙着。

聽差小二進來，交給他一封信，說是興華公司錢經理打發人送來的。

朱經理拆開看。看完之後，緊蹙起眉，倒背着手踱了兩步。然後回過身來，向剛和姨太太擠完了眼的小二說：

「去到興華公司對錢經理說，就說我按他的意思辦，天未明以前我動身。囑咐他給我掛輛臥車。」

「是。」

小二剛走出門，又被叫回去。

「快回去，收拾一下行李！」朱經理向小二揮了一下手，又回頭向姨太太說：「老錢這傢伙的手段真辣！因為方才我允許担保他的公司發給被淹死的工人贍仰費，他又不要了，讓我躲一躲。不過，對待工人，不這樣也不行。若是死一個人就每月給錢，公司就沒法應付！」

「什麼時候動身？」姨太太故意皺起眉峰。

「這就。」朱經理燃上一枝雪茄，漫不關心的。

「唉！真是！才回來不幾天……」姨太太向了烟燈竭力擠眼。結果，白廢力，一滴淚也沒擠出來。

## 九

第二天的清早，太陽正從東山凹處向外爬。薄薄的桃紅色的雲，鋪了半個天。乳白色的烟霧籠罩住整個的礦區。風是清涼的。

大拐子用拐棍一點一點的，同了老王他們，領着一羣腫鼻子腫眼，蓬頭垢面的娘兒們，去和公司裡商量怎麼發送被淹死的工人，和領贍仰費的事。離老遠，他們就看見興華和華東兩個公司的門前，都有一隊穿黃色軍服的警察把守着。鎗頭的刺刀，在朝陽中反射着晶明閃亮的光，他們突然呆立住，你看我，我看你，一時沒有主意。

從此，大拐子在他姐姐眼裡，又恢復了昨晚以前的純食客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

# 一天

澎 島

一

黃老爹從炕上爬起來，天還沒亮透。可是，隔壁兒趙三媽養的那隻大花公雞已經叫過了三遍。屋裏黑洞洞，什麼都看不見。窗戶沒有換新紙，年頭兒不好，爲的省錢。

還沒到冬天，風就這麼涼，從窗戶窺窺颯颯進來，黃老爹一連打了兩個大噴嚏。

在破被窩裏佝僂得像乾蝦米似的黃大媽也醒了。她乾着嗓子問：

「醒了嗎？」

黃老爹沒有理她，只顧摸煙袋。等咳嗽清了嗓子裏隔夜的積痰，纔在窗戶台上摸取燈兒。繡糕，昨兒晚上只顧着急，也忘了把取燈兒預備在老地方。

「吭嘎，啐！」他用力向炕下吐了口痰，彷彿想把一輩子的晦氣都吐出去：「我說，你這老糊塗東西把取燈兒塞在那裏啦？」

「唉！大清早就這麼咒罵。不定把誰咒罵死哩！」

黃大媽一面埋怨老頭子，一面伸手到窗台上也替他摸

「閉上你的嘴！大清早，不許你說「死」！」

黃老爹真生了氣，因爲他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大早晨，又說這種喪氣話，著實的不吉利。

「爹起來了嗎？」

兒媳婦從對過屋裏問。隨後那屋裏的燈光也進攻到黃老爹的房裏。

「哼。」

恐怕兒媳婦進來，黃老爹和黃大媽趕快穿衣裳。

「做點兒東西吃了再走吧？」

兒媳婦已經走到外間。

「不用。我拿着乾糧在道兒上吃就得了。」

「作點兒吃吧。天兒還早哩。」

黃大媽在炕角兒裏發現了取燈兒，叭啦一聲，屋裏充滿了紅光。

「不用。已經不早了。」

黃老爹帶上破帽子，拿起昨兒晚上兒媳婦備妥當的乾糧包，就走。

錫灰色的天空上有幾個星。風在樹梢上尖溜溜地颳。

黃大媽和兒媳婦悄悄地送他出門，好像他是第一次離開她們的小孩兒。

「到了城裏見了林兒早些回來！千萬可別喝酒耽誤住！」

黃大媽的聲音有點兒顫抖了。

「哼！回去吧！我還有什麼心思喝酒？想着喂豬！」

黃老爹回頭向她們作了個不耐煩的手勢，醉漢似的歪一斜地轉過了牆角。

## 二

昨天，幾個難民從城裏逃到村裏，說是城裏被東洋兵佔了，殺了很多人。

這個消息可把黃老爹嚇糊塗了，因為他的兒子林兒在城裏一家鞋店裏當學徒。

「會有這種事嗎？無緣無故的，東洋兵爲什麼殺中國人呢？他們沒有爹媽兒女嗎？」

黃老爹自言自語地跑到家。黃大媽和兒媳婦正哭。他想制止住她們，可是自己眼裏也有點兒潮濕了。

「有那麼回事嗎？城裏有東洋兵殺人……」

黃大媽的話被哭號打斷。

「聽誰說的？」

黃老爹想騙她們，可是她們已經知道了。

「隔壁兒趙三媽。」

兒媳婦抑制住哭聲，用驚疑的眼看公公，好像說：千萬可別是真的呀！

「風聲是有，恐怕不可靠……」

黃老爹焦慮地來回走，所有的希望，就是「不可靠」

「都是你這老發昏，偏把孩子送到城裏去！」

黃大媽開始埋怨老頭子。

「這時候說這話還有什麼用呢？他在家的時候，成天鬧這個黨，那個派，招是惹非，鬧的全村子人都恨他！不是你也主張他離開家嗎？這孩子生就來的叫我操心！」

黃老爹又是氣憤，又是着急，恨不得自己打自己幾個嘴巴。

「生是你讓他念了幾天書的過！要不，孩子也不會變壞的。」

黃大媽總得搜尋出個理由來把過錯推到老頭子身上。

「這莫非也成了我的錯嗎？」他不理老婆子，却對兒媳婦說：「作爹媽的誰也是希望子孫好。因為我個人吃了不認字的虧，總想讓孩子認識幾個字。按咱們這個日子說，本來不該讓他念書。可是我總是瞎心哪？」

「是。爹的主意是很好的。」

兒媳婦只得這樣敷衍公公。

「這就是念書的好處！」

黃大媽沒有理性的哭。

這時候，外邊的黑暗已經流進屋。房裡的一切都模糊了。

「我看，爹明天還是到城裏去打聽一下好。」

兒媳婦點上燈。房裡的一切又在焦灼的紅光裡明確起來。

「對呀！」

這正是黃老爹的主張。還是兒媳婦明白。老婆子就知道吱吱喳喳地「山叫」。

睡倒覺，黃老爹一時睡不着。剛一合眼，兒子却回來了。

黃老爹見了兒子滿高興，問他怎麼這時候纔回家。

兒子不言語，光哭。

黃老爹伸手摸上兒子的頭，却是一塊冷冰冰的石頭。

嚇了他一跳，醒了纔知道是夢。

### 三

在很遠很遠的樹林子背後，染上了一片桃紅色。半輪

血紅的太陽顫抖着出來了。樹林子立刻變成了明快的金黃色，四週被乳白色的烟霧包圍着。

黃老爹走得有點兒熱，摘下破帽子，擦了擦頭上的汗，向遼遠的四圍看了看，高興地聳了聳肩，他知道這是個好天氣。

「再走三十里地就到城裏了。」

他裝好一鍋兒煙，彎腰拾起一塊破瓦片擦了根取燈兒燃着，用力吸了一口，自言自語地說。他挺了挺已經有點兒彎曲的駝背，重新加緊了脚步。

路旁邊的墳頭兒上落着幾隻鳥鴉，呀呀的叫。

黃老爹用瓦片向它們投了去，隨後吐了口痰，跟痰出來的：

「混蛋！」

眼前很遠很遠的地方，發現了一羣米小米小的人。他們很慌促地迎面走來。

那群人愈來愈近：男的，娘兒們，老人，小孩，狗，担筐，挾筐，一歪一斜地走。塵土在他們腳下飛揚，太陽光在他們身上閃動。

更近了。面貌，衣物的顏色更清楚了：驚惶的，愁苦

的，土色的，好像多少夜沒睡覺的臉，看起來彷彿纔從墳坑裏爬出來的鬼。

「逃難的，逃難的。」

黃老爹自言自語地停住脚，向他們驚惶地看。

那一羣人從他臉前經過的時候，他抑制不住地向他們問：

「你們可是從城裏逃出來的嗎？」

他們毫不在意地向他看看，誰也不理他。就是走在末尾的一個老人，向他感傷地搖搖頭，喘着氣說：

「啊，啊，是，是……」

一個娘兒們，懷裏抱着小孩，手裏領着一個七八歲的女孩，突然在黃老爹面前停住脚，用城裏的口音乞憐地問：

「你這位老爹可帶着什麼吃的東西沒有？我們這個孩子好幾天沒有吃東西。大人還可以勉強着走。孩子是一步都走不動了。」

那個女孩子一隻手塞在嘴裡，睜着兩隻空洞的大眼，擔心地看黃老爹。

「有，有。」

他趕緊打開乾糧包，把兩張餅遞給她。

「你可以都拿了去，我到城裡再買。」

「謝謝你這位好心的老爹！」那娘兒們感激地：「不用。一張就夠了。您哪怎麼這時候到城裡去呢？可是很荒亂哩！」

女孩子從母親手裏搶過餅，連看都不看，就向嘴裏塞。跑在前面的一隻狗，又跑回來。它看着女孩子手裡的餅，搖尾巴。

「是。到城裡找我的孩子去，他在城裏鼓樓街一家鞋店當學徒。」

女孩子揚手作打狗的姿勢，用力嚙下嘴裡的餅，睜大了眼說：

「你別去！那裡有兵，日本兵呵！他們放砲打你！」

「按我看，」那娘兒們看了看手裡的餅，嚙了口唾沫說：「您哪還是不去好。去恐怕也進不了城……」

娘兒們的話，不但不能攔住他，反倒增了他的勇氣。他再也不耽誤時間，趕緊加快了脚步離開她們。

#### 四

那個古老的，莊嚴的，蒼褐色的大城，遠遠的出現了。那個傲慢地蹲在城牆上的城門樓，好像一個退職的老將軍，孤獨地回想着過往的英勢。那高高直立的烟囱，好像是他的粗笨的武器。排比在城下的房舍，似乎是一群倏小的反叛。他們好像向那位失勢的將軍示威。

那大城一步一步地逼近。它的木來面目也漸漸地在黃老爹的眼裡清楚起來。

「耳聽爲虛，眼見爲實」。那兒亂呢，這不是比平常日子還平靜嗎？」

他自言自語地向前走。

來往的車馬行人沒有平常日子多。工廠裏和車站上的汽笛也沒有平常日子叫喚的那麼煩燥，也不過偶然發出一兩聲疲倦的歎息。城上或大房子的屋頂上飄揚着幾片太陽旗。空氣裏頭飄浮着一股灰燼氣味。時常有一兩個耗子似的男人或是娘兒們靜悄悄地出沒着。

「又換了他媽的太陽旗了！」黃老爹憤怒地叫罵着：「越換旗，日子越不好過！換一次旗，亂一次！掛龍旗的

時候，白麪纔賣幾十個制錢。換了五色旗呢，跟着就長到十幾個子兒。換青天白日旗的時候，不但一斤白麪長到三十個子兒，五花八門的捐跟着增加了無數樣，簡直沒有人們的活頭！現在又換上了白天紅日旗，鬧的亂子更大！把他媽的太陽旗給鬼掛着去吧！」

氣得黃老爹把手一揮，煙袋也揮掉到路溝裡去。爲了抵抗太陽旗，他甚至於發誓絕不再去拾。

然而，那個抽煙的慾望却不高興，哭喪着臉勸黃老爹：「幹嗎生那麼大氣？你就是扔掉一隻破煙袋，也不能把太陽旗改換過來呀？去吧？拾去吧？拾了來抽口煙平平氣吧。」

「沒有出息的東西！」

他在自己的嘴巴上打了一下，彷彿打着那個吸煙的慾望，然後，又去拾。

等他走下路溝，突然呆立住，同時吸了一口冷氣，兩條腿不能自主地顫抖。天哪！他看見的那是什麼呀？那是一個赤裸裸的女人的死屍，僵挺挺地仰臥在那裡。那死屍的兩個奶子不見了，只剩下兩個黑紫色的血窟窿。胸膛和

肚子上塗滿了糝糊的血。兩條大腿中間插着一根木橛。蓬亂的黑髮團上襯托着一個臘白的臉。兩個向天直看的死眼是那麽固執，好像非等上天給了她「究竟爲什麼死」的滿意的答覆永不閉。那兩隻僵直的手緊緊地握着表示她的堅決。

「老佛爺！我看見的這都是些什麼喇！」

那吸煙的慾望早吓跑了，他再也想不起什那煙袋不煙袋，趕快拖着兩條戰慄的腿從路溝裡爬上來，離開那個吓得人發昏的死屍，走上通入南關的馬路。

## 五

馬路兩邊的商店都關了門。街上連一隻狗的影子都不見。樹上的鳥雀也不飛動，只是團縮着頸頸，無聊地用嘴梳刷翎毛。太陽也變成沒有光沒有熱的死東西，一動不動地固定在天空。到處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似乎是一座死城。

嗒嗒嗒——從看不見的遠處傳來了軍號的響聲。

黃老爹收住脚步，呆呆地楞起來。過了一會兒，倉皇

地跑到一家商店前廊下的牆角縮住了身。

軍號的響聲越來越響亮。跟着就是整齊的嗒嗒的脚步聲。

黃老爹偷偷地伸頭向街頭看：一隊兵正順着城根經過。他們頭上都帶着金光燦爛的銅盆，穿着黃色軍服，肩上抗着槍。槍頭上是晶光閃亮的刺刀。

他再也不敢從街上走。可是，不從街上走又怎麼能進城？進不了城又怎麼能找到兒子？

一想到兒子，他把什麼危險都忘了。等那隊兵過完，又提輕了脚步，再向前走。

拍！拍！拍！——槍聲緊密地爆發了。

噓！噓！噓！——馬蹄急促地踏地聲。

「啞！饒，饒命吧？……」

跟着就是人類呼救的叫喊。

黃老爹趕緊逃到一條狹隘的橫胡同口，在一家深閉着的門廊下，蜷伏着。

驚天動地的鎗聲和馬蹄聲一掠而過，墮下的是悽慘得有如鬼叫的人類呼救的叫喊，和掙扎着臨死的苦痛的呻吟。嚇得黃老爹幾乎昏過去，心突突地跳，頭嗡嗡的響，

似乎頭已經離開肩膀，懸在半空。

似乎凍結了的血液重新在血管裏流動起來，已經經過了很長的時間，黃老爹本能地探頭望了望，輕手輕腳地離開了門洞，順着胡同，一直逃到了市外。

在一個松林背後，黃老爹停住脚。他深沉地呼了口氣，平靜平靜心。

「怎麼辦呢？」

這真爲難，進城，危險；保全老命，就得這麼空空地回家。回家對老婆和兒媳婦無話可說是小事，不能知道現在兒子的性命如何，那才是大事。

他習慣地向腰裡摸烟袋，結果，沒摸着。那個女人的死屍却又擺在他眼前。

他竭力揮手，想把眼前一切可怕的事物掃蕩個乾淨。沒用，槍，刺刀，銅盆，哭號，呻吟一齊向他的眼，耳進攻。他苦惱地閉上眼，無力地坐在土坡上。

## 六

傘蓋似的松林中間，整齊的堆着幾個高大的墳，陰森



得使人想到死。

黃老爹坐在主墳前面的石桌上，楞着，好像一個石頭人，在那裡看守。彷彿作夢，他突然立起身，走到一棵粗大的松幹背後，歪頭看城牆。城上的太陽旗迎風招展，好像向他示威。他又走到一個高崗，遠遠地向城門望。隱隱約約，可以見到反射着金光的銅盆和刺刀。

「唉，唉，東洋兵，東洋兵。」

他嘟嘟囔囔，圍着墳頭兒轉。他摸摸頭。頭有點兒熱。

松林缺口，墳地坡下，一條兩邊高坡壁立的便道被他發現。這便道，黃老爹彷彿記得是通到東南城角外邊的小鄉村。鄉村背後，好像有一座跨過城河的橋。

這意外的發現，黃老爹很高興。他自言自語：

「我爲什麼不到東門去看看呢？也許那裡沒有兵，」他立刻離開松林，走上便道。

太陽高高地掛在當空。陽光的熱給人一種舒適。野外比市內自由得多。

「我還怕什麼呢？」他問自己：「已經活了六十一歲，還能活六十一歲嗎？兒子不是剛剛二十歲嗎？他正是應當活着的時候。就是拼了老命，能救出兒子，纔算沒有白

活這六十一歲。拼了，拼了。」

被一種自己都很驚異的勇氣鼓動着，他捏緊了兩拳，咬着下唇，果斷地走着，不久，來到了那個小村。

和市裡一樣，小村也斷絕了人跡。各家的門都牢牢地關着。全村沒有絲毫活氣。

不管那一套，繞過村後，黃老爹絲毫不躊躇地跨過石橋，順着城根走。

便道兩旁滿是墳頭。每個墳頭前面有一塊小得可憐的石碑，上面刻着紅字。城河裏的水安靜地流動。水面上反射着陽光。

在遠遠的城牆突出的角下，有一排栽在地上的椿，椿上纏着布。布的颜色，每兩根相同。

城市裡的事，黃老爹有許多不懂。不知道這又是什麼花樣。

椿是越來越清楚，好像頭上還頂着鞋底。等到走近前去一看，他立刻倒退兩步。好傢伙！那原來是一排倒栽在地上的人腿。這事情立刻在他眼裡明瞭起來：人倒栽着被活埋在地下，腿的影子整齊地斜射在城牆。

經過一個躲避危害的動作，黃老爹想馬上離開那裏，

一口氣跑到了東城門。

東城門，照例有兵。另外還有警察。

黃老爹收住腳，躊躇着。

從老遠，警察就打量着他，隨後，就用對鄉下老那種慣用的輕蔑嘴臉喝問：

「幹什麼的?！」

「我，我是到城裏美新鞋舖去看我的兒子……」

他兩條腿不自主地顫抖着，話也說不成一句。

「舉起手來！」

警察把肩上的鎗依權在懷裡，向黃老爹又逼近一步。

他莫名其妙地把兩條胳膊舉起，心是撲通撲通的跳。

警察在他身上搜摸了一遍，說了聲「進去吧」就又走

回到本來的崗位。

黃老爹硬着頭皮，從那個被十幾個兵把守的城門洞通過，頭上的冷汗，已經飄潑似的流下來。

## 七

城裡和城外一樣，沈寂得讓人出不來氣兒。街上除了

逡巡着一兩個警察，簡直看不見一個活東西。舖戶的門都關着。電杆直挺挺地孤立着。仍舊表示着不屈服的強硬姿態的，就賸下它們。

什麼都不顧，一口氣跑到美新鞋舖的作房門前，黃老爹已經喘不過氣兒。他急切地敲門，好像有極大的危害追着他。

沒有反應，門還是死板板的閉着。

這可真讓人着急，沒辦法，還得敲。

——拍，拍，拍！

在急切的心情裡，他還有一個急切的希望。那就是：

出來開門的，最好是林兒。

「誰？」

一個不熟悉的聲音，從裡頭傳出。這使黃老爹一下子

涼了半截兒。

「我。快，快……」

「你是誰？」

真糟透！這是什麼時候，還打岔玩兒？黃老爹氣憤得

直冒汗，大聲兒說：

「我是林兒的爹。快開門吧！」

磨磨蹭蹭地過了好一會兒，門才開開。

一個和林兒年紀差不多的小夥子，劈頭就是這麼一句

：「我的老天爺！您老怎麼這時候來啦？」

黃老爹向黑洞洞的屋裡搜尋了一眼，所答非所問地問

問：

「林兒呢？他上那兒去咧？」

「他，他……」小夥子吱吱唔唔地說：「他讓日

本人捉了去……」

黃老爹搶前一步，

「什麼？」

「被捉了去。」

「捉的那兒去咧？」

「那兒去可不知道。聽說讓日本人活埋了……」

「噲！」一聲響，黃老爹跌倒。

小夥子上去把他抱住，吓得心撲通撲通跳，嘴裡是一

個勁兒，「你，你……」地嚷。一直「你」了半天，

黃老爹才哭出聲來。

「說呢，孩子是怎麼被捉了去的？……」

「日本兵進城的第四天吧？」小夥子也抹了一把同情

淚，說：「林兒哥他們要弄什麼抗日軍，在南關裡開會，

讓一個叫漢好的中國人，領着好些日本兵給捉了去。」

「唉！可憐的孩子……」

黃老爹又悲痛地哭起來。

「他媽的中國兵真狗彘，怎麼一個大城，連一鎗都沒

放，就讓人家幾百日本兵給佔了！」

小夥子圓瞪着眼，憤憤地罵。

## 八

在回家的路上，黃老爹垂頭喪氣，一步邁不了半尺，  
游魂似的冒了黑暗走着。

天兒已經黑暗下來。遠近的村樹，烏黑黑地星堆積着

。星星眨眼。風尖溜溜地颳。捎帶着颳來的，是村裏的狗

叫：汪，汪，汪——

憑了記憶，深一脚，淺一脚，順了熟悉的道路又走了

一程，在三四里路的前面，被幾堆篝火照亮了的，就是他

的家鄉。

無緣無故，爲什麼點了篝火呢？莫非誰家死了人，在燒紙馬？小小的村兒，也不能一下子死這麼多的人，燒這麼多的紙馬呀？他媽的，時代真是變了，新花樣竟翻到他的家。

「打破了腦袋扇子搨」，豁出去了。兒子已經死了，還有什麼可怕的？反正是沒有活頭啦，走吧。走呵，走的，却又被一個聲音喝住：

「口令！」

黃老爹，本能地楞住。什麼叫「口令」？鄉下人，不懂他媽的「口令」，仍舊往前走。

恰巧，那個叫「口令」的傢伙迎上前來，手裏好像提着鎗，預備放。

「幹什麼的？」

「回家的！」

黃老爹絲毫不怕，站定腳等着。

「不許動！」鎗對準黃老爹的胸口，那傢伙大聲吆喝着：「舉起手來！回那裏的家？」

黃老爹舉起手，氣憤地：

「回這村裡的家！」

這時，又有兩個人移近前來，手裏也提着鎗。他們問那傢伙：

「怎麼回事？」

「我在這裏放哨，看見了他。問他，他說他是回家的。」

「帶他到司令部！」

別說是「死靈部」，就是他媽的「閻王殿」也不怕。走！

所謂「死靈部」，就設在村西北角的學堂裡。門外邊，有幾輛卸了的車。牲口在吃草。篝火到處燃着。鎗枝架在地上。人有的歇在車上，有的歇在篝火旁邊吃東西，抽烟。他們那滿佈了風塵的臉，被篝火的火焰照得通紅。

學堂院裡，幾個「氣死風」的提燈點的雪亮。穿了破軍服和短綿襖的人到處出沒着。

走進先生住的屋。一個黃臉皮，滿生了黑鬍子鬚兒，身子長得懶哩懶淡，一點都不帶勁的三十歲的男子，正在同了幾個年青的小夥子不知道商量着什麼。

帶着黃老爹的那傢伙，一走進屋就向那黃臉男子行了個蹩腳的舉手禮：

「報告！」

黃臉男子和年青的小夥子們都轉過臉，看了看那個窩窩囊囊的老頭子，靜聽着那傢伙的報告。

黃臉男子，問黃老爹：

「你叫什麼？」

黃老爹答覆他以後，接着他又問了他在那裏住，幹什麼的，爲什麼深更半夜的闖入駐紮地帶之類的事。

「我在這村裏住了一輩子，向來就沒有看見駐紮地帶什麼的！我闖入……」

黃老爹很生氣，他認爲這羣傢伙，都是溝通日本鬼子的。

「得，得！」黃臉男子伸出一隻手向他搖了搖：「先別說！你不是說你是這村裏的老百姓嗎？好，你領我到你家裏去看看再說！」

這一下子可把黃老爹吓壞了，領他們到家去？家裏有兒媳婦啦！她又那麼年青。

「你們不能夠上我家去……」

帶上狗皮帽，拿起筍帚疙搭似的黑東西，那黃臉男子立起身，向他和藹的笑了笑，說：

「你只管放心，管保沒錯兒。走吧！你光說是住在這村裡，要不到你家去對證一下，我怎麼能相信？」

他們出了學堂，走進村兒，後頭跟着三個人：一個提着「氣死風」，兩提鎗的。

向南走了一截兒，剛到財神廟，就從黑暗的牆角叫出了一聲：

「口令！」

「洋火！」

後頭提「氣死風」的答。

黃老爹這才明白：原來洋火的外號兒，除了取燈兒，還叫「口令」。

## 九

被秫秸柴籬包圍着的幾間土坯房，小小的窗洞裡射出昏暗的燈光，伴了燈光一同傳出來的，是女人的哭聲。中間，還攪雜着模糊的對話。到了家。

黃老爹站在柵欄前。黃臉男子隨聲問他：

「到咧嗎？到咧就叫門。」

「開門！」

「誰？」

「我。快……」

「媽，別哭咧。爹回來……」

「呀」的一聲，一條燈光從門裏吞出。兒媳婦的影子

，在這條燈光裡顫抖。她驚喜地說：

「可回來咧！沒把人吓死！嚙村裡都駐了兵……」

她呆立住，話也被柵欄外面幾個生疏的人影吓回去。

「孩子，來把柵欄開開。」

一見兒媳婦，黃老爹又想起了兒子，他的聲音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

「不要緊，別怕，我們絕不加害你。」

黃臉男子也這樣安慰她。

她怯生生地把柵欄開開。黃老爹領着幾個人闖闖地走進屋。

進屋。

一見黃老爹，老婆子就睜大了糶糊的淚眼，問：

「怎麼這時候才回來，林兒呢？怎麼沒……」

她的話，也被站在老頭子身後的幾個拿了槍的傢伙吓

回去，臉立刻蒼白了。

「他是完了……」

得不到機會暢流的眼淚，被老婆子這句問話一下子拘

了出來，黃老爹癱坐在炕沿，兩個肩膀拙劣地拙搖着，哭

起來。

「什麼？」

老婆子和兒媳婦搶到他跟前，急切地。

「他，林兒是讓日本鬼子給……給活埋了……」

「哇」的一聲，小屋裡幾乎被哭喊脹破。幾個生人，

也被這幕悲劇的場面吓呆了。最後，黃臉男子先鎮靜了

下自己，作了一個制止他們的哭號的手勢，說：

「先不要哭！老太太，我問你，他是你的什麼人，當

家的嗎？……」

黃臉男子的話，老婆子一點兒都聽不見，仍然是兒啦

肉啦地，哭。還是兒媳婦清醒點兒，她竭力抑制住哀痛，

抽抽咽咽地，答：

「他是我爹，今兒個早清兒到城裡去來。」

「什麼？」黃臉男子興奮地抓住黃老爹的肩：「你哪

人家是到城裏去來嗎？不用說，那裡的情形，你老人家是

知道的了……」

「是！」黃老爹用袖頭擦着眼好像直到此刻才想起這幾個溝通日本鬼子的傢伙：「你不是不信我的話嗎？好，問問她們，我方才的話可是騙你？……」

「得得。」黃臉男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老人家到城裡幹什麼去來？」

「去看我的兒子去來。他，他是讓日本鬼子給殺了……」

「爲什麼？」

「聽說是爲開什麼抗日會，讓一個叫什麼好的捉了去害死了……」

「怪不得你老人家這麼傷心。你既是到城裡去過，那裡住着多少日本兵，聽說來嗎？」

「聽說住着幾百人。」

「這條道你熟嗎？」

「熟？熟的厲害！就是合着眼也能走到。」

「那很好！」黃臉男子和穩地向黃老爹點了點頭：「

你老人家聽我說。我們弟兄們都是由各鄉村裡的苦哥兒們聯合起來的。我們都是老實莊稼人，在家鄉再也不能活下去了，才大家起來幹！我們現在正要到城裡打日本人。他

們把我們的屋子給轟炸了個土平，把家裡的老少都趕得東逃西散了，把我們的土地也奪了去。我們……」

「這一說，你們是替我……」

「你先不要說。」黃臉男子好像背書似的繼續說：「我們不光打日本人，凡是壓迫過我們的人，我們都打！說到這兒，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你答應不？」

「什麼事？」

「領我們弟兄到城裡去打日本！」

「去！」黃老爹興奮地：「就是拚命也去！」

「爹，別去！」兒媳婦依偎在婆婆跟前說：「媽，你沒聽見嗎？爹要去打仗。」

「什麼？」老婆子一下子抓住老頭子的手，戀橫地：

「你敢！林兒已經沒有了，莫非還把你這條老命賠上！」

「你們娘兒們知道什麼？打日本呵？打殺死咱們林兒的日本去呵，我那能不去呢？」

「好！你老人家肯這麼痛快的答應，我真高興！我先回去叫弟兄們馬上開拔，你老人家也趕快來吧？」

黃臉男子帶着同來的幾個人離開之後，小屋裡又充滿了哭聲。

黃老爹很生氣，他認為她們光這麼哭是毫無道理。他  
想不讓她們哭，可是他自己的眼裡又潮溼了。

「別哭了，光哭有什麼用呢？在先，林兒在家的時候  
，整天嚷打倒什麼日本帝國主義，什麼土豪紳，我也很反

對；現在我才知道他是對的，日本是真該打倒的……」  
滴滴，嗒嗒，滴——開拔的號聲響了。

黃老爹不顧一切，連帽子都忘了帶，就跑了出去。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改稿



# 從白廟到南海

P  
K

因為農村經濟的逐漸崩潰，在七年以前，就把我從養不了我的家庭中驅逐出來。幾年來，父親是父親，母親是母親，我是我，各人都解決不了各人的問題，誰也解決不了誰的問題，這中間沒有聯繫的可能。

因為個人的出路問題在學校也解決不了，乃決意要懂得另一個社會。自然了，這個社會還能養活一批人。他們的生活，建築在別人的死亡上。能吃人者能生活，能為人殺人者能生活。社會組織是如是，她並不讓你意識到這一點。死者是不能生活的，不能這樣講，生者是有生命力的，也是能這樣講。

然而我却要到另一個社會。這個使我在去年冬天一個晚上就開始了逃亡生活。

那是十二月二十三日三十二分之一的遭遇。已經脫了

衣服睡在床上，忽然一個同學倉皇跑了去把一切都告訴了我。那是我想不到的。白色恐怖早就籠罩北平，我還能但然躺在床上，就可以證明我的一切遭遇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

當晚，跑到一個朋友家。朋友的一家正打牌。躺在一個床上，我想學校生活大概從此終止了吧。大的悲哀是無有，對於那個大學奇宿舍多少還有一點留戀。七年來和家庭奮鬥，和貧窮奮鬥，唯一的成績就是住在大學奇宿舍裡。從此將過更漂泊的生活。過去期待的變化，目前又感到突然。

第二天還不敢出門，過午有一個友人去訪。他說：

「你知道了！」

我說：「我知道了！」

「還幹麼？」

「我幹什麼呀！我幹過什麼呀？」實在是事件到不算希奇，希奇的是還沒有做到和懲罰相當的行動。到現在，每一個人都應當做到有鎗殺的罪狀。但是這三十二個人，誰够被開除的資格？怨恨是沒有的，只有慚愧。

即便在這樣心境之下，還有意外的忠告到來。說是以後你怎麼辦呀？人家社會上都有了地位了，有這個學校，沒這個學校，沒有什麼關係，你怎麼辦呀？我當時只能一笑置之。感到四圍的空氣太反動。使我對於知識分子實在不敢存多大的希望。同時我又感到我所經過的社會階層太複雜，生活相隔只一間，意識相差竟這麼遠。

從那一個朋友的家裡遷到一個高樓，又從那個高樓上遷到一個朋友的寓所。這中間有兩個月，每天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教幾個小孩。這中間還葬埋了我一個好夢。那個夢做的很圓滿，我想出去教二年書，積下兩千塊錢，就開始我的留學的夢。寒假到了，我的事情沒有着落。春天到了，我的事情依舊沒有着落。這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這裡面，我又看見我疏忽於幾年來經濟狀況之變遷，知識分子之衰落，失業人數之增加。而我賴以維持生活的那

個家館也終於在我到了南海以後，因為東家的經濟緊縮政策而丟掉了，這以後就是每天到圖書館去譯書，打算從這裡面找出維持個人月前和解決人們以後的生活問題的資料來。

朋友大部都不見了，我也不想見他們，他們也還不需要我。知識分子還是各人奔各人的行將沒落的前途吧！幻想和現實，現在還爭着決定他們的傾向。到現在，幻景還在佔優勢，然而現實却逐步掩殺牠。

友誼也建築在這個幻景的引誘而生存的社會上，到某種時候也許完全不需要牠。

在社會組織不適於全部成員生活的時候，個人除去自私以外對社會沒有責任，如果有，那就是破壞這個社會組織。在少數覺醒的現在，其責任乃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而是少數人對於多數的喚醒，領導這個偉大的鬥爭。

出路是不要的，剩下的只是一個吃飯問題。現實和幻景都佔在這一點上左右你。然而人的毅力都是不可憑的。這個時候貧困對於一個人並不是不利的。

每天六點鐘起床，我還沒有忘掉我早晨散步的習慣。繙譯一天，晚上有時看看人們生之掙扎，以緩一日之疲勞

。這樣把一個春天就渡過去了。

然而漸漸地我感到我的繙譯無味了。我還需要知道許多的東西。這本繙譯除去稿費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這是我最低限度的自私，然而我的興趣却不能再繼續了。

這個時候，有人用五點鐘的功課，和二十元的路費請我到遠方去，被我謝絕了。我還打算多看一點貧窮。

熱河是在三月失陷的。何應欽繼張學良之軍權，住在居仁堂，每天有汽車在南海出入。前線的戰事一天比一天緊，南海的兵士也一天比一天多。五月一日，日本飛機第

一次來到，住戶就得到搬家的通告。自五月九日南海實行戒嚴以後，大部的住戶都搬出來了。在極度倉皇之下，又搬到那個高樓。

五月二十二日，日本的飛機一天來了十三架，一時頗想去上海。塘沽停戰協定之後，又在此時苟安起來。白廟已經不是禁地，南海却不許進去了。我在高樓上時時又想下來。這樣已交割了半年。

一九三三，七，二十

# 晚 秋

——獻給亡友慧——

春天的一個傍晚，逸正伏在書桌上，皺了眉頭，咕咕噥噥着，A平方加B平方等於……的公式。輕微的一聲叩門聲，打斷了她的工作。她連忙抬起頭來，一邊放書一邊問：「誰，請進。」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慧笑迷迷的走進去了。

慧的衣服很簡樸整潔。她有一雙黑晶晶的眼睛，和清秀的眉睫，高高的鼻樑，上寬下仄的臉兒，略為乾枯的嘴唇上，浮現出微微的笑容。頭髮蓬鬆着，臉上沒有半點兒脂粉。然而她已經是美麗了。她的美是自然的，少女的健美。唯有她那粗啞的喉音，是去年冬天吐血症留給她的紀念。慧是逸在初級師範學校的同學，並且是一位很好的朋友。逸畢業之後在省城的一個小學當教員，慧就了某縣兩級小學的校長。半月前同了兩位同班，一塊赴任去了。

這時她突然跑了回去，使逸非常驚訝。

慧自然是高興極了，一帆風順的接收了校長的職務，現在又回到別離了二十來天的住過五年的省城。這裏有她留戀的景物，有她痛愛的朋友，逸自然是其中的一位。慧一眼看見逸的手還沒有離開那本很厚的代數，心裏突然感覺到很不愉快，然而不久又釋然了。看見逸驚訝的樣子，她覺得很好笑。

「怎麼啦？」

逸從驚訝裏轉了回來，自己也感覺到方才自己的態度好笑，也笑起來了，忙問她：

「您怎麼回來了，我實在是沒有想到。」

「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那偏僻的小縣裏，連電光紙，原書紙，石筆石板一類的東西都沒有，學生們沒的用，

醒 吾

不得不跑回來替她們買，這就是做校長的好處，可以活動活動，」慧自己說着，也感覺到很光榮，同時也感到些微的羞慚。僅只一月以前，自己還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不知到用功，在講堂上還想和教員們陶氣，和同學們開開小玩笑，這時自己也當了教員了，而且還是一校的校長。

逸自然對她突然的轉回也放心了，和她半玩笑的說：

「好，校長您勞苦了，請坐，讓我去找僕人們去給您預備飯，拿洗臉水。」

慧一人留在屋裏，眼睛似乎是要在這屋裏搜羅些什麼出來。她和逸的合影首先入了她的眼簾；逸是那末樣的安閒，自己很有僕僕風塵的樣子。像片的下邊是逸的書桌兼飯桌，桌的兩邊有兩把粗笨的椅子，桌的左邊是逸的床，右邊是書架，架上是小學生們的習字，順手翻了一下，裡面的字，彎彎屈屈的，分不清究經到那裡是一個字，然而比自己的學生寫的總高明些。另一層裡是逸自己的書和她自己的練習簿，這又捉住了她的視線。她看見裡面有英文，幾何，代數等等的書籍。這使她禁不住的感傷起來：

「爲什麼自己不能升學？功課雖說學的不實在，然而

只要預備三四個月，也不至於考不上大學，自己相信這點兒聰明還有。然而，不要說一年得拿出三四百元大洋來花的金錢，萬能的金錢。然而，父母既不能做官，又沒有承受了什麼產業，自己更沒有能力賺這樣多的錢。」慧感覺到前途異常的暗淡，心境也變得惡劣，還是逸的轉來把她的思路打斷了。

逸走進門來就連忙的問：「您這些時身體好點了沒有？您的精神很好，不過聲音還是有點啞，您怎樣教小學生們讀英文？她們能聽清楚了嗎？」

「才去的時候，我請人代了幾天，後來我也就勉強教起來了，因爲同事們都沒有工夫，並且經濟也不允許我常久的請人代呀。提起我的身體來，噯！到沒有什麼，就是喉音總是不復原，說起話來很費力，這是我最大的苦痛。」

「慧一邊洗臉一邊說。」

「林同學怎樣？」

「她們兩位都很高興，尤其是馨。本來她的環境也太惡劣了，她還不記事的時候，她母親便死了，父親什麼都不管，繼母生來就是一個殘廢人——不是形體的殘廢，而是

知識方面的欠缺，他除了吃喝之外，什麼事都不會打動了他的心。唯一痛愛他的人，就是他的祖母。她老人家近來身體很不強健，已經是八十四的人了。說不定那時就完了。嗚！您還不知道哩，他在正月裡尋了一次短見，幸而他祖母醒了，發覺的早……」

「是嗎？馨真吓死人……」逸截斷了慧的話。

「這事連她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除了她祖母。她覺得很羞惱，怕怕那些苛薄的人們譏笑她。這是我到她家去，請她同我到縣裡當教員的時候，她告訴我的。她說她一家人，見她舉了業沒有事作，都給她一個長臉看，高了興還譏笑她幾句，她成了她一家人的眼中釘。她祖母也僅只能陪她多流點眼淚，那末大歲數的人，是禁不起風波的，不到幾天，她老人家就病倒了，所以馨才蒙了短見。」

慧洗完了臉，吃逸爲她預備的晚飯。

「唉！她真可憐，幸而您請她去了，現在她在家裡的地位比以前好了罷？」逸問。

「哼！人的眼皮兒才薄呢！她很掛念着她的祖母，叮囑千萬去看看她。林也叮囑我到她家看看，因爲都是第一次出門做事，家裡都不放心！」慧一邊吃飯一邊說。

「您打算在這裡住幾天？」逸問。

慧略徵想了一回兒說，「就在這裡住兩天罷，連在路途上的兩天已經是四天了。老不回去，不像回事，並且您也沒有多時間陪我玩，您不是預備考大學嗎？我不好意思多糾纏您。您是有希望的，您的前途是光明的！」慧極力壓制自己的情感，然而無論如何是克服不了的。

逸看的很明白，所以心裡十分難過。這種情景，是她新近才領會到的。她很想同慧一塊到北京升學，在自己有一個好伴；在慧那方面就是從地獄裡升了天堂，然而，錢是父親的，自己一年用三百四百，已經是夠勉強的了，那能多要了給別人用。自己雖然有了升學的機會，對於慧不能幫一點忙，實在是太自私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對慧說明自己的爲難，所以這一個機會便在慧同逸的中間畫了一條鴻溝。

您不要這樣傷感，把身體養的好好的，奮鬥，奮鬥的人是有希望的！」逸這樣安慰慧。

慧已經吃完了飯，躺在逸的床上休息。聽見逸安慰她，她也無可奈何的「哼」了一聲，接着說：

「今天不出門了，休息休息，明天先到李老師那裡，

對他說說那裡的情形，道謝道謝他給找事。然後再到鄰的家同林的家。這三家就得一天，這些太太們真麻煩，尤其是那位祖母，見了恁總是問長問短，不放恁走。後天買東西，大後天一早就得上火車。」

時間偷偷的逃走了她們兩人。院裡死沉沉的，沒有同事的談話聲，沒有學生的讀書聲，嬉笑聲，黑暗吞沒了一切。只有遠遠的僕人們的房裡，放出微微的一點燈光，大半是王媽又在那裡爲她女兒縫夾衣了。隔壁的屋裡偶而發出一聲響語，充滿了夢鄉裡的甜蜜。她們兩人還沒有睡意，然而屋裡陰沉沉的，感覺到身上的衣服異常的單薄，她們便睡下了。兩個人睡一個床，本來是她們在學校時很習慣的事情，然而現在莫明其妙的，兩個人都感覺到有些不舒適，對於時間，暗暗的感到可怕起來。慧終究因爲路途的勞苦先入了夢鄉。她不久也睡熟了。

一天晴朗的早晨，慧已經完成了她的使命，又別離了她的朋友，和在那裡過了五年黃金時代的學生生活的省城。火車「鳴」的一聲，便咕嚕咕嚕的走起來。逸的影子漸漸的小了，車站上的高樓也模糊起來。慧無力的從車廂上縮回，坐在座位上，就像等待着這可怕的火車，把她拖

到地獄裡去一樣。她覺得無數的視線都射到她身上來，然而她是顧不到這許多的，儘管沉在她的回憶裡。中午以後不久，便到了她下車的車站，從此她到她的學校還有四十多里路的旱路。在這偏僻的地方，是沒有洋車的。不要提馬車汽車了。爲旅客們預備的，只有一個人推的小車。好在她已經坐過一次，這次當然熟習多了。

天氣異常的和暖，微風吻在面上，頓時起了一個清爽的快感。路上的行人帶了渴慕着歸家的神色；有的偶而舉起他們那優閒的目光，窺察她的姿態。從他們誠懇喜悅的表情裡，深信他們是在贊美她，欣佩她。她雖然有僕僕風塵的奔波，和計劃校務的勞苦，然而她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安適。薪水雖屬了了，也足夠鄉村生活的費用，最慶幸的，是她切身的問題又可以遷延時日了。

離學校不遠的空地上，有她的同事帶了幾十個學生在玩耍，認清是她回來了，都熱烈的歡迎她。學生歡她迎爲她帶來的各色的物品和玩具，同事們歡迎她爲她們帶回來的慈愛的消息。

到了學校，林同馨幫忙她把東西分發給學生們，然後也各自得到了自己所希望的消息，很滿足的回到自己的房

裡。

她回校的第二天下午，剛把學生們送出大門，同林和馨在屋裡談天，忽然僕人走進，告訴她說有一位家鄉的先生同一位太太要見她。

她不由己的驚慌起來，還是聽差請示的聲音把她提醒了。林和馨同她走到大門，迎接着她已經很久沒有會面的母親和父親。她歡喜的心情已經為駭異的情緒奪去。

她的父親住在店裡，母親同她住在學校裡。

明亮的月光透入窗紙，射到他們母女兩人的臉上。母親翻轉身來，長吁了一口氣，悽慘的說：

「慧兒……，前些時給您寄的信，您收到了沒有？您向來是很懂事的，最好是快點兒答應了這回事罷。您還不知道東隣西舍的苛薄，自從這件事發生了，我們一家人就像是有了短處。」

慧的腦海頓時起了一陣狂瀾，呼吸也停止了，然而又想到母親已經有了五天的奔波，實在太累了，不忍給她更多的苦惱，所以極力壓住自己的憤怒，安慰母親說：

「媽！您走了四五天的道路，也疲倦了，還是休息休息好了，有什麼事情，明天慢慢兒說。」

月兒悄悄的逃去，暗淡的屋裡，暫時沈默。不久母親睡熟了。她似乎陷入了奮激的情緒裡，睡神再也不肯光顧她，輾轉的自由也為母親奪去，一夜的睡眠比禁錮在殘無人道的監獄裡好不了多少。

這比什麼都使她傷心，使她悲痛的問題，降生了足有八九年了。那時她還在故鄉的小學讀書，在那一羣小孩子中間，她是最聰明，最可愛的一個。父親的一位朋友很喜愛她，想提給他自己的兒子為妻，託了好多朋友徵求她父親的意見。後來他們那方面請了兩桌客，這件事就算成功了。

但是這兩位小朋友，愈來愈不相配。他原來還攻過乙等的，漸漸的退到丙等，又退到了等，紅椅子算讓她坐定了。教員厭惡他的程度，一天厲害一天，若說是他們恨他，倒不如說是怕他恰當些。他們對他感覺到教授方法的不夠用，每逢問他問題的時候，他總是目瞪口呆，一個字兒也答不出來，聽覺似乎也失去了作用。教師帶了譏諷他的口吻讓他坐下，他也聽不見了。每達到這時候，他覺得有很多譏笑的視線，直射到他的身上，有的同學也很可憐他，靠近他的同學便慢慢兒的拉拉他的衣角，告訴他坐下，



如此這一個難關算過去了。等他坐下以後，他又張着兩隻大眼，玩賞窗外的風景，偶而看看立在講臺上的教師，和坐着的同學，他感覺到他們像唱戲的一樣，從來沒有想到過教師的話會與他有關係。

後來可憐他的同學也一天一天的少起來，有人丟了鉛筆小刀一類的東西，都疑惑是他偷了。教師們和他的父親都認識，不好意思把他革除。雖說他在教室裡佔了一個空閒，教師們的腦海裡，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了，學生在課外戲遊的隊裡，也沒有他的蹤影了，初級小學畢業以後，他便離開學校，在他父親自己開的雜貨店裡，當了夥計。

這一個消息傳到她的村裡，漸漸傳到她父母的耳殼裡，以後她自己知道了。她雖然不十分相信，會有如此不長進的人，然而對於他的前途便也暗淡起來。

在故鄉高小畢業的春天，她違背了父母的意思，一點路費也不會拿，就跟着幾位同學到省城投考師範學校去了。考取了以後，父母也就不再固執，然而他們一點也不幫助她，每年由本縣津貼她四十元大洋，父親還要分她一半。她雖然是吃官饅頭，讀官家的書，然而她四季的衣服，友朋的往來，也感覺到十分困難。幸而有幾位朋友幫忙，

這一段學生生活才得以完成。這時她知道不能再拿話推辭他那方面了。只有不回故鄉的一個辦法。她所以急急於就這偏僻地方的縣立小學校長的位置，也就是她抵抗他的唯一的方法。

看看睡在床上憔悴的母親，想想住在店裡的父親，感友鄉鄰譏笑父親的情景又現在她的眼前。這時候，她很想立時應允了。然而怎樣和那樣愚蠢的東西。朝夕共處！她不得不遊疑起來。允與不允的問題在她的腦海裡苦戰一夜，終久未分勝負。她正要睡去的時候，催起的鈴聲幽揚的傳來，又把睡神驚跑了。

一回兒的工夫，她又站在無愛慾的一羣小學生的面前，給她們講述華盛頓的軼事。玩皮的學生走來告狀，也只得耐了性兒為她們排解，縣長的小姐來參觀，也只得滿臉陪笑的招待。等這一天的紛擾過去，她的確是萬分的疲乏，萬分的心焦。腦子漲大了，四肢也無力了，倒在床上，為避免人們的攪擾和煩燥，她使緊緊的閉上兩眼，作出馴聲。她的計劃果然有效，母親找林同學談話去了，並且叮囑僕人們不要驚醒她。

等她一覺醒來，已經是油燈上火的時候，母親半命半

哀求的讓她起來吃飯，她只待順從。母親也沒有提起問題來，她好像得到了赦免一樣暢快。第二天的深夜，母親也焦燥起來。自己住在女兒的學校裡，精神上，形體上，無形中受了束縛，在店裡住自然也有許多的不便，因為有那位「小魔鬼」不知羞恥的沒命的糾纏。是的，這事她的女兒還不知道，現在她再也不能告訴她了。因為這一個問題解決不了，其他的問題便會愈來愈多，她不能不硬了心腸，徵求女兒的意見。母親說：「他們那方面，一二年來就催促着完婚，現在聽說已經畢了業，非立時完婚不可。他們已經定過兩次日子了。你不回去，他們毫無理由的造了許多謠言；他們說把女兒放出去收不回来了，父親窮極了又想許給人家多得些錢花。尤其是那些苛薄的，好搬弄是非的鄰人們，說的話是怎樣的令人氣憤哪！實在讓人嚔不下去。」他」又沒命的逼迫，我在家一天的安穩日子也過不了，所以我們才同他來了。同他來的理由就是要讓「他」看看，究竟是我同你父親不願意還是你自己不願意。你的意思怎樣——」

她聽說「他」也來了，這簡直是晴天的一個霹靂！她的眼睛發了一陣黑，耳殼嘖的一聲什麼都聽不見了，血液

的循環似乎也完全停止了。過了很久，眼淚又逃出來。最後她對母親說：

「孩子是你們的，你們看着辦罷，只要你們忍心……不過我也是二十歲的人了，多少也得給我點自由，逼迫着你們的女兒走向水深火熱的地方我想來是不可能的！」

母女飲泣了一回。她時而暴燥起來，想跑到院裏去，然而又被她母親阻止住了。小小的一間充滿了黑暗的屋裡，斷續的傳出嗚咽的聲音，間或有長嘆聲，低語聲。

在這種情形下，繼續了兩個禮拜，她的淚泉似乎是流乾了，她也沒有和母親分辯的力量了。她不能忍耐的和她母親廝守着，趁母親睡熟的時候，偷偷的下了床，來到院裡徘徊，這便是她唯一的安適的時間。這時，她使想起以前在學校讀書時的種種：和最親密的朋友，避了衆人在月夜裡徘徊，或是很早的清晨在櫻花樹下和朋友對坐讀書。她的蒼白的臉上又浮現出微微的笑容。她很想再看看舊日遊玩的地方，和舊日的朋友。然而那時的情景，只有令人尋味，只有令人尋味了……。

她詛咒金錢，詛咒禮教，詛咒人類，詛咒世界！她尤其厭惡「他」的不懂事，她恨「他」，厭惡「他」。「他

「在她的意識裡是一個魔鬼。她不能同「他」在一塊，就同她不能同魔鬼在一塊一樣。」

他同她的父親住在一個房間裡，沒有工作，沒有消遣，睡覺以外，他的時間的確不曾妄費了；有時十分強硬的指問她的父親，警告她的父親，非在最近的期間完婚不可。她不從是父親的責任。然而父親生氣的時候他也就軟化了。

他屢次要求和他的未婚妻會面，他以為她之所以不從，是她父母從中作梗，從中挑撥，完全不是她的意思，見一次面一定會了解的。母親趁她高興的時候，也曾經提過幾次，但是，沒有得到什麼效果。

大概她是疲倦的不堪了，一句話都不說，除非是和學生有什麼事情，或是給學生們上課。母親以為是她有了回轉的意思，便極力的寬解她，勸她和他見一面。她受了好奇心的逼迫，也不表示十分拒絕，但是也不表示怎樣樂意。然而有一種可怕的勢力潛伏在她的腦海裡，她不能不趕快解決這個問題。

她每月的薪水不到二十元，現在拿到了的已經用完了，下月的已經預支了。父母就算應當孝敬，那位魔鬼也陪

着用，這是多末可笑的事，這是多末可恥的事呵！所以牠決意和他親自談判，然而終久還是沒有同他談判的勇氣。她不知道持一種什麼態度合宜：強硬的，還是和軟的。和軟的恐怕不合宜，強硬了又怕激出事來。她很想同林和馨商議個辦法，然而怎樣開口呢，她們兩個人對於這件事，不一定有好的主張供獻出來。最後她決意寫信和逸商議。

「我的好友，我親愛的好友。在車站要別離的時候，你鼓勵我，啊！我是怎樣的感激你呀！你鼓勵我盡力經營這個小學，自己得些經驗也試試自己辦事的能力。還說以後有了機會再讀書，其他的事情暫時先擱下，人是很不容易走到絕徑的……。一陣人聲噪雜，告訴我們說已經到了我們分別的時候了。我記得那時，我們拿了雪白的手帕舉着振搖，直到你手帕的蹤影模糊了，消失了，車站的房屋也逃出了我的視線，我很失望的退到我的坐位。啊啊！那是怎樣富有詩意的情景呵！那時的心靈是如何的舒適呵！我的前途似乎還是光明的，光明依然照在我的身上。想不到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希望已經完全沒有了，完全走到絕徑了。我的精神不知從甚麼時候就遺棄了我了，血肉都耗盡了，這時你若遇見我，恐怕也要不認識我了。林同馨

都爲我担心，常常問我。我很想把我的事情告訴她們，然而我無論如何也張不開口，我自己也卑視我自己，爲什麼連這點勇氣也沒有！我的好友，現在我又得領教你了。你向來是什麼事都幫忙我的。他同我父母來了，非和我完婚不可。你想他這不是意想天開的事嗎！母親要我同他見面。我想這到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和他談判，斬鋼截鐵的和他斷絕了一切的糾紛，讓他死了心，然而到現在還沒有見他。我不知道怎樣和他談判，不知道持一種什麼態度才適宜，若真的在學校裡吵鬧起來。那就太難看了，若是辦不出結果來也太辜負了這一個好機會。我已經允許三天以內見他，這個問題非趕快解決不可，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

她的精神一天壞的一天，身體也一天衰弱的一天，她用了很大的力量，給學生們講書，但是學生們還說有幾句沒有聽清楚，請求再說一次。她很焦極，想站起來再給她們講講，然而她的腿戰慄的可怕，腦子漲痛的受不了，眼前也發黑。她重新坐下，鎮靜了一回兒。她同學生們，誰聽明白了這一段故事，讓她述說給她們聽。當學生在那裏述說的時候，她的思想又迷亂了。

她自己生氣，爲什麼害怕這樣的一個人，爲什麼不敢和他親自談判。她的心房跳動，血液流動的很快，臉也熱了起來，同時似乎有一個微弱的聲音縈繞在她的耳邊，責罵她：

「你這不知羞恥的女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她正要開口罵這個人的時候，一陣鈴聲把她驚醒了。她照例的告訴學生們回家看明白這一課，下次看誰述說的清楚，完全。她拿了書，慢慢的走回臥房，躺在床上又計畫着怎樣同他談判。她想挖苦他個通快，罵他個通快，讓他沒有臉面再見人，從此不敢再來糾纏她。

禮拜日的午後，學生都不在學校，同事們也到野外散步去了，她一人和她母親留在學校預備和他談判。她坐立不安，心裏一刻也不能寧靜，這天的下午，好像是她的生死關頭。她害怕的厲害，她很想再延期，然而她不願意表示出她的游疑來。她沒有勇氣告訴她的父母，讓她單獨見他。若是同着父親母親，怎樣好意思說呢！若是見一次，弄不出結果來，那是如何愚蠢的事呵！想來想去，總是沒有好辦法，幾次走到她母親面前，但是不曾說一句話，又走開了。母親也不敢問她，半天的時光都在沉默裏度過。

她的心情十分緊張，怎樣也平靜不下。幾次聽見人們走的腳步聲，心房便突突的跳動起來，以為是到了時候了。僕人的咳嗽聲，腳步聲，推門聲，並且聽見叫她的聲音。她不知道應當做什麼。一封自省城裏寄來的信，遞在她的手裡。她的手抖的很厲害，幾乎拿不住。她害怕這封信就像怕魔鬼一樣，同時又渴望着讀它就像在沙漠裏渴望着甘泉一樣，她心跳，她忙亂，她戰抖。伏在床上經過了一刻鐘的光景，把信封戳破了，張大了眼睛，用力的注視。字兒們在紙上跳躍着，似乎是故意和她為難。她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揩拭了眼淚，重新把視線移到信紙上，她的心依然是劇烈的跳躍着。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可憐的朋友，我必須赤裸裸的把我這小小的意見貢獻給你！不然，我就要感覺到最大的不安，最大的羞愧！那樣做是不配和你作朋友的！」

我是萬分的焦急，萬分的惶恐！你真的要屈服了嗎？我絕對不相信你能屈服，不會！同班們都說你是屈服了，十分之九是屈服了！我是怎樣的替你不平，我是怎樣的氣憤啊！

我願意你還是貫徹下去，鼓起你的勇氣，和他奮鬥到

底。他既然要求見你，你就大胆的見他能，這是你的絕好的機會！

你的態度要嚴重些，不，愈嚴重愈好！心裡要寧靜，整重的把他觀察一番，然後再慢慢的說您要說的話！就趁着這個機會，把這件不幸的事解決了，這豈不是意想不到的好機會嗎！……」

在這不常見陽光的，陰沉的會客室裡，一對中年夫婦，穿了藍色的粗布衣服，坐在依南牆放着的方桌的兩旁，會客室的東北角上，坐了一位身體短小，發育不完全的少年，面部黧黑而且是很醜陋，除了兩個圓圓的眼睛，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了。時常舉起兩隻大眼，尋視院裡，和房子裡。從後面紙窗破裂的地方，投來了一條陽光，在灰塵裡振動着，這成了他研究的材料。

中年的男人，擦了火柴，略微遲疑了一下，吸着旱烟，用警告的口吻說：

「你有什麼道理，有什麼話，和她說罷，以後我不問了，你也不要再糾纏我了……」

忽然三個人的視線都移向窗外，母親遲遲的走到門口，迎接她的女兒，讓她坐在自己的旁邊。父親無意的立起

來，少年也離開坐着的椅子，然而不敢正視她。

這時的她，好像是另變了一個人，面孔十分莊嚴，絕對的沉默着，似乎沒有感覺到這會客室裡有人們的存在，她的父母也感覺到有些差異。沉默繼續了五分鐘，她注視着少年，談判開始了：

「你要看明白，事情是不能勉強的！婚姻尤其是不能勉強，勉強的事是沒有好結果的。很多年以前似乎是提議過，然而也沒有辦過正式的手續！那就是說婚約。我們既然是連婚約都沒有，可見當初也只是說說而已。而且就是當初認真說過，就讓是有婚約，也不能就認為是絕對不能變更的事呵，何況都是父母的意思……所以這事我們就不必固執了。最後，我告訴你，你應當馬上離開此地，不要再想着這回事了。我是死也不能照辦的，你聽清楚罷！死也不能！」

少年仍然沉默着，面部任何的表情的都沒有，大約過了十分鐘的光景他張大了眼睛，看了一下屋裏，嘴唇振動了幾下，又把頭垂下去了。又是幾分鐘過去了，他遲疑的拿起草帽，離開坐位，一句話不說，便一點一跛的往門外走去。父親也立起來，隨着少年去了。她同母親也沒有說一

句話便走向臥房去。

她的顏色由黃白轉成紅潤，心裏也暗暗的替他不平。生下來連兩條完整的腿都沒有帶來，別的更提不到了！

他們兩個人走到店裏，仍然沉默着。後來他突然流起眼淚來，不敢像從前那樣強硬了，哀求她的父親替他爲力，只有他們兩位老人家能給他幫忙。父親氣得氣都喘不過來，一聲長嘆作了回答。

他讓他走，他說他死不離開他們兩位老人家。父親也知道女兒的爲難，而且女兒的身體一天比一天瘦弱，精神也一天壞似一天，若是常久的這般難爲她，那的確是太危險了。

他把這番意思，告訴了她的母親，決意到省城暫住。自從他們走了以後，她的心情和緩了許多，然而精神是異常的萎靡，除了上課和與人們交涉事情之外，她的時光都消費在睡鄉裡了。一天不吃飯是常事，馨同林也時常來看她，有時也做點菜給她送來。讓她吃飯，想勸勸她又怕惹得她更煩惱，而且對她的事也摸不着頭緒，只有暗裡替她難過罷了。

天氣已經熱起來了，她的食量也減了不少，一連兩三

天不用正餐的時候是很常有的事；雖然如此，學生的功課一刻都不敢耽誤，對內對外的事情，也不能疏忽，而且還得裝出很高興的神氣。

勉強考完了暑假考試，把賬目清理了，到省城會她的父母。

舊日的朋友一個也不見了，有的在外面作事還沒有回來，有的已經到北京升學去了，只留給她說不出的寂寞，說不出的乏味，和厭惡，失望，以及莫明其妙的空虛。她想馬上離開這悶人的城市，逃到一個熟人都沒的地方，自己再從新生活。然而又怎樣走得開，自己的身體一點力量都沒有，出去是找不出飯來吃的。

「我爲什麼不愛惜我的身體，爲什麼不聽朋友的勸！把身體弄壞了，還憑什麼吃飯！我應當聽母親的話，爲什麼自己向死路走？我還是請一個醫生來看看，如果還有希望，我就認真的保養它。如果好了，我一定要遠遠的走開，讓他找也找不到，追也追不上，那樣是多末高興呵！……」

她很高興的要求她的母親陪她去看病，母親當然很贊成的。

胖胖的一位醫生，帶了眼鏡，見她們母女走進診療室，從眼鏡上邊看了看她們。她覺得很好笑，然而她對於這位胖醫生是不敢輕慢的，因爲她的希望是等他來判斷，她的希望是繫在他身上。等她坐在醫生的面前，她感覺到醫生對她笑了一個漠不關心的冷笑，她的心裡便突然的跳了起來，好容易等他檢查完了，還希望着最後的希望。

「大夫你看我這孩子是什麼病？好治罷？多久能好？」

「她母親問。」

醫生搖了搖頭，又是一個冷冷的笑：「不要緊，也不用吃藥，多吃點飯，多吃點有養料的東西，多到野地裡走走。能够到鄉下住更好，那樣，不久就會好起來。」

母親還要問的時候，其他的病人又佔了她女兒方才坐的地方。她們兩個人又帶了新的失望走回家來。

她對於這位胖醫生的診斷，十二分的不滿；「真飯桶，不吃藥找他做什麼？難道我自己就不曉得吃有養料的東西好嗎！真給他們醫學界丟臉！」

「我們還請王大夫來看看，唉！吃他給開的第一個藥方的時候，的確很見效，後來就又覺不出好來了，發燒也不減輕，又不愛吃東西，長天老日的不吃飯那裡行！不過

還是找他看看罷！請他再細看看。」母親無可奈何的說。

「好罷，我爸一兩天以裡準有信來，若是寄了錢來，我可以找個好醫生瞧瞧……」慧的話被叩門聲打斷。

「媽！快去看看罷，這很像郵差敲門的聲音，快快去罷！」母親匆忙的走向大門，慧在屋裡用力的在聽外面的說話。

「你們不要欺騙我，我要進去看看！」一種粗暴的聲音說。

「不要吵？我非吵不成！除非是讓我進去看看……」

「同樣的聲音說。」

「咱們慢慢兒商議，你吵也沒有用，我甚麼時候騙過你？人是在此地，你見了也是一樣，不見也是一樣，何必氣她呢？你赶快走罷！……」這是母親的細弱的聲音。

聽見母親從外面轉回，慧鬆了一口氣，倒在床上，汗水直流。

「慧兒，慧兒，他已經走了，不必同他生氣，他除了吵鬧也沒有別的方法，你若是不拿他的吵鬧當回事，他就甚麼方法也沒有了，我們不必管他……。」母親走來

看見女兒氣的那樣又害怕起來。

「你睡一回罷，睡到五點鐘起來吃飯，我到院裏坐坐。」慧點了點頭，母親便走了出來。趁女兒睡了的時候，母親自己到外邊買女兒愛吃的菜，在大門上當真遇着郵差送信，她雖然不認識字，然而她的確知道這就是她們母女希望的信。她慢慢走回來，把信放在女兒的床上。又走出去。

等她作飯的時候，女兒早已醒來，看完了信，心裏又輕鬆了些。

「媽，這是我爸的信，寄了三十元錢來，他領了兩個月的薪水，自己留下十元，我們若是不够用，爸說還給寄呢！今天吃完了晚飯，我就找醫生看看好了，應當吃藥就吃藥，應當保養就保養，回老家住些時候也好……反正在那裏都是一樣。」

「我們快點吃完飯就去罷，這時還涼爽些。」母親說

她走出大門，已經心跳的利厲，滿身都是汗水，顧不得和車夫講價錢，便向拉過來的洋車上坐。她用力一抬腳，幾乎摔倒，汗水流得更兇了。母親趕快扶住她。



「媽，我不能去了，還是你去誰醫生來家看看罷。我心裡難受得很！」

母親把她扶到床上，就連忙的走出去請醫生。這回請來的是在某大學醫科剛畢業的一位同鄉。給她檢查了一回，最後說：

「不妨事，我給你點藥吃，一定就會漸漸的好起來，不過你的病是適於在鄉下養，我看你還是早些回去的好。」

她這時是渴望着快快好了，所以也就聽了這位醫生的勸導。

費了兩天的工夫才到了家，隣居們聽說她有病，都走過來看她。有幾位年長些的人們都想替她幫忙，因為他們看見她病的那樣，實在可憐。他們約了三四個人便到他家去了。

「……人，你們是得不到的了，你們再不答應，她會死得快些，答應了，還許有一線的希望，事情既然不能勉強，也就只好算了！」

他的父親辯不過他們，也只好答應了。然而，不久她的生命也隨着這問題解決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改稿

# 大豬的死

笑 菴

那大概是一個月以前的事了

我的八十一歲的祖母，因時令不正，忽患瀉肚的第二天早晨。我去我們村裏西頭，打算請王先生來給她瞧瞧。正是大雨初晴，空氣特別清爽，村邊的樹木，在輕烟淡霧裡精神勃勃地站在地上，好像對滿披露珠的小草，含有無限傲慢的神氣。太陽剛從東邊探出頭來，金黃色的光線，暫時籠罩住了樹尖，和村內較高的屋頂。未披日光的樹木，地上的小草，和菜園裡種的各種蔬菜，更顯得碧綠可愛。

從我們家到王先生家裏本有兩股遠近差不多的道。——南邊一股，北邊一股。我這次却取了北邊這股道。一路上十家到有九家的破舊街門，還靜悄悄地閉着；路邊的井上，間或也有蓬頭垢面的中年婦人，和同樣不整齊的小姑娘

抬水。

在我們村西頭的村中間，十字路旁，有一間很破舊的關帝廟。一般沒事幹的人們，每天飯後，都銜了烟袋不約而同的聚在這裏談天。平常我最怕經過這裏；因為我不知道和這些似曾相識的人們說什麼。今天呢，因為時間較早，人們一定還不曾來，所以我才毫無顧忌的走了這輕易不走的北邊這股道。

正經過廟門的時候，我忽然聞到一種極臭的氣息，馬上覺得不舒服。

在廟的廊檐底下，頭東脚西，直挺挺地仰臥着一個人；這人，非常的髒，非常的瘦，幾乎使我辨不清他的年歲和性別。若不是看見他的蒙了一層泥垢的黃臘般的雙腳作「八」字形的擺在外面，我決不敢斷定他是一個男子。

在他身子底下，鋪了一層小麥秸，上邊又鋪了一塊黃色的破葦蓆。下身齊着腿腕蓋一塊灰不灰白不白的布片，還有同樣較小的一塊，包在頭上。臉是非常的黃瘦；凹下的眼睛。凸起的顴骨。他大概是聽到人聲了吧，略睜了睜眼，隨着又閉上了。

「是一個倒霉的花子。……好在是夏天，到了冬天……」我當下這樣想。

「年輕的人真危險。就像大豬吧，——給你九叔家放羊的大豬；胡鬧，不好生幹，到現在有了病，又沒吃，又沒喝。嘿！……」在去我們家裏的道上，王先生這樣的和我說。

「大豬？大豬不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嗎？他現在怎麼樣了呢？」我當下帶幾分驚訝的口吻問。

「怎麼樣了？上了那邊關老廟裏，和關老爺作伴去啦！」他用手往北指着，帶着幾分滑稽的口調說。

我乍聽，真有些愕然了。他又用同樣的口調告訴我，他近來輕易不敢在廟前經過；又說他倆原先很熟識，並且他還時常給他瞧病，每逢見了面，必定很客氣的周旋幾句。現在他病了，他若再從廟前走，他不是要錢，就要東西

。他又告訴我，他，大豬在我九叔家放羊的時候，向來不拿錢當事，愛吃，愛喝，愛交朋友；所以一般人全說他好，全趕着巴結他。——不是求着和他換帖，就是和他做乾親家。他又告訴我，他原先得過心口痛的病，給他治的次數也不少，吃的藥也很多，始終沒有治好。後來他不該拿「白面」（即海露英）來治，以致上了癮，而又不能擺脫。最後，他又很莊重的和我說：

「咳！近來我們東西兩頭，抽「白面」的太多了；我計算着，準有三席（八個人為一席）人不少！」他這樣說了，又深深嘆了口氣，說了以下這些話：

「咱也不知道抽了「白面」怎麼個好？為什麼凡抽上的，就沒有個改。真要有錢，倒也罷了；就像你們東頭小狗子，大明，我們西頭王三等，窮得只剩下身上穿的汗褂了，還脫下來換了兩毛錢的白面抽呢。我還聽得說，不知道是誰，可憐小狗子飢，給他買了半斤饅子。哼！他不吃，他反正不能說飽吧，他他媽的又換了一小包抽！現在簡直沒人理他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只得夜裡下地去偷人家的莊稼，偷的來了，吃不吃，得先抽。前天夜裡，不是又偷了劉三家的棒子？叫人家捉住了，好一頓苦揍！白關

打死還過來，還是抽！還是偷！沒有個改！真他媽的！咱就納悶，怎麼到了這步家業了，還不傷心呢？還不想法禁了呢？二十幾歲的人，——說起來也怪，十個抽「白面」的，倒有九個是年幼的！二十幾歲的人，一咬牙禁了，幹什麼不能掙錢？吃飯？爲什麼活活地現這分眼？分明是火坑，人們大睜着倆眼往裡跳……！咱也不知道怎麼一經上了癮，就一些臉也不要了呢？反正不抽，是不大好受，就憑怎麼難受，也比抽窮了，挨凍挨餓強啊。！真是他媽的怪事！」他說完了，嘔了嘔嘴，似乎是表示無限感慨和懷疑。

「原來人們是越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越不能改掉他的毛病的。比如小狗子吧，若在半年前立志學好，還有幾分可能；半年前還有六七畝好地，若努力好生幹，雖不能有多大發展，但總可以維持他一家三口的衣食，很安閑地過他的小日子，可是現在不成了，晚了，即便他禁了，還是少不了受罪。再說，凡人們打算糾正一種過失，尤其是抽「白面」，是須要一種很大的決心和勇氣的；可是他目下是很窮了；他的前途，也似乎絕望了；沒有東西，能引起了他的向上的決心，也沒有東西能鼓舞起他糾正目下過失

的勇氣。他只好一天一天頹廢，一天一天的墮落。所以說，越到了這種地步，越不好辦。

「着！你說的這個，也有點道理。」他隨說着，向着我點了點頭，「不過「白面」這東西，究竟是邪物，一抽上就算入了邪了。就說你們東頭李福吧，是一個很能作活的莊稼人，平常也不是不會過日子，不知道怎麼，也入了這個邪了；聽說剛去了地，有錢的那幾天，一天不下十塊！還有人說，可也不知道真假，有一天抽了他媽二十多塊！也不想，你這點小日子，可能抽幾天？就不管不顧的這麼胡鬧？這不是邪氣嗎？——真他媽的，一天就二十多塊！」

「聽說是那一天抽了十六塊呢，——人們都是越說越利害。」

「十六塊也罷，二十塊也罷，怎麼白花花地大洋錢，就一些也不心痛呢？若真是吃了，穿了，也有可說；可是你拿錢幹了什麼咧？——抽啦！買了烟啦！……好他媽的！……」他又有幾分恢復他從前滑稽的語調了。「早先人們都說「迷魂藥」，「迷魂藥」，誰也沒有見過什麼是「迷魂藥」；可他媽現在的「白面」，還不是頂叫人「

迷魂」的「藥」嗎？凡是抽上了的人，什麼也不顧了；無論你是多麼好的人，只要上了「白面」癮；他就是說西山裡有石頭，你也不用信他，因為只要是他能得到抽，什麼話，他也說的上來，什麼事他也能辦的上來。誰是父母？誰是兄弟？誰是夫婦？誰是朋友？沒遠沒近，沒疎沒親，一概不認，就是認識一樣，——抽！——他越說越有些憤慨了；接着又深深地嘆了口氣，說：

「究竟全是糊塗人喇！怎麼這許多的鏡子，擺在眼前，總不知改悔呢？比如大猪吧，若不是抽，何至落在這步光景？原先又不是不能掙錢，現在呢，又沒吃，又沒喝，又有病；若不是有毛病，早先和他不錯的人們也不少，誰也得給他想個法子，或是大伙給他湊點錢，或是湊點糧食，再給他找個住處叫他養病；可是，話又說回來咧，誰不是恨的這抽？人們躲他還躲不及呢，誰肯無故的招惹他呢？」

「他沒有家嗎？」

「怎麼沒有？」

「他家裡不知道還有誰？」

「聽說是有一個兄弟，和兄弟媳婦。」

「他沒有爹娘嗎？」

「沒有。」

「他兄弟怎麼不把他抬到家去呢？」

「把他抬到家去？……」大概是王先生很奇怪我不該不明白這點極簡單的所謂「世故」，於是，才很驚訝的反問了我一句。

「人家爲什麼白養活着他？」他接着說，「他對人家有什麼好處？早先又不是不能掙錢；他掙了錢，大吃二喝，並沒有交給他兄弟過一個小錢。他若不抽，還有的說，偏偏的又有這口癮，他什麼臉進人家的家呢？……」他說到這最末一句的時候，忽然向我作了一種淡淡地微笑。這種微笑，我並無暇解釋與思索，因為我有下邊這句話，幾次欲問而不得時間。

「他和他兄弟不是親兄弟嗎？」

「是啊。」

「那麼他兄弟就不應分可憐可憐他嗎？」

「應分？」他看了我一眼，繼續着說，「應分，按說是應分；可是大猪不叫人可憐呢。……他能怨誰？誰叫他不學好呢？」

「聽說他不是早就抽了嗎？」

「抽？他倒是想抽！自己有病，動不了，飯全不準見天有得吃，他還抽什麼？」

「他既是不抽了，他兄弟怎麼也不理他呢？」

王先生對我這句極平常又普通的問話，一時沒有答覆；仍然和前次一樣的帶了一種淡淡的微笑看了我一眼。我也沒大注意，我又接着說：

「親弟兄是應當相互親愛的。原先是大豬的不對，可是現在他病了；外人看見他那可憐的情狀，還要動動心呢，他是他的親兄弟，這樣置之不理，似乎不大合式吧？……叫我說，原先無論如何，現在似乎無暇計及，因為目下他的一母同胞，一塊兒長大，如足如手的親哥哥，正在貧病交加，奄奄待斃呢！……」

「咳！……」他又深深地嘆了口氣，「這是胡鬧的下落嚨！俗語說「人敬富的，狗咬破的，」這話是一些兒不差。不但外人是這樣，就是親父母，親兄弟，也是這樣的；你若不往家進錢，親人也會不親了。就說戰國時候的蘇秦，那是多大的學問？多大的本領？原先蘇秦王不用他，他只好很倒霉的回家了；到了家怎麼樣？哼，書上說，「

妻不下紼，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紼，大概是織

布的機子。蘇秦何嘗不是親父母，親弟兄？及至作了趙國的宰相，忽然闊了起來，後來往楚國去，道經洛陽，他爹娘聽說了，就什麼「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他的媳婦也「側目而視，傾耳而聽……」了。

他嫂子更有意思，「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他就問他嫂子，為什麼「前倨而後恭？」她的答話，也着實直接了當，她說「以季子貴而多金。」——有的說季子是小叔的通稱；也有的說，蘇秦的號叫季子的。——他聽他嫂子這麼一說，就嘆了口氣說，「嗟呼，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豈可忽哉？」這並不是作書人的筆墨刻薄，原來一般人，全是這樣啊，誰和誰親？誰和誰近？親近的不是他本人，是人以外的東西！——就是蘇秦說的那「勢位富厚」啊！

「咳！……」我沒有說什麼；只是低了頭往前走。他忽然又嘆了口氣，以下他也沒有說什麼。

我只是低着頭，同王先生往去我家的道上走。我的兩隻鞋幾乎完全被道邊草上的露水給浸濕了。太陽已然高高

地爬上村內的屋頂，牠的燦爛的光線，透過枝葉繁茂的柳樹，照得我面前小草上滾圓的露珠，閃閃地發光。

我和王先生一聲不響地向着去我家的道上走。

我驀然又想到了大豬。

那是去年暑假我在家裏的時候。每當太陽銜山，晚飯未熟的當兒，我時常踱到村內的丁字街前，聽許多坐在道旁的大木頭上，或蹲在街心，口裏銜了烟袋的鄉人們很悠閒的談天。有一天，在人聲嘈雜中，忽然聽到遠遠有「啍！」「啍！」和放槍差不多的聲響。人們的談話，也就很快的轉了題目。

「啍，大豬這小子，成天價老是這麼高興！」

「他怎麼會不高興？——沒牽沒掛的；一個人吃飽了，一家子不餓！」

「啍，那是啊！——一個人打了蛋，也是一家子受罪哩！」

「哈！哈！哈！……」

「哈……哈……哈……」

「前日個，南馬集上，他又打酒，又稱肉；——他有什麼事，不知道？」

「他那個啲，啍，——這不是吃喝玩樂？……」

「他真是有事。又他媽認了個乾兒子！」

「又認了個？……真有個穩穩樣！——」共認了有五六個了吧？」

「敢自是有……」

「咳！光知道胡鬧八鬼的，誤不了老了抱黑碗！」

「嘿！……」

「嘿！……」

在暮色蒼茫中，有一羣不下六七十隻綿羊，呼呼地，連蹦帶竄，搖着後邊的大水盤般的白尾巴，順着大街，從東往西湧來。蹲在街心的人們，不得不站起來給牠們讓道。

「大豬，這兒有賣滷煮雞的，孝順我一隻呀？」禿三兒，從道旁木頭上，站了起來，拿煙袋往大豬包着白手巾的頭上，擊了一下，帶有一種輕蔑的嘲笑說。

「禿三兒，吾兒！」大豬這樣說着，隨手在最前邊領導的那隻羊身上，「啍」「啍」地打了兩鞭子；其他的羊，也跟着牠「呼」「呼」，「啍」「啍」連蹦帶竄地順了丁字街，轉往南邊去了。

「這小子的膽子，打的是真叫『響』！——比放快槍還焦！還脆！……」秃三兒裝上了一袋烟，又坐在那根大木頭上，很吃力似地吸着說。

「要論能耐，是真有！人也着實是個好人；——又忠厚，又大方，對人吧，又和氣。就是一條，忒好胡鬧，不會過日子，（攢錢，叫過日子，）瞎狗這樣惋惜似地說。

「他是他媽的人哪！整個的是一個敗家子兒！」原來鄉村人們以為無論你是多麼好的人，只要不會過日子，就不配稱「人」，換言之：不論你多麼食黑，財親，不要臉，以及用其他一切不正當的手段，只要能換得錢到手，那麼你就能站在街心高談雄辯；同時別人也極力贊成你，恭維你。所以，現在小拴聽見瞎狗這樣的批評大豬，他打心裡認為不滿意，才瞪着兩隻小母狗眼，望着瞎狗，這樣的說。

「趁年輕不知道省省細細地，攢下幾個錢；上了年紀怎麼辦呢？……」七十多歲的王洛財，不時用他的左手去撫摩着他頰下的稀疏的鬚鬚，幽幽地說。

「咳！……」  
「咳！……」

從這天以後，我才漸次地認識了大豬。

他是個體格很魁偉的中年人。兩道濃濃地眉毛，下邊一隻長而圓的眼；用兩旁玫瑰色多肉的雙頰，寬寬地前額，方正的下頰，形成了他的長方臉。從他的烏黑地頭髮，和談話時態度的沉着，以及兩眼的顧盼，一望而知是一位心地很忠厚，作事很痛快的人了。

他給我九叔家牧羊，大約在二年上下；每年足有二百元進款，因為他是極不拿錢當事的人，所以和他換帖的，或趕着他認的乾親家的，觸目皆是，燒酒豬肉，是鄉下人輕易不敢動用的，而大豬是個例外。只要他手裏有錢，就時常看的見他提着大瓶的酒，大塊的肉，從集上歸來。同時他的一般盟兄弟，乾親家，乾兒子，乾閨女，都一窩蜂似地包圍了他。

他向來不懂的什麼叫食黑財親，他只要有吃的，是大家吃；有錢，是大家花；有東西，是大家都用。倘若有人求他辦什麼事，祇要他能辦，他永遠是不辭辛苦的；以故，一般人們，都以為他帶幾分「傻」氣。

去年年假我回了家的時候，他已經不給我九叔家牧羊了。有一天我在街裡遇到了他，黃黃的臉，長長的頭髮，



大不似從前的風采了。據說他是因爲有心口痛的病，吃藥治不好，才抽上了「白面」；又有人說他並沒有癮，也不常抽，所以這樣的，實在是他的病的作祟。癮也吧，病也吧，那來的工夫，計較這個？反正他目下尚有些須積蓄，是可斷言的，因爲還有幾個朋友，在時時地追逐着他。

今年春天，常聽見人說，大猪要餓了。幾次來求他的舊朋友們給他湊糧食，湊錢，不但得不到任何一個老朋友的絲毫的顧卹，反到處飽受申斥：

「誰叫你不好好幹呢？你還抽「白面」！……你也配！這會兒又找着俺們了，不用說沒有錢沒有東西，就是有，也不能給你；給了你，倒是害了你了。……咱們相好，才說你，才勸你，人家外人可不說你？人家還看哈哈笑呢！你若是不明白的，一定不嫌俺們不好。」喝！這套話，够多麼冠冕堂皇！說這話的這位朋友，夠多麼關心他！他的許多朋友總算沒有白交了；因爲去了幾處，幾個朋友全怕害了他，並沒有給他絲毫的東西，還非常關心地申斥他一頓。

「全福，你不是和大猪是乾親家嗎？怎麼不想法給他湊點糧食，或是錢給了他？」一天，我這樣的問我家作活

的，全福。

「誰能供的起那個？……自作自受，別人沒法子。」我當時被一種極端的憤恨支配着，馬上想去我家裏偷些錢和糧食來給了大猪。但忽然又一轉想：「我目下所受的，從前所經的，和現在的大猪，有多大區別？在這大千世界上，可有一個人，肯把他憤恨，輕視我的心，省出一小部分來，諒解我一二嗎？……」我想到這裡，把滿腔的憤恨，立刻化成了淚水，從我的兩眼裡流了出來。

俗語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是形容世事變化之不可逆料。就像大猪，在一年前，那是什麼情景？曾幾何時，成了貧病交加，爲世人所不齒的乞丐了！如此看來，簡直可以說「一年河東，一年河西」呢！

一般人對於目下的大猪，不但沒有憐憫他的心；反以爲是他應得的結果。不知道爲什麼，我自從知道在西頭村中關帝廟廊檐下躺着的那個可憐的乞丐是大猪以後，就非常的可憐他，可憐他什麼呢？我也莫名其妙。

「給點吃吧，大孀「嘸」！」「嘸」者「子」「呀」連讀之音也，」前兩天，正當我同着幾個鄰人在我家大門旁的樹陰下，閒站着的時候；有一個年過半百，穿着很

髒很破，白一塊，藍一塊，黑一塊，湊成的僅能蔽體的衣服，拖着一根棗木棍，懷裏抱着一個黑碗，赤了足，聳了肩的乞丐，靠在我家的大門上，這樣喊。我忽然又想到了大豬。

「大豬現在怎麼樣了呢？」我突然問了這麼一句。

「他除了受罪，還有別的？……」麻洛瑞滋着牙，迷着眼，歪着頭，用手很命地抓着他剛才剃光了的，青不青，白不白，油光瓦亮地腦袋，這樣說。

「上陰間裡去受罪去啦。」貓兒小貴，提高了喉嚨，很滑稽的說。

「怎麼？——他死啦？……」我問。

「你聽他放貓屁！他給人家陪靈去來？」小樁子，顯然不信貓兒小貴的話，把臉歪向了別處，這樣的說。

「你這小子，我還說什麼瞎話？不信，你去西頭關老廟裡看看還有他沒有。……」又是貓兒小貴的聲音。

「關老廟裡倒是真沒有他了……不準就是死咧吧？……」小秋顯然對大豬已死的消息，也有些懷疑。

「對啦，真許是死啦；要不，咱們村西裡亂葬崗上，怎麼忽然添了個新墳頭呢？……」小奎這樣的說完了，隨着在他的腳上，扒下來了一隻鞋，坐在屁股底下，燃着了袋烟，很甜蜜地一口一口地吸着。

一九三三年二月改作

# 書評

## 文學創刊號中的幾篇創作

熹 微

如果「文學是人生的表現，社會的反映，」這句話是對的，則在目前

會的基礎是廣大的農民，所以農村經濟破產，便是整個社會崩潰的起點。

動亂的中國社會裡，生長在窮鄉僻壤的農村中的人們首先感到切身的痛苦

我們中國這個動亂的社會裡，要產生而且應該產生怎樣的文學便不難推知了。目前的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內受統治階級及資本家的種種壓迫與剝削，使得整個的社會組織，無論精神方面或物質方面，都走向崩潰的途徑。這一種崩潰的現象，從一方面看去，可以使我們覺察出舊日的一切，已經不適於現代的人類生存；從另一方面看去，便表示着未來的新的社會就要從這裡建築起來。舊社

看罷，看我們這一羣向來被稱為立國之本的農民同胞，在目前究竟過着一種什麼的生活，就可以懂得這個時代的巨輪要轉向何處去。能抓住這一點時代性而描寫的最透澈最深刻的，在這一期的文學創刊號中要首推茅盾的殘冬。

，他們仗着自己的權勢，直把這羣小百姓欺侮得喘不過氣來。殘冬，便是從這一點寫起。張家墳園裡葱龍翠綠的松柏，竟成了一村的剋星，這種惡勢力，在農村裡是隨處都可以找到。而鄉民對於這種惡勢力，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奈何不了他，所以一旦發生了事件，無非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嚷一會算完事，結果還只好是聽天由命，這是一般農民生活的實況，也是我們

茅盾是我國現代知名的作家，他的過去的作品，大家多已讀過，無須我來贅述，而殘冬一篇，更呈現出他的意識的前進與作風的完美。在目下

中國人的劣根性。錢冬的起首一段，便充分的表現出這種情況。當村人發現了張家園地的松栢被不知什麼人偷去的時候，他們都持着怎樣的態度呢？有的主張趕快去通知張財主，有的主張設法去起贖。可憐呀，你們這一

羣奴性十足的人們，但是人家並不因此就原諒你，饒恕你。這個他們也明白，所以就有人反對，有人主張捱得一天是一天，等到事情發覺了再碰運氣，有的主張不理，反正我們沒吃他的飯，管不着他的樹，又有人罵主張起贖的是人家灰子灰孫。在大家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究竟怎麼辦呢？這在茅盾君是很懂得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所以他能找出「說說罷了」很簡短的幾個字，很自然的，很巧妙的把這一幕結束了。「說說罷了，」這是我國人極大的病根，鄉下的農民如是

，青年的知識分子又何嘗不如是，甚至握有國家大權的黨國要人也無非是這一套。喊口號，發通電，下命令，那一次不是「說說罷了」；恐怕我們四千年來的古國，要葬送在四個字上了。可怕。

四大娘說：「怪道多多頭老是說規規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而荷花也說：「不錯，世界要反亂了。」他們本來也感覺到是非曲直，並且心裡很明白，但是他們却不敢對惡勢力去奮鬥，只希望別人來替自己解決，所以一轉念便想出真命天子的出世。這又是我們中國人的通病。可是等到聽見黃道士說那一方出真命天子，那一方就有血光，他們又都悚然了。他們怕死，怕犧牲，他們不敢拿自己的頭顱作代價，只希望傍人為自己效死，為自己出力，所以黃道士的三個草

人，便可以騙得不少的銀錢。這又活畫出中國人處世的態度。我們試把國內的各種事件檢點一番，又那一件不是這樣呢？正不必笑這一羣無知的小百姓罷！但是空想是無用的，眼前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我們看多多頭說：

租田來種麼？你做斷背梁骨還要餓肚子呢！年成好，一畝田收了三擔米，五畝田十五擔，去了「一五得五，三五十五」六石五斗吃租米，剩下那麼一點留着自家的罷，可是欠出的債要不要利息，肥料要不要本錢？你打算盤剛好是白做，自家連粥也沒得吃。田是種不得，只好去做工，但做工便要好好的，人家拆散，這是他們最痛心不過的，所以阿四聽了多多頭的話「苦著臉只是搖頭」而四大娘便

連聲反對的說：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的！唉！

唉！像個什麼！一家人七零八落

！一份人家拆散，不行的！怎麼

就把人家拆散？

其實「亂世年成，餓死的人家，

上千上萬；折散算得什麼！這年成死

一個人好比一條狗，拆散一下算得什

麼！多多頭！」這幾句話又是多麼沉

痛！茅盾君在這裡把現代農民心底的

悲哀活活的描出，也就充分的表現出

農村的社會之不得不日趨解體。可是

就只爲了這一點點生了根的信仰，他

們中間的大多數，都是沒有勇氣打破

自己的環境，另尋新的出路，仍舊歸

依到空空的幻想而希望第三者出來給

他們解決困難。所以四大娘在哭泣中

，仍不能忘真命天子出世，和黃道士

的三個草人，而彷彿在這些幻想中看

出一道光明。這就是一般農民的意識

，也是我們中國人的老皮氣。

不過幻想終究是幻想，真命天子

是沒有的，黃道士的草人也並不靈驗

，三甲聯合隊的三個人，便大可以把他

們捉得去。可憐的苦同胞呀，你們

的出路又在那裏呢？茅盾在這篇末一

段，隱隱的指出農村崩潰後所發生的

可怕的事件。不肯坐以待斃的幾個青

年於不知去向後，忽然搶了三甲聯合

隊的槍，他們以後的生涯，我們是可

以推測出的；而六寶以一個女子不知

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以後的命運，

更不知要落到怎樣悲慘的地步。固然

我們並不希望所有的農民都走上這樣

途徑，但是除去這樣途徑，又讓他們

向那裏去呢？

總之這些事實，都是時代齒輪下

所碾出來的。茅盾君能把握到這一點

而充分的把牠表現在殘冬裡了。我祝  
他的成功。

帝國主義者，大地主，資本家，

奸商人，有形無形中聯成一片，壓榨

得那些終年勞苦的農民永世不能翻身

。雖然有時遇着豐年，多收了三五斗

，但是糧價低落，仍舊虧本，就這樣

一年幸苦的結果，還是沒有米吃。這

是多麼淒慘的情景，是人間還是地獄

呢？聖陶君取了這樣的材料，作成了

「多收了三五斗。」

不過聖陶君對於這個時代的認識

我覺得不很充分，所以他的描寫，多

半是模糊的，甚至有歪曲事實的危險

。比如在篇首一段，寫糧店商人對一

般鄉農的態度，就顯示着一種錯誤的

觀念。我覺得這種直接和農民交易的

小商人，固然刁猾，不過操縱糧價的

權柄，他們是抓不到的，農產品價值

的低落，並不能完全當咎於他們。聖陶君對於這點，似乎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也有一「各地方的洋米洋麵頭幾批還沒有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連來了」的描寫。但是這些洋米洋麵所以能來到中國的緣故，聖陶君則未能把她顯示出來。

但是先生又來一個噁，捻着稀微的短鬚，說道：「不要說到罷，就是搖到城裡去也一樣，我們同行公議，這兩天的價錢是糙米五塊穀三塊。」

在這些語句裡，很足以使人誤認糧價的高下，完全是操在這些商人手中。無奈事實並不如此。要知道糧價這樣低，並不見得是這些商人的幸運，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次殖民地中國商人，那裡有左右物價的神通！我們這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你

們要知道抬高一點，就是說替你們白當差，這樣的傻事情誰肯幹？

這倒是他們的實心話，抬高一點就是替農民白當差，可見他們所受的壓迫也非同小可。我說這話，並非有意替商人辯護，不過我覺得在一篇文章裏，應該把中國百業交困的原因，透示給讀者，這樣單簡的寫法，僅僅是局部的認識，不能描出事實的真象，很容易走到歪曲的地步。還有中國農產品價值的低落，原因極複雜，若單單寫成因為本國的豐收，似嫌不足。

我們有的是洋錢，不買你們的，有別人的好買，你們看船埠頭又有兩隻船停在那裏了。

讀到這幾句，很容易使人疑心到如過荒年，糧價就會高漲了。其實不

然。舉例來說，如我們的家鄉，農產品以棉花為大宗，而棉價的漲落，却全視國際貿易的情形以為衡，不能拿豐收與否來推測。今年美棉又大宗的輸入了，我想就是我們國內的棉花一朶也收不來，棉價恐怕也不能高漲罷。所以我覺得聖陶君在這些地方，寫的實在有些浮淺，怕要予人以不正確的觀點。

鄉人以最低價把自己的出產品賣掉，所得少數的金錢，却要去換些洋貨，還得讓洋大人賺走，這是農村破產的主要原因，而利權外溢，也是我國所以貧弱的整個原因。此篇中段，就是描述這一類事實。但是寫來却沒有多少精采。我覺得聖陶君這一段的描寫進行的過於匆忙，措詞失於簡單，中國人不能不用洋貨，而用了洋貨，又無論農產品的價值怎樣，農村經

濟不能不走向粉碎的路上，在這一段的文字裏，一點也沒有透示出來。總觀全篇，這一般應該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沒有這個事實，農村經濟不至崩潰的這麼快，而多收了三五斗，還不至於喘不過氣來。聖陶君對於最重要的一段，未能作詳密的描述，實在是一大遺憾。

其次寫農人的苦楚，完全用喝酒後的對話，在小說中已不是上乘的寫法；而最後寫都市的情況，空空洞洞的列舉了幾件事實，則更為失敗。文學的職務，不僅在使人知，而在於使人感，試問讀者看到最後幾節，牠的感動大的力量能有幾許？那簡直毫無文學的意味了，彷彿不是在做小說，更不用說寫的好與壞了。況且在結構上，也未免太生硬，好像硬給添上了一個尾巴，就技巧上說，又毫無足取。

在過去，聖陶君的也曾有過不少成功的作品，但這一篇我以為是失敗了，難道這就是時代限人麼？

遲暮，真是遲暮，郁達夫君以斲輪老手，寫出中年以後人的心境，令人讀後，大有日暮途窮之感。沉淪銀灰色的死的主人公的狂熱曾幾何時，竟一變而為遲暮中的銷沉，衰老，人生是何等的可怕呀！「一旦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寄語現今的青年，努力把握住你們的春日，要盡情的享受，轉眼秋風颯颯，此世此生便非你們所有了。我想凡是讀過這一篇的人，總會引起這樣的情緒。不過這種情緒，却非目前正在青年的人所能領略，並且我也絕不希望他們都能領略。我更希望郁達夫君重新鼓起當年的熱烈的心情衝向時代的巨浪中去，為我國新興文壇上多留下一些進步

的作品，不要儘在那裏觸景傷懷罷！

但是死灰終究不易復燃，逝去了的青年的火燄，就是用種種的方法，大概也不能使牠重新熊熊的燃燒起來了。巴金的一個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對於她過去的熱烈的工作，簡直似完全忘掉是的，怎麼也不能蘇醒過來。現今社會上，正不少這樣的人，他們對於世事，也許是看穿了，他們對於人生也許另外咀嚼着一種意味。不過在目前這種偉大的變動劇烈的時代旋渦裏，他們已是一尋得桃源好避秦，「站在時代之輪之圈外了。在現代社會中，像這類的人，還是少產生幾個罷，因為這樣的人越多了，我們所希望的新時代越不易來到。

兵災，戰禍，苛捐，雜稅，失業，貧窮，強敵，漢奸，土豪，劣紳，都是踏破農村的鐵蹄。壯者挺而走

險，老弱轉乎溝壑，這種淒慘的情況，瀰漫了中國全土。殘冬，多收了三五斗，一件尋常事，咆哮的許家屯及戰後等篇，都是以這一點做背景，而寫出農村中流離死亡的景象；描述的技巧，容有高下的不同，而取材上大家却是一致。不過我讀過這些篇後，總覺得還缺少一件重要的東西，阿四的戀戀室家，荷花四大娘等的期望真命天子，固然是懦弱的表現，處在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只有俯首聽命，任人宰割。不過就是六寶的失蹤，甚至多多頭等的劫奪聯合隊的槍枝，也並未走上成功的途徑，況且還有些人因為感到了壓迫，只在酒後耳熱時發出些憤恨咒罵的聲音，像那一羣賣米的「鄉親」，真的等到大禍臨頭時，沒有「作反」的勇氣，還是很大的問

題。我以爲在這個暴風雨將臨的時代，文藝作家應當給他們指示出一條成功的路，不能眼看着他們畏怯，憤怒或無紀律的亂動而聽其失敗。要知道在這個不平等的社會裏，到處都是有錢有勢的闊老爺們的保護者，僅憑這一點點的亂動是打不破這個舊社會的牢籠的。一件尋常事的主人公因爲生計問題，毒死了妻室，捨棄了兒子，他的生活就能有保障了麼？蔡屠戶等在許家屯雖然殺死了幾個敵人，搶得了些槍枝子彈，就是將來他們佔山爲王了，也不見得就算是有了出路，許許多多義勇軍的下場頭就是很好的例證。至於因了一時的氣憤，打壞「區公所」的辦事員，更不是妥當的辦法，無怪有人大聲嚷着「要惹禍的！要惹禍的！」

那末，到底怎樣纔可以打出一條血路呢？那自然需要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動作，方能濟事。文學不止是反映社會而且要推動舊社會向新的成功的路上走去，文學家就是這一個轉變的指導者，只是描出社會的悲哀，變亂，所收的效果也就有限了。而不幸這幾篇作品，却通通是只有消極的描寫，缺少積極的指示。你們這些創作家呀，還是把握住時代，大膽的邁開兩條腿，再前進一步罷！

餘如五月的支那，表現的力量極薄弱；普姬是另一種作風，而王統照君的鄉談則缺乏中心意識，都未引起我的注意，我也就不多說了。

一九三二，七，奇熱之夏，

寫於故都。



# 編後記

編者

第一卷算結束了。雖然編者些微感到了完成一件事的喜悅，總還忘不了對讀者諸君所抱的歉咎。因為這一卷耽擱的時間太久了，差不多快到一週年。在這一年中，愛護本刊的人自然不少，同時對本刊「放冷箭」的也不是沒有。譬如，在前些日，北平就有怎麼一個刊物，說本刊是「由軍警保護之下出版了」的。這，我們也不加計較，自有刊物本身來替我們辯護。也許因為缺乏口號，纔給人以「放冷箭」的「空子」。是的，對於這個時代的任務，只要有一分力量，我們就來表現一分，一向就不主張空喊口號。現在是如此，將來呢，還是「如此」的。

彷彿有人這麼批評過本刊，說是太偏重創作，缺乏理論和翻譯。不過，這也是能力問題，沒有法子的事。硬着頭皮去作平通不通的理論和翻譯，我以為，還不如多學習着寫出幾篇創作來。因此，本合刊就乾脆來了怎麼一個并不十分「專」的「創作專號」。

這兩期的幾篇文章的作者，有幾個是在本刊上常見的，有的呢，就是讀者諸君看着眼生的。徐盈先生，不用來介紹，像他先生的「福地」，「旱」，和最近在「文藝月報」第二號上發表的「兩萬萬」都是我們中國現在文壇上不可多見的作品。其餘如「伴侶」的作者潤泉和「除夕」的作者王成敬兩位先生，差不多都還是中學生，而竟能寫出這雖不能說完美，而也不失之為有力的作品，依他們的年歲而論，希望是不可限量的。居易先生，過去，我們光看見過他的翻譯，創作，還是第一次見到。就按我們第一次見到的這篇「礦工們」說，雖然意識還多少欠點兒分明，如果對於礦工們的生活沒

有深切的認識，專憑想象是很難寫出的。據編者所知，作者在山東某礦產區，住有三四年之久，直到現在，他的家族還留在那裡。

本來，半林和LC兩先生，已經答應每人給本刊寫篇小說。可是還沒等稿子交來，兩位先生就先後以「失蹤」閉。這種事，在現在本不足驚奇；尤其以我們這貴國，此事更屬平平。不過，讓人驚奇的是：究竟我們這所謂「國家」的法律上，有沒有明文規定着懲治「票匪」的條例？

祝他們二位先生平安。

一九三三，九月，三日。



本刊定價

本期 三角

每卷(六期)一元二角

每季(十二期)三元四角

北國月刊

第一卷第五六期 停

二十二年九月

刊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	外	全	面	半	面	1/4	面
封面及底面之裡頁		六十五元		四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五十二元		三十元			
正文中正文後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編輯者 北國月刊社

發行者 北平北國月刊社

北平和平門外  
師範大學校

經售處 北平著者書店

北平西河沿河頭二十號  
電話南局三八三八

代處售 各省市大書局

# 要總史學中國

出版了!!!

適應時代

物觀分析

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資本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轉變

賀凱編著

價洋一元五

著者書店代售

二十四開本

五百餘頁

怎樣檢討中國文學的產生與消滅的痕跡？須先明瞭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經濟的關係——中國文學史綱要是中國社會史的一部分文獻，按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遷來分析文學的產生與轉變，打破傳統的賬簿式的舊文學史的抄錄，從詩經起直到最近「普羅文學運動」，是最完備的文學史；全書畫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期——從詩經起到清鴉片戰爭（公元前六世紀—公元後十九世紀）這時期的文學是適應封建生產關係而產生的意識形態，所以「詩經」是反映封建社會的生活，「楚辭」是封建貴族沒落的輓歌，「漢賦」是表現地主奢靡的生活，「六朝駢文」是貴族趣味的新形式，「宋詞」是商業時代有階級的抒情小曲，封建貴族繁華夢中的蕩語，……

第二期——從鴉片戰後到現在（公元一八四〇左右—一九三〇）中國封建社會的堡壘，被資本帝國主義的炮火所轟破，中國的文學也因了經濟基礎的動搖而突然轉變了：「戊戌政變」以後，「桐城派」的衰落，古文的通俗化，自由平等的鼓吹；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都有極大的轉變。「五四」以後到一九三〇「左聯」的誕生，更因社會轉變的迅速，而文學也反映了錯雜翻新的意識形態；從文學研究會到創造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普羅文學」，本編均按作品內容所反映的階級意識與各派作家的經濟背景和社會關係，畫分了反映時代的文學產生的必然性。每篇末詳列參考書，使讀者得一系統的文學產生與消滅的痕跡，並側證了中國社會的演進與最後的路徑。